

新 中 學 文 庫

宋 元 學 案

繆 天 綬 選 註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選註者 繆天綬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 國
叢 生
書 書

宋
元
學
案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學生國學叢書編例

一、中學以上國文功課，重在課外閱讀，自力攻求，教師則爲之指導焉耳。惟重篇巨帙，釋解紛繁，得失互見。將使學生披沙而得金，貫散以成統，殊非時力所許。是有需乎經過整理之書篇矣。本館鑒此。遂有學生國學叢書之輯。

一、本叢書所收，均重要著作。略舉大凡：經部如詩、禮、春秋，史部如史、漢、五代。子部如莊、孟、荀、韓，並皆刊入。文辭則上溯漢、魏，下迄近代，詩、歌則陶、謝、李、杜，均有單本。詞則多采五代、兩宋，曲則擷取元、明大家，傳奇、小說，亦選其英。

一、諸書選輯各篇，以足以表見其書，其作家之思想精神、文學技術者爲準。其無關宏旨者，概從刪削。所選之篇類不省節，以免割裂之病。

一、諸書均爲分段落，作句讀，以便省覽。

一、諸書均有注釋。古籍異釋紛如，則采其較長者。

二、諸書較爲罕見之字，均注音切，並附注音字母，以便諷誦。

三、諸書卷首，均有新序，述作者生平、本書概要，凡所以示學生研究門徑者，不厭其詳。

四、編者識力有限，固陋在所難免。當世學人寵而教之，無不樂承。

序言

宋元學案解題及其讀法

編纂者
宋元學案這部書，可算是黃全二氏的合作品；因爲先由黃梨洲倡編，由他的季子未史纂輯，最後由全謝山修補而成的。

黃梨洲，名宗羲，字太沖，學者稱梨洲先生，亦稱南雷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卒清康熙三十四年，年八十六（一六一〇—一六九五）。是王陽明的同里後學，是東林名士忠端公尊素的長子，是明末王學殿軍劉戡山宗周的高足。他於復國運動入於斷港絕潢的時候，奉太夫人返里門，以他垂老之年華，矍鑠的精神，倔強的體力，銷磨於著述生涯之中。他在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成明儒學案六十二卷，便繼續編宋元學案。他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

橫渠之禮教，康節之象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術，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而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①故其論學如大禹導水，脈絡分明。②以之志七百年儒苑門戶，自然是最相當沒有了。可惜他畢竟太老了，不幾年就死去。所有的工_作交給他的兒子未史纂輯，而未史終於沒有成功。未史，名百家，字主一，未史其號。

○全謝山鮎崎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銘語。

○湯潛庵賦語。

僅僅隔了十年——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全謝山生於浙江鄞縣。謝山，名祖望，字紹衣。『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①『爲深寧東發後一人。』②以之磨礱梨洲未成之業，恐怕除了他以外，更沒有第二人了！他在二十九歲的時候，居京師，便與李穆堂、紱、論陸氏學案。生平著述，除七校水經注外，以修補學案爲最勤。從乾隆十年以至十九年，這十年間，幾無歲不修學案。因此學案純全爲梨洲原本，爲數不多，而經他修補者十居六七。有梨洲原本所有而爲

謝山增損的有梨洲原本所無而爲謝山特立的亦有梨洲原本所有謝山分其卷第而特爲立案的。然而當他草創甫定，修補未了的時候，他不幸又病死了，——這一年是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僅五十一。

○李次青元度國朝先正事略卷三十四全謝山傳語。○李穆堂語。穆堂爲與謝山同時的陸王學之後勁。

謝山死了，這學案稿本歸他的門人盧月船保管。梨洲的元孫大俞稚圭借去謄鈔，因爲謝山的手書多蠅頭細草，而且零星件繫，不可識別，於是由他的兒子平黼正其舛誤，補其缺略，併其件繫，寫成別本，凡八十六卷。到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學案第一次付刻的時候，王騰軒梓材又多有校補。梨洲謝山原表，僅存數頁，其餘均由騰軒仿補。元祐慶元兩黨案亦由他編補。此外尚有文集粹語，謝山原底未及采錄者；有事載史策，未及作傳而僅舉其名者；有再傳三傳之門人有傳，而其師友無傳者；有著稱於別學案，而本卷反失其傳者；騰軒都爲

之參補，足成謝山序錄百卷之目。騰軒凡三校學案，並成學案補遺一百卷，可惜以後佚去。

所以學案不僅是黃全二氏的合作品，中間還是經過多人的複雜的綴合，然後有今日的百卷本。

學案組織

及其批評

宋元儒自安定泰山諸儒以及濂洛關閩相繼而起，宗支派別，不勝縷指。故宋元學案全體之組織：關於師友淵源的，則分『所出』、『家學』、『門人』、『再傳』、『三傳』……『傳』、『續傳』、『私淑』、『學侶』、『同調』、『講友』種種。關於地方流別的，如士劉諸儒學案所標『關學之先』、『蜀學之先』，如靜清學案梨洲本稱『四明朱門學案一』，東發學案稱『四明朱門學案二』等是。其每個之組織：卷首有『表』以挈師友的淵源，次爲『傳略』，次爲『學說』，次爲『附錄』——所以雜記遺事也。廣搜並時諸人及以後各人的批評，供學者參考。

浙東學者，實開「歷史哲學」的風氣。從黃梨洲、萬季野、斯同、全謝山以至章實齋學誠，自成一系統。其貢獻最大的，則爲史學。中國之有完善的學術史，實自梨洲之著明儒學案始。實齋謂：『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蓋以歷史的眼光治學術，必能實事求是，不騰空言，不爭門戶，故其著作價值亦高。唐鏡海鑑批評梨洲、宋元明學案，『謂數百年來，醇者，駁者，是者，非者，正者，偏者，合并於此三編中。學者喜其廣而言之辨，以爲天下之虛無怪誕無非是學，而不知千古之學術統紀由是而亂，後世人心之害陷由是而益深也……』夫橫浦、象山參究於宗杲、德光者也，而與紫陽並列；新會、姚江首率爲陽儒、陰釋者也，而與河津、餘干並稱，則是墨晏可以比於尼山，莊列可以齊於鄒國？先生亦學道者也，曾不爲之思乎？○唐氏專在正統上嫡派上爭，於歷史家須具忠實的態度而爲客觀的纂述，實在沒有瞭解；那裏曉得他所謂梨洲壞的地方，就是梨洲底好的地方呵！梁任公批評這學案有三特色：『第一，不定一尊；第二，不輕

下主觀的批評。第三，注意師友淵源及地方的流別。至於他的缺處，是所采資料，失之太繁，如涑水學案全采潛虛，百源學案多錄皇極經世等等，這是應該修正的地方。』^①完全以著述家眼光來批評，總算是內行話了。我以為這學案的纂例確是還好，至於全書僅是長編的稿本並不是定本。謝山修學案而兼修宋史，所以傳略有失之太長的地方，許多是宋史補。任公謂：「此書象山學案最精。橫渠，二程，東萊，龍川，水心諸案亦佳。晦翁案次之。百源涑水諸案，失之太繁，不易見其學術之真相。末附王安石、荆公新學略最壞，此由於編者門戶之見所致。」^②據我看來，晦翁案亦最壞，於晦翁學說綱領，都沒有編纂清楚，亂七八糟，未免太對不起晦翁了。其餘如橫渠水心諸案，所採原書，都失之太繁，而且又是無倫序的鈔輯，沒有經過整理分疏的手續，不能見其學說的綱領。此外如「附錄」所采的資料，亦沒有詳盡。故我以為全書還須大加修正一番。「傳略」須將其個人性格生活狀況與其學問歷程一一敘出。「學說」須將其綱領挈出分類鈔輯。

「附錄」於正反兩面的批評都須採集。這是我理想上的新宋元學案。

○章實齋文史通義卷五論浙東學術。○唐鏡海學案小識卷十二黃梨洲傳文。○四參考史地

學報第三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其

讀

法

漢儒講家法，宋儒講派別。所以我們讀宋元學案，於諸儒派別支流，應該清楚。讀謝山學案序錄，可以知其大概。伊川晦翁爲兩宋學術界的重鎮，全宋八十個學案，伊川學派佔了二十四個，○晦翁學派佔了十七個，○倘能把兩派的支流都弄清楚，可算得到七八分了。上面說過，梨洲謝山所采學說，爲無倫序的鈔輯，不能見其學說真相，故我們研究的時候，應該不怕麻煩，費一番手續，將他整理一下，乃能於學說綱領，釐然明白。此外尚須：（一）注意地理的分布；例如伊川學派，怎樣到四川？怎樣到湖南？怎樣到福建？怎樣到浙江？又怎樣到江蘇？（二）注意學派的變遷；例如伊川學派，何以變出永嘉功利之學？晦翁學派，何以一變而爲訓詁之學，再變而爲詞章之學？（三）注意學說的異同；例

如上蔡以知覺言仁，龜山以天地萬物與我爲一體言仁，伊川何以都批評他說得未是？同是主敬說，伊川以『主一無適』言，晦翁以『提撕喚醒』言，其所以異處又在什麼地方？濂溪主靜，而二程何以必須主敬？最著名的朱陸分派，其不同之處，究竟如何？在這裏還有兩層要注意的：第一：這句話是同那個人說的呢？第二：這些話是在那時候說的呢？還是在少年？還是在中年？還是在晚年？都須細心理會過，方是精密的讀法。如其學案不能彀供你的考究，可去翻全書或全集參閱。然此都是理解的讀法，是普通的讀法。還有一種實證的讀法，是宋學專門的讀法。前項讀法，伊川謂之『見聞之知』。後項讀法，伊川謂之『德性之知』。德性之知，就是知到了，要去實證到這地步。柏格森所分兩種不同的認識法：其一僅認識物的外面，其一便要直探物的內面——即所謂『直覺法』的是。他說：『無數小錢的價值，雖然等於一枚的金貨，然畢竟不同。』他又說：『看過許多巴黎景片，總不如實到巴黎，爲能得全體的景象。』讀者有了無數的小錢，趕

快去換金貨；見了許多巴黎景片，要緊的還去巴黎走一回，明道和他的學生說道：『爾等在此祇是學說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且靜坐。』他的意思，也無非要他的學生去實地領略這中間的滋味，那是澈底的研究法。

○明道伊川二案之外，爲蔡陽、上蔡、龜山、鷹山、和靖、兼山、震澤、劉李諸儒、周許諸儒、武夷、陳鄒諸儒、紫微、漢上、默堂、豫章、橫浦、衡麓、五峯、劉胡諸儒、趙張諸儒、玉山、艾軒各學案。

○晦翁學案之外，爲清江、西山、蔡氏、勉齋、潛庵、木鐘、南湖、九峯、北溪、滄洲諸儒、鶴山、西山、真氏、北山、雙峯、東發、巽齋、介軒諸學案。

所謂宋學

宋學 宋學』這名詞的發生，大概在清代的時候，那時『宋學』和『漢學』的區別很嚴，『宋學』和『漢學』的競爭很激烈。惠定宇棟

戴東原震 既然揭起『漢學』的旗幟，自然加上對方以『宋學』的名稱了。江子屏濬作了一部漢學師承記，又作一部宋學淵源記，可以見得那時學術界上

的分水線。柳翼謀在東南大學國學研究會講演，以爲『宋學』和『漢學』兩個名詞，不成學術名詞，若有人稱法學或英學，便要奇怪了。所以『宋學』和『漢學』兩個名詞，確是從來一種誤用不通的名詞。然而用慣了，祇得如此用罷。

道學

宋學亦稱『道學』。道字原是儒家所常言的，如論語『志於道』，『君子學以致其道』，中庸『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都是。但沒有『道學』這名稱。卽如論語『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亦僅言學道，不言『道學』。自韓昌黎作原道，提倡孔孟的道，儒家始有『衛道運動』。到宋儒，那衛道的聲浪震動全學術界。南宋寧宗慶元初年的時候，有一派反對黨似乎以他們這種態度爲很惹厭的樣子，齊起排擠，指以『道學』。試看葉水心替那時的學者辯護的奏疏說道：『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近又倡爲道學之名。陳丙倡之，陳賈和之。』可以曉得這『道學』的名稱，爲那時反對黨所特倡以指斥一般學者社會的。以後元托克托作宋史，竟創立

道學傳和儒林傳分開。到清代修明史，要不要立道學傳，是一個很有爭執的問題。

○參考方植之漢學商兌卷上。

理學

宋學亦稱『理學』。黃東發日鈔裏頭有『讀本朝諸儒理學書』

多條。則宋代便有『理學』這名稱了。清孫夏峯奇逢更撰理學宗

傳一書。說也奇怪，宋儒不厭言『理』，而其宗祖孔子的論語，全部沒有理字。惟易繫辭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文言傳『君子黃中通理』，說卦傳『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頗言『理』字。至宋儒則應用『理』字，尤爲廣泛。在宇宙論則言『理氣』，在心論則言『性卽理』，在工夫論則言『存理去欲』。這『理』字到宋儒手中擴到無窮大了，以爲渾全之物絕對之詞。清李畏吾○威謂『宋儒乃把理字做個大布袋，精粗巨細，無不納入其中。』這也是實在的情形。至於清儒以『理』古訓爲『分』爲『別』，沒有完全無所不包的

意義，則繫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的理，確是完全無所不包的意義，爲世界原理的意思。而且晦翁說：『道是統名，理是細目』、『理是那文理』、『理是道字裏面許多理脈』、『理各有條理界瓣』，則又未嘗不是『分』與『別』的意義。

○龍溪人，乾隆舉人，官廉州知府。受業於大興朱竹君（筠），深六書之學，有說文解字本。

宋學的背景

宋以前
的學術界

中國的學術界，似乎很單簡的樣子，除了儒、釋、道三家以外，沒有別

的門面。兩晉南北朝是道學發達時期，全唐是佛學發達時期，兩宋

是儒學發達時期。而宋以前——自漢至唐——的儒家，完全做訓詁、學和詞章

學的買賣，有些人不高興做這宗買賣的，別要談哲理、講性命，都去向釋道兩家零星拆兌。對於內面學問，儒家自己覺得很欠缺，簡直要向釋道兩家遞降書了。

所以訓詁學與詞章學是給儒家自己以厭惡，爲宋學勃興的內因；道家與釋家是在對面給儒家以壓迫，爲宋學勃興的外因。

在訓詁學方面因爲秦始皇焚書坑儒，六經都付一炬。漢興，求遺書，崇儒術，於是治經者有今文家與古文家之分；就秦代遺老所能記憶的經文，用當代語言寫出的，叫做『今文』。從山崖屋壁發見出古時原本的，叫做『古文』。到鄭康成，雜糅今古，而今古文之分於是混合。南北朝又有南學北學之分，王輔嗣、孔子國、安國、杜元凱、預爲南學的宗主，鄭康成、玄、服子慎、虔爲北學的宗主。到唐代孔仲達、穎達修五經正義，而南北又於是統一。然因此思想束縛，不能自由，那時明經科的講論經義，對於孔氏所審定的學說不能違背。宋代典章制度，一仍唐舊，其拘守唐人注疏，更甚於唐人。那時改明經科爲學究科。章太炎說得好：這『學究』兩字，是他們無上的諱號。在詞章學方面：自漢武帝好製詞賦，始啟虛浮之習。歷兩晉南北朝，文章皆尙駢儷，諧聲韻，文辭絢爛，後世叫做『六朝文』。

東魏兵來，梁元帝君臣尙坐圍城中，唱和詩文，可以見其專意詞章而荒於政治了。科舉制，以有唐爲開始，故唐代的學術界，可以科舉代表之。那時天下人心所注射，不離乎科舉，而科舉僅重詞章，故唐代的科舉，又可以詞章代表之。雖然有一般人如獨孤至之及元次山結韓退之之愈等起來做文藝復古運動，然而勢利所在，時尙所趨，尋常不能轉移得牠。晚唐李義山商隱的駢體文，漸近後代的四六體。宋初，楊大年僊劉子儀篤都推重義山，詞取妍華，風行一時，稱『西崑體』亦稱『楊劉體』。

○楊劉題其酬唱詩爲西崑酬唱集。

至於對面的釋、道兩家釋家，則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并起；菩提流支倡地論宗，達摩倡禪宗，真諦三藏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倡律宗，善導大師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倡真言宗，大有蓬勃鬱興氣象。玄奘且很爲唐太宗及高宗所重，佛教

勢力甚盛。中間雖經過唐武宗一番抑毀，到宋太祖時，修廢寺，造佛像，刊行大藏經，遣僧行勤等百餘人於印度，佛教之勢再盛。道家則自老莊玄虛之說，一變而爲方士神仙之術。前者後來稱『玄學』，後者稱『道教』。兩晉士大夫競尙清談，南朝宋文帝且命何彥德尙之立玄學。道教自漢張道陵始倡符水禁咒之法，魏伯陽作參同契，則言燒丹立汞之要，於是道教分丹鼎符籙兩派。東晉葛稚川洪著抱朴子內外篇，暢論神仙吐納符籙尅治之術，集道教的大成。北魏時，直以道教爲國教。唐代以老子姓李，因推崇老子，並尊道教。玄宗且設道舉，武宗則專信道教以斥佛教。至宋徽宗，設道階，置道官，立道士學，置道學博士，又修道史，給道士俸，道教之盛，莫過此時。在這裏要曉得的：從漢迄宋，一種「三教統一」呼聲甚囂塵上。道家伸出手來，釋家伸出手來，儒家亦伸出手來，緊緊地握住，說是『你我原來通家』。或是說儒佛一致，或是說道內儒外，或是說佛內儒外，或是說道佛二教同體異用，或竟說三教一致，都是裏頭嘈雜的聲音，辨不清楚了。到

南齊張思光融臨終的時候，左手拿孝經和老子，右手拿法華經，就是三教一致的表象。①

① 參考南齊書卷四十一融傳。

因此，宋儒不耐煩了，他自己內面和訓詁學詞章學革命，外面則與道家和釋家斷絕關係，自命是王孫貴胄，不配同蠻種異類通家。宋儒的前驅者孫泰山復領一支軍對訓詁學起革命，將王輔嗣鄭康成等所有的勢力，都推翻了。①一切拿回『自主』。最告奮勇的，是石守道介；他領一支軍，提起一把『萬丈戈』。②對詞章學起革命，又和釋道二家激戰。③前驅者幹了這一番破壞事業，於是正統派周濂溪敦頤程明道顯伊川頤張橫渠載等漸漸出來，組織新學府，創立新規模，而儒家決決哉大國矣！

① 參考宋元學案卷二孫泰山與范天章書。② 守道上孫先生書『攘臂欲操萬丈戈，力與熙道攻

浮僞。』③ 參考宋元學案卷二石守道怪說。

宋代政治
給興學術

上面所說的是宋學勃興的遠因，是歷史給興的因；還有宋學勃興的近因，是政治給興的因。宋太祖的文治主義，讀書運動，和公相家

地提拔人材，都是宋學的雨露。

宋太祖鑒於唐代藩鎮的跋扈，故自卽位以後，便杯酒解了諸將的兵柄。他以文臣知州事，於諸州置通判以統治民事，由是武臣的行政權沒有了；他設轉運使以掌一路之財，不能如從前的『留使』『留州』，由是武臣的行政權喪失了；又令諸州決大辟，須錄案奏聞，付刑部詳復，不得專決，由是武臣的司法權亦剝奪了；別一方面，他增修國子監學舍，屢幸國子監講學，用和峴所定雅樂，用劉溫叟所上通禮，總之，他宣布的大政方針是『文治主義』。

他少學於辛文悅，在位常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又謂：『宰相必用讀書人』，勸趙普讀書，勸曹彬讀書，勸一切武臣讀書，又下令求天下遺書，太宗繼之，亦勤讀書，自己至中，然後釋卷，他說：『開卷有益』，詔史館修太平御覽一

千卷立崇文院，又作祕閣，藏書凡八萬卷，羣臣觀書閣下。他每遣使賜宴，風聲所播，朝野上下，都變爲讀書人了。直至宋末，陸秀夫當危難之際，擁護末帝，在厓山舟中，還講大學章句，真是無時無地不讀書了！

文化之花萎於五代，五代的兵戈戎馬將所有都踐踏了，幾乎一個像樣的學者都找不出來。宋代開國兩君——太祖太宗——努力地培壅，也須費八十年之久，纔見其萌芽，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等出來。其時恰好又有范文正、仲淹、歐陽文忠、修、韓忠獻、琦等，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概，左提右挈，於是學校徧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安定泰山、徂徠都客文正的門下，而三蘇父子、允、洵、東坡、軾、頴濱、轍、王荆公、安石、曾南豐、鞏一輩文士亦爲文忠所特識。他們立朝，專以提掖人材、崇獎學術爲己任。一面做官，一面仍不失書生的本色，退了朝班，依舊不廢書本上的生活，確是他們最好的脾氣，真可稱爲學者的政治社會。故真仁兩朝，官僚界底空氣的確不壞。直到後頭，沒有失掉，在學問上雖沒有什麼

卓絕，而於學術文化上有功的公相，不知多少：北宋的呂正獻公公著韓持國維
范蜀公鎮，南宋的趙豐公鼎，張魏公浚，自淳熙至嘉定的邱忠定審，劉文節光祖，
樓宣獻鑰，柴獻肅，中行皆能尊儒重道，爲學者社會的捍衛。而呂正獻公家登學
案的七世十七人，如滎陽希哲，紫微本中，東萊祖謙，皆爲南宋重要的學者。南宋
公相家中，呂家是第一家了。

以上說的是好的影響，還有惡的影響，與學者社會以重大挫折的，是元祐
慶元二黨禁。元祐是哲宗的年號，元祐以前——神宗時代——有新舊政爭，新
派是王荊公等，舊派是司馬、涑水、光等，那時新派得勢，舊派都次第下野。及哲宗
立，宣仁太后攝政，新派政策失敗，舊派上臺，排斥新派不用。是謂『元祐之政』
後來宣仁晏駕，哲宗親政，『紹述之論』大興，新政復行，章惇再起，於是治元祐
諸臣無虛日，黨籍牽連至八百三十家。正統派程伊川是有名黨籍的，他聚徒講
學，年歲特高，遺忌更甚。南宋紹興中秦檜爲相，專爲伊川的學術，特設『專門之

禁。慶元是寧宗的年號，寧宗爲趙忠定汝愚與韓侂胄所立，侂胄排斥忠定，又與『專門之禁』將忠定所用的人一網打盡。正統派朱晦翁是忠定一邊人，他們指斥他的學術爲『道學』。後來以『道學』這名詞不是壞的名詞，不足以陷害他，於是又改呼爲『僞學』。當時監司帥守薦舉保官，於薦牘前必須聲說『不是僞學；如是僞學，甘伏朝典。』晦翁出殯的時候，又造什麼『僞徒相聚以送僞師』之詞，加派密探，嚴行監視。伊川晦翁爲宋儒裏頭兩個主腦人物，遭如此禁錮，實與宋學的發展以重大之阻折。雖然，不遭烈日，不足以見金石之質；不經嚴霜，不足以見松柏之姿。當時學者以橫遭禁錮而愈以顯露其精神與骨力，卒獲社會民衆的信仰，取得最後的勝利；則黨禁未嘗非所以促宋學的成功。

學術

界

狀況

宋代官立的學校，有國學府縣學。在國學府縣學之外，書院異常的發達，爲宋代學術界的特種狀況。日本稻葉君山謂：『書院的設立，實爲中國學術文化築堅實的基礎。蓋從此真正的學問研究所，不在學校，而在

書院。於是教育獨立，漸成民衆化，學術進步，乃臻於可驚的突飛的地步。①書院之多，除白鹿洞、嶽麓、應天、嵩陽四大書院外，其餘不勝枚舉了。②裏頭職教員等有洞主、洞正、堂長、山主、山長、副山長、助教、講書等名目，房屋有禮殿、講堂、書庫、學舍、庖廡等建設。教師所講，爲教師自做的，叫做『講義』，隨便問答，由學生紀錄的，叫做『語錄』。有時亦請有名的學者臨時講演，如陸象山、九淵、過南康，訪朱晦翁，晦翁請其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黃勉齋幹入廬山訪其友李敬子、燔、陳師復、必等，亦請其在白鹿書院講周易、乾坤二卦。

①參考東方文庫第三十二種中國社會文化四十八至五十一頁。

②參考史地學報第三卷第六

期盛朗西宋元書院講學制。

其次，印書利藏書事業的發達，亦爲宋代學術界的特種狀況。宋以前的古書，都是寫本，沒有印本。五代馮道請後唐明宗，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行，而『監本』自此始。當文字鈔錄時代而忽有刻本以代寫本，因此可以免

鈔錄的辛勤，廣文字的流布，是真嘉惠士林不少。故五代雖無善足述，而印刷業的發明，在中國文化史上確是一椿可紀念的事。距此不久，到宋仁宗慶曆中，畢昇又發明活字版，能印數千百本，異常神速，爲中國有活字版之始。宋本書在今日是非常可珍貴的了，要以臨安本與福建本爲最多。顧頡剛論閩中文化之盛，以福建刻書業發達爲重要原因。那末，推而廣之，則宋學的昌明，亦自當與刻板術的發明有多少的因果關係。板刻既盛，藏書尤易，故當時的宏通的學問家，必多縹緲之貯。如宋的劉道原、鄭漁仲、樵、元之、元遺山、好問、趙松雪、孟頫，多是坐擁百城的。秘閣崇文院是那時官府藏書之處。私家藏書，以宋次道、敏求、葉少蘊、夢得爲最有名。次道尤多精本。他家住京師春明坊，士大夫喜讀書的，多僦居其側，以便借閱，房租爲之昂貴，這段故事爲世所豔稱不置的。

在兩晉清談的時代，諸名人傳中，凡屬稱揚他的學問的，多以『研精老易』等語稱之，是老易爲晉人的唯一的讀物。至宋伊川、晦翁等始於禮記中抬

出大學中庸兩篇合論語孟子子稱『四書』。這四書則爲宋人唯一的讀物。伊川說：『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論孟』。又說：『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晦翁亦說：『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那時最有名的著作，如周濂溪的太極圖說、通書，邵康節的先天學，程明道的定性書，識仁篇，伊川的易傳，顏子所好何學論，張橫渠的西銘，正蒙，朱晦翁的四書集注，近思錄，皆爲不朽之作。胡五峯宏的知言亦好。其立說雖皆取源於四書五經，如『太極陰陽』取之易，『人心道心』取之書，主『敬』言『仁』取之論語，談『心』說『性』取之孟子，『格物致知』『正心誠意』取之大學，『未發已發』『中』『和』『誠明』『慎獨』取之中庸；但不過以此爲出發點，以這些爲重要的問題，而特別提出來作精密的研究，和切至的討論，那是前人所未見到，而爲宋儒的卓絕的眼識；至其詳細的說明，曲折的講解，而成有條理的有

組織的學說，實爲古代儒家所未嘗說及。好像耶教經典，到了中世紀，加上許多哲理的解釋，與原來的耶教大有後先文質之異。

宋儒雖然贊成韓退之的提議，以排斥釋道爲職志。然於釋道兩家的書，很有研究，欲操其戈以搗毀其窟穴的；亦有始間很信其說，而後來不以爲然的；亦有始終迷信，持內面原來是相通的。故釋道兩家與儒家很有交涉。那末，對於釋道兩家的情形，亦不可不清楚。宋代釋家以禪宗爲最發達，故宋儒卽以禪代表釋家，他們說釋家的不是，多是說禪理的不是。禪宗傳至五祖弘忍，其門下有神秀、慧能（六祖）二大師，立南頓北漸之別。南宋（慧能）經唐五代，分爲臨濟、沩仰、雲門、法眼、曹調五宗。宋初諸宗以雲門宗爲最盛，有契嵩、雪竇、重顯、圓通居訥了元佛印各人，最有名。臨濟宗又分黃龍、楊岐二宗，前者爲慧南禪師所開，後者爲方會禪師所立。黃龍門下有大東林、常總、靈源、性清禪師，福寧、禪師、惟清、禪師、明智、禪師等。楊岐宗之有名的，爲圓悟、禪師，其弟子有大慧、禪師、宗杲、大慧、門下

又有開善道謙禪師、佛照德光禪師，和儒家往來最密的，在北宋是常總，在南宋是大慧。濂溪和慧南常總都有往來，又參佛印。楊龜山時亦嘗從常總問答。此外李盱江觀於契嵩，歐陽文忠於圓通，游廌山醉於開福寧禪師，陳了翁瓊於惟清明智兩禪師，胡文定於上封秀禪師，都有淵源。張橫浦九成且爲大慧高弟。晦翁參大慧，亦參道謙。象山參德光。有謂伊川與靈源亦有關係，晦翁力辯其妄。晦翁自謂：『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又謂：『少年亦曾學禪。』他的老師李延平侗亦曾向羅博文稱道他，說他：『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可見晦翁於禪學亦曾得力。宋儒和道家往來的人，沒有多見，卽有亦不著名。惟濂溪的太極圖，康節的先天圖，謂出自道家。陳圖南摶，圖南傳種明逸放，明逸傳穆伯長修，伯長以傳濂溪與李之才挺之，之才傳康節，亦有謂出自鶴林寺僧壽涯，壽涯受於國一禪師，以傳於麻衣，麻衣傳於陳圖南。元陳澤雲應潤作周易爻變義蘊，且確指先天圖爲參同爐火之說。釋道兩家，在

宋儒眼光裏，似乎釋氏還發得上去批評他，至於道家，便瞧不起了。然歐陽文忠嘗託名『無仙子』，刪正黃庭經，朱晦翁嘗託名『鄒訢』，作參同契考異，且作調息箴。其與王子耕書謂：『病中不宜思慮，凡百可且一切放下，專以存心養氣爲務；但跏趺靜坐，目視鼻端，注心臍腹之下，久自溫煖，卽漸見功效矣。』似曾於此道亦用過工夫。晦翁與蔡季通書有謂：『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彼之行此而得壽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嘗得之比耶？』玩其語意，似乎與其坐談龍肉而不得，不若喫一頓豬肉還得一飽肚。那時道家，亦分南北二宗。明宋景濂濂送許從善還園序有謂：『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誠，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其跋長春子手帖，溯道家傳授的源流，則謂：『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岩，遂進士劉操；操授宋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抃，抃授白玉蟾，玉蟾授

彭楷，此則世所號南宗者也；若授金之王壽，壽授七弟子：其一卽公（邱處機長春）餘曰譚處端，曰劉處元，曰王處一，曰郝大通，曰馬鈺，及鈺妻孫不二，此則世所號北宗者也。『奇怪！這南北兩宗，和那時儒家都不相交涉。南宗張伯端所撰悟真篇，演說金丹之旨，於參同契很有發明，何以儒家都一語沒有提及。』

宋元諸儒的派別

洛學

從前講過伊川和晦翁兩人爲宋學的重鎮，如今要說諸儒的派別，

前期

北宋以伊川爲主，南宋以晦翁爲主，伊川以前爲『洛學前期』，其

本期爲『洛學期』，北宋之末南宋之初伊川以後晦翁以前爲『洛學後期』，

晦翁本期爲『閩學期』，晦翁以後爲『閩學後期』。

洛學前期各派，江蘇之胡安定，山東之孫泰山，石徂徠，河南之戚同文，福建

之古靈四先生，——陳述古，襄 鄭闕，中穆 陳季甫，烈 周公闢，希孟爲最有名。此外

在山東尙有士熙道、建中劉子望顏；在福建尙有章表民、望之黃聲、隅晞；浙東的明州五子——楊大隱、適杜石臺、醇王鄞、江致樓、西湖郁王桃源、說——和永嘉、二先生——王儒志、開祖丁經行、昌期、浙西的吳在仁、陝西的中顏侯、無可、四川的宇文止止、之邵、都是洛學期各派的前茅。

這期有：

洛學期

濂溪之學……周濂溪、敦頤

涑水之學……司馬涑水、光

百源之學……邵百源、雍

洛學……程明道、頤伊川、頤兄弟

關學……張橫渠、載

蜀學……蘇老泉、洵東坡、軾穎濱、轍父子兄弟

新學……王荆公、安石

濂溪本湖南道縣人，後家江西廬山蓮花峯下，涑水山西夏縣人。百源先爲直隸涿縣人，後從父遷河南輝縣，晚年又居洛中，明道兄弟河南嵩縣人。橫渠陝西郿縣人。東坡父子四川眉山人。荆公江西臨川人。濂溪百源涑水明道伊川橫渠，稱『六先生』。晦翁有六先生畫像贊。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在宋學稱爲『正統派』。百源涑水頗以『數』說明宇宙現象，可稱『數論派』。東坡父子與荆公同出歐陽文忠門下，爲『文士派』。荆公倡新政，世稱『新學』。與涑水舊派對峙，則有新舊政爭。伊川嚴氣正性，與東坡文士派牴牾，則有洛蜀黨爭。此期各派相互的情形大概如此。

洛學

後期

濂溪之傳爲明道兄弟。百源的學問太囁嚅了，他不肯輕易傳，而傳的人亦很少。涑水爲素朴的實行家，沒有什麼理論，故其傳亦不多；直隸大名之劉元城安世，四川華陽之范正獻祖禹，直隸澶州之晁景迂以道，其翹楚也。東坡爲文士派，算不得真正的學派。荆公的流派，則多是小人，更不足道。

所剩餘的，祇有洛學和關學。關學之盛，堪與洛學並駕齊驅，然而後來終於式微。一因橫渠太重禮教，其門人下梢頭多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有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①二因伊川在六先生中，最後出，亦最晚死，不但明道弟子，大半成於其手，即百源涑水橫渠的門人，都被他攝收去了。故這期除了『劣新學』一派外，洛學差不多可以統一之。約分：

①謝上蔡語。參正誼堂全書上蔡語錄。

(一)洛中本系。若呂原明希哲謝上蔡良佐劉質夫絢李端伯顛朱公揆光庭郭兼山忠孝尹和靖焯張思叔繹，都是洛人。而和靖最後進，亦最長命，守其師說亦最嚴，於師門血脈一點無走作。其再傳侯官林拙齋之奇，後有金華呂東萊祖謙海寧陸子正景端，後有莆田林艾軒光朝，皆名世大儒。

(二)南劍系或道南系。游嵩山薛龜山時謝上蔡良佐呂與叔大臨稱

爲『程門四先生』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一傳爲羅豫章從彥，再傳爲李延平，三傳爲朱晦翁，集諸儒之大成。龜山豫章延平皆福建南劍州人，故稱爲『南劍系。』龜山從程門歸來的時候，明道對他很有意思，以目送之，說道：『吾道南矣！』故又可稱爲『道南系。』明朱士南衡有道南源委一書，專載程門的南學。若沙縣陳默堂淵錢塘張橫浦九成鄞縣高息齋閱金華呂紫微本中都是龜山高第弟子。

(二) 藍田系。 藍田原是關學的所屬地，三呂兄弟晉伯大忠和叔大鈞與叔大臨爲橫渠門下的巨擘，但後來卒業於二程，則關學不但不能出關以外，即關以內地亦且爲洛學所侵佔，足見洛學的勢力了。呂氏兄弟務爲實踐之學，與叔在程門，詳論未發之中，明道且作『識仁篇』，昂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大有進步。晦翁於程門中最取他，以爲『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可惜他不壽，『見其進未見其止。』其所傳學派以完顏之亂，交通阻塞，當時便無可考了。

(四)永嘉系——許橫塘景衡周浮沚行己大劉元承安節小劉元禮安上戴明仲述趙彥昭霄張子充輝沈彬老躬行蔣元中元中亦稱『元豐太學九先生』他們多是親見伊川的，亦有私淑的。獨浮沚之後有鄭景望伯熊，再傳葉水心適陳止齋傅良陳龍川亮，稱爲『永嘉之學』爲功利一派，爲洛學別派。

(五)湖南系 這系的開山爲胡文定安國。他從龜山上蔡鷹山以求伊洛學統。南渡後，昌明洛學之功，他幾並於龜山。他一門中有他的三子——致堂寅茅堂寧五峯宏，與其猶子籍溪憲，皆嶄然特出，爲伊洛世嫡。文定本福建建安人，官於湖南，因家焉。後來張南軒栻又自四川廣漢遷於衡陽，從五峯問程氏學，而湖南一系因著顯於世。

(六)涪陵系 譙天授四川涪陵人，在程門爲私淑之列，然亦曾親見伊川。晦翁的老師崇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受易學於他。南軒的老子魏公浚，亦嘗

從他遊。故涪陵譙氏一系，自爲程門一大宗。

(七) 吳系。吳人王信伯，蘋師事伊川，於同門龜山爲後進，故常從他問學。

龜山很稱許他，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其學頗啓象山宗旨。

閩

學

期

這期有：

閩學……朱晦翁熹

湖南之學……張南軒栻

婺學……呂東萊祖謙

浙學
永嘉之學……薛良齋季宣
陳止齋傅良
葉水心適

永康之學……陳龍川亮

江西之學……三陸兄弟
梭山九韶
復齋九齡
象山九淵

朱晦翁於此期網羅從來孔子子思孟子所傳的思想，與那當世濂溪康節

明道伊川橫渠的學說，融合而和齊之，組成一儒教的大體系，在中國學術史上

凝成一宋學的面目；則凝形期也。同時，浙學的功利說，則啓清『顏李學』之先路；江西的唯心說，則開明『陽明學』之門庭；又蛻分期也。其時晦翁在福建，南軒在湖南，東萊在浙江，鼎立稱『三先生』。而江西的三陸，永康的龍川，永嘉的水心，止齋又皆三先生之學侶，世稱『乾淳之盛』。閩學與湖南之學爲正統派，婺學爲文獻派，永嘉永康爲功利派，江西爲心學派。那時，晦翁學問的興致很好，辯論亦健。他既與龍川論皇帝王霸之道，又與象山兄弟辨濂溪的太極圖說，均以書札往返，多至數萬言。又一次，東萊亦在內，與象山兄弟在鵝湖開一次辯論會，會期凡十日，江浙之士，多來與會，爭的爲工夫上見解不同。所以這時學術界論壇上確是熱鬧，脚色亦多。

這裏不說正統派，單提出浙學之文獻派與功利派，江西之心學派，特別講一講。浙學於南宋爲極盛，東萊爲一家，龍川爲一家，止齋水心爲一家，峙而爲三。然其崇尚史學，嘖黜空疏，以讀書經濟爲事，那三家的學風是一致的。金華舊名

婺州，故稱東萊之學爲婺學。（呂氏本安徽壽春人，正獻公之父中公夷簡始自壽春徙河南開封，滎陽公又自開封徙浙江婺州。）東萊的六世祖正獻公公著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爲其家學；凡治體之升降，舊章之損益，前輩聞人之律度軌轍，皆所討論；故亦稱『討論之學』。自正獻公而滎陽公希哲，而大東萊本中，再傳而小東萊（別於大東萊，稱小東萊），都世守其家學，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而東萊尤喜史學，好博綜羣論，漸啓永嘉永康功利一派。晦翁病之，嘗謂：『同甫（陳龍川）之學，東萊當日有以啓之。』永嘉之學，教人做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樹立一種實用主義，對於當時高談性命不問古今世變的，而起反動；此其學風之特色。然馴致其道，問利害而不問是非，論結果而不論動機，此爲功利派應有之弊，與晦翁南軒正統派之動機論，異其歸趣。止齋水心同師鄭景望，而止齋又師薛艮齋，水心龍川與艮齋爲學侶，艮齋師袁道潔，道潔亦嘗學於伊川，故永嘉之學，始終出於程門。然道潔之學，自六經百

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在程門要爲別派，爲洛學之變形。功利之學，至永康而益放。龍川與晦翁友善，不談性理，專言事功，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嘗自謂：『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校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睥面盜背，則於諸儒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其一種粗莽掄魁之氣概，不可以一世。

三陸兄弟，家庭講論未必相同。梭山之學，以切於日用爲要。復齋則喜爲討論之學，不盡諧於象山。然鵝湖之會，復齋吟：『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之句，『早已上了子靜（象山字）船也。』故陸氏兄弟論學大端，要由象山把握。晦翁謂：『子靜之學，只管說一個心。』故亦稱其學爲『心學』。世謂：晦翁道問學，其意要使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爲經驗派。象山尊德性，其意欲先發明人的本心而後使之博覽，爲理性派。不過方法上有不同，要同歸於聖人。

之道。然晦翁之徒，終詆象山是禪和子，不認自家裏人。明陳清濶建著了一部學
蘇通辨，專搜象山之贓，那裏是禪意思，那裏是葱嶺帶來的氣味。雖然，在近世儒
家學術思想中，此要爲一大線索。而且程氏門庭，已有此一種。王信伯不必說了，
和靖後之林艾軒、光朝、橫塘後之林竹軒、季仲，皆嘗獨標本心，啓象山之萌芽。

○晦翁語。

閩學

後期

乾淳諸老，以晦翁爲最老壽，南軒、東萊都短命，故其門人多歸晦翁。
東萊尙仗他的老弟子約祖，儉繼其講壇，學派不絕。而永嘉一派，無
有深旨，講論甚少，傳者不多。水心工文，其門下多文士。永康議論，跳踉叫呼，則有
近於過激，爲當時所輕視。故謝山謂：『乾淳以後，學派大別爲三：曰朱學，曰陸學，
曰呂學。三家同時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兼以
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

朱門授受，徧於南方。在福建則有建陽蔡氏父子、西山元定、節齋淵九峯、沉

閩縣黃勉齋幹，龍溪陳安卿淳，浦城詹元善體仁，在浙江則有崇德輔潛庵廣，義烏徐文清僑，永嘉葉文修，知道陳潛室埴，黃岩杜氏兄弟南湖煜方山知仁，在江西則有鄱陽程蒙齋端蒙，建昌李敬子燔，清江張元德洽，在安徽則有順昌廖槎溪德明，在四川則有涪陵晏亞父淵，皆號高第。再傳而後，支流派別，大概如下：

(一) 金華系 晦翁在門人裏頭，最看得勉齋起；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而勉齋果然不負晦翁，晦翁的眼睛也畢竟不錯。後來勉齋一派特別的流遠而長。這系便爲勉齋之傳，自何北山基以遞傳於王魯齋柏金仁山履祥許白雲謙，稱『金華四先生』。到元爲柳文肅貫（浦江）黃文獻潛（義烏）吳淵穎萊（浦江）入明爲宋景濂濂（金華）方正學孝孺（寧海）都是一派相傳，接連有四百年之久。

(二) 鄱陽系 江西鄱陽饒雙峯魯，亦勉齋之一支。他後面有吳草廬澄（福建崇安）在元代爲能上接晦翁之經學。

(三)新安系。勉齋之傳，尙有從江西流入安徽的，則新安董介軒、夢程一系是。他後面有許山、屋月卿以節著，胡雙湖一桂以經術顯。

(四)義烏系。徐文清數傳而至黃文獻潛、王忠文禕等，皆文章之士，與金華一派合併。蓋晦翁之傳，至是而再變矣。晦翁善治經，亦工文詞，其一種剛毅之氣凜不可犯，故其學派所流，爲白雲雙峯之訓話，爲文肅文獻之文章，爲正學之氣節。

(五)四明系。四明皆陸學，傳朱學的有二派：其一余正君、端臣（鄞縣）從輔潛庵入，再傳而有黃文潔、震（慈谿）。其一史果齋、景正（鄞縣）從晏亞父入。亞父之學，傳之大小陽、字溪枋、存齋、岳（巴川）。大小陽傳之果齋，果齋傳之程氏兄弟，畏齋、端禮、積齋、端學（鄞縣）爲純朱學者。然果齋氣魄遠不及文潔，文潔之傳，迄明不絕。

此外輔潛庵之傳有魏鶴山、了翁（四川蒲江），詹元善之傳有真西山、德、恭。

(福建蒲城)杜南湖之傳有杜立齋範，皆爲嘉定(寧宗)而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亦不可以不知。尙有江西吉州之歐陽異齋守道亦爲朱學，然不知其來源，其所得很醇。文文山天祥(吉州)爲其弟子。

象山之門，遠不及晦翁之盛。他自己是江西人，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晦翁亦說：『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楊慈湖簡袁潔齋變舒廣平璘沈定川煥稱『甬上四先生。』鄞縣史家兄弟文靖彌忠忠宣彌堅獨善彌鞏和旨彌林鴻禧守之饒州定之都是楊袁門下之傑出者。祇有獨善之孫果齋爲宗朱的。甬上之西，尙有嚴陵一大支。這一支自錢融堂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弟，數傳而後，入元有鄭師山玉(安徽歙縣)趙東山沄(安徽休寧)其後鄱陽三湯子存齋千晦靜中息庵中並起。晦靜之學，其一傳之從子東澗澐，其一傳之徐徑畝(浙江衢縣)——當咸淳(度宗)之際，開講尤大有名，爲陸學之一盛。謝疊山枋得(江西弋陽)其弟子也。

東萊講學於武義縣之明招山，不幸早世。其老弟子約與晦翁講論最久。他監明州倉，無日不會明州諸先生講論，出其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獻之所傳。故朱陸門人，多兼治其學。四明王深寧應麟爲獨得呂學之大宗。兼取諸家，綜羅文獻，推呂氏世嫡。然東萊學派，二支最盛：一自徐文清再傳而至黃文獻王忠文，卽所謂義烏系。一自王魯齋再傳而至柳文肅宋景濂，卽所謂金華系。皆兼朱學，爲有明開一代學緒之盛，四百年文獻之所寄。

全

元

期

元代的出產品，還以劇曲爲大宗。馬致遠關漢卿白仁甫鄭德輝喬夢符都是那時出色的藝術家。王實甫的西廂記。高則誠的琵琶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羅貫中的三國志演義，是那時的傑作。至於理學，政府方面雖然很提倡，然寥落如晨星，僅僅有幾個出來點綴點綴而已。廣漠的北方，自始陷於遼金，荒蕪長久了，程朱學風，不能度關以外，故終宋之世，不見有學者應時而起。入元趙江漢復（湖北安陸人）始以南冠之囚，講程朱之學於北，於是姚雪

齋樞（熱河凌源人）竇漢卿默（直隸肥鄉人）許魯齋衡（河南沁陽人）劉靜修因（直隸容城人）之徒鬱然興起。由派別上區分之，則爲：

（一）朱學派。許魯齋劉靜修其代表也。魯齋興學育材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士大夫者，多是他的門生。

（二）陸學派。陸學自楊袁以後，至徐徑畝爲一興。徑畝歿而陸學又衰，至元則有江西北上饒之陳靜明苑浙東慈谿之趙寶峰偕並起，陸學又爲一興。靜明之弟子祝蕃遠蕃（江西玉山人）李俟庵存舒仲昌衍吳尊光謙（均江西餘江人）號『江東四先生』。

（三）朱陸調和派。吳草廬鄭師山等是。『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以尊德性爲主。』『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他們居間調停的話，大概如此。

十五年九月一日黃巖繆天綬

編例

一、此書原本凡百卷，若非專門攻研者，殊難卒讀。故爲學者節省時力起見，僅採宋元各學派各學系中之代表人物。

一、本書所選學案，凡三十有七。每學案中，約分「傳略」「學說」「附錄」三部分，每部用隔點分開。「學說」「附錄」中如再須區別者，則空一行。學說一欄，約照「宇宙論」「心論」「修爲方法論」三種採錄。附錄大別爲「遺事」「批評」二種。

一、因歸類之故，於原本上先後次序，頗多變動。

一、原本學案中，於重要材料，間有遺漏，則稍稍採取他書，爲之補入，如晦翁學案等。

一、晦翁象山二學案，爲全書重鎮，故分析亦較詳，並略略提示學說精要之

所在。

一、凡宋元時代之地名，均注以今名；年號及學者之生卒有可稽者，均以公元年度推算之，庶於時空之觀念，不致模糊影響。凡學說中所引用經書亦復詳徵來歷，並加註釋。

一、本書自安定學案，至西山真氏學案，皆係宋代，自魯齋以下則爲元代，故僅註某祖某宗年號，不另標宋元字樣。

一、爲學者查檢便捷起見，間有注明見原卷第某頁字樣。此以坊間通行本刻本爲準。

目次

序錄	一
安定學案	三三
泰山學案	三九
涑水學案	四六
百源學案	五五
濂溪學案	六六
明道學案	八〇
伊川學案	一〇八
橫渠學案	一三八
上蔡學案	一六九
龜山學案	一八三

和靖學案……………一九七

震澤學案……………二〇五

呂范諸儒學案……………二一一

豫章學案……………二一九

五峯學案……………二二三

晦翁學案……………二四二

南軒學案……………二九四

東萊學案……………三一—

艮齋學案……………三一九

止齋學案……………三二三

水心學案……………三二六

龍川學案……………三三三

象山學案……………三四二

西山蔡氏學案……………三六〇

勉齋學案……………三六五

九峯學案……………三七八

北溪學案……………三八三

慈湖學案……………三九三

絜齋學案……………四〇四

廣平定川學案……………四一〇

鶴山學案……………四二四

西山真氏學案……………四三一

魯齋學案……………四四〇

靜修學案……………四五二

草廬學案……………四五四

靜明寶峯學案……………四六〇

師山學案……………四六五

序錄

全祖望定本

宋世學術之盛，安定（胡瑗）泰山（孫復）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爲更醇，小程子（程頤）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述安定學案。

○禮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書『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沈潛，謂性柔之人。高明，謂秉性

高亢明爽之人。

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積）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爲石守道（介），以振頑懦，

則巖巖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述泰山學案。

○左傳『趙盾，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言其可愛，夏日言其可畏。

晦翁（朱熹）推原學術，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仲淹）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張載）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孝宗嘗以朝臣之請，將與歐陽充公（修）並入澤宮，○已而不果；今卒舉行之，公是爲不泯矣。述高平學案。

○學宮也。亦曰泮宮。

楊文靖公（時）有言：佛入中國千餘年，祇韓歐二公立得定耳。說者謂其因文見道；夫見道之文，非聖人之徒亦不能也。充公之冲和安靜，蓋天資近道，稍加以學，遂有所得；使得遇聖人而師之，豈可量哉！述廬陵學案。

安定泰山並起之時，閩中四先生（陳襄、鄭穆、陳烈、周希孟）亦講學海上，其所得雖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見大體矣；是固安定泰山之流亞也。宋人溯導

源之功，獨不及四先生，似有闕焉。或曰：陳烈亦嘗師安定。未知所據。述古靈四先生學案。

慶歷○之際，學統四起：齊魯則有士建中劉顏夾輔泰山而興；浙東則有明州○楊（適）杜（醇）五子，（并王致、樓郁、王說而五）永嘉之儒志（王開祖）經行（丁昌期）二子，浙西則有杭之吳（存）仁，○皆與安定湖學○相應；閩中又有章望之黃晞，亦古靈一輩人也；○關中之申（顏）侯（可）二子，實開橫渠之先；蜀有宇文止止（之邵）實開范正獻公（祖禹）之先；筆路藍縷，○用啓山林，皆序錄者，所不當遺。述士劉諸儒學案。

○仁宗康定後改元。

○即今浙江鄞縣。

○王梓材案曰：徧閱簡策，古靈時，杭之鄉先生止有名師

仁者，存仁之存，當由筆誤。

○安定教授湖州。

○馮雲濠案曰：序錄底本，古靈一輩句下有「江楚

則有李觀」六字，而定本無之者，蓋以盱江學派併入高平故也。

○左傳語。筆路，柴車。藍縷，敝衣。

小程子謂：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張（載）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

然于涑水（司馬光）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邵雍）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淵源錄①中遂祧②之草廬（吳澄）因是敢謂涑水尙在不著不察③之列。有是哉？其妄也！述涑水學案。

①朱子撰。②遠廟爲祧。謂淵源錄不列涑水百源也。今本補入百源，非朱子原本也。③孟子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衆皆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康節（邵）之學，別爲一家。或謂皇極經世①，祇是京焦②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亦猶溫公（司馬）之造九分者③，不在潛虛④也。述百源學案。

①康節撰。以卦象推治亂興亡。②京房焦延壽也。漢時人，精周易，長於災變。③康節嘗謂君實（溫公字）九分人也。④溫公撰擬揚雄太玄而作。

濂溪（周敦頤）之門，二程子少嘗遊焉。其後伊洛①所得，實不由於濂溪，是在高弟榮陽呂公（希哲）已明言之，其孫紫微（本中）又申言之，汪玉山（應辰）

亦云然。今觀二程子終身不甚推濂溪，且未得與馬邵之列，可以見二呂之言不誣也。晦翁南軒（張栻）始確然以爲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後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雖疑之，而皆未嘗考及二呂之言以爲證，則終無據。予謂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則必欲溝而合之，良無庸矣。述濂溪學案。

○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經嵩縣伊陽洛陽偃師，入於洛。二程宅於嵩縣西北耙耜山麓，世遂稱爲伊洛先生。

大程子（顥）之學，先儒謂其近于顏子，蓋天生之完器，然哉！然哉！故世有疑○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而獨無所加於大程子。述明道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然哉』句上有『伊川則先儒謂其近於曾子』十一字。○陸象山也。

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戴山先生（劉宗周）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是條作『伊川於六先生爲晚出，亦最後死，不特明道弟子大半成就於伊川之

手，即橫渠康節之徒亦多歸之者；其功大矣。」與此異。

橫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門戶雖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則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間有未當者；梨洲（黃宗羲）稍疏證焉；亦橫渠之忠臣哉！述橫渠學案。

慶歷以後，尚有諸魁儒焉，于學統或未豫，而未嘗不于學術有功者：范蜀公（鎮）呂申公（公著）韓持國（維）一輩也；呂汲公（大防）王彥霖（岩叟）又一輩也；豐相之（稷）李君行（潛）又一輩也，尙論者其敢忽諸！述范呂諸儒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是條中數語作：『范蜀公、呂申公之於涑水，韓持國、王彥霖之於明道，呂汲公之於橫渠，皆有切磋之功；以至李公擇（常）李君行之徒，皆學者也。』

涑水弟子不傳者多，其著者：劉忠定公（安世）得其剛健，范正獻公得其純粹，景迂（晁說之）得其數學；而劉范尤爲眉目。忠定之語錄，譚錄道護錄，今皆無完本，然大略可考見矣。述元城學案。

范正獻公之師涑水，其本集可據也。其師程氏，則出自鮮于綽之譌，伊洛淵

源錄既疑之，而又仍之，誤矣。陳默堂（淵）答范益謙（沖）曰：向所聞於龜山，乃知先給事之學與洛學同，則其非弟子明矣。述華陽學案。

○伊洛淵源錄曰：淳夫（正獻字）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先生之門也。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掌封駁之官，正獻嘗拜右諫議大夫。

涑水嘗令景迂續成潛虛，景迂謝不敢。然易玄星紀之譜，足以紹師門矣。景迂又私淑康節，惜其晚年之好佛也。然元城亦不免此。呂成公（祖謙）曰：景迂雖駁，其學有不可廢者。述景迂學案。

○取溫公太玄歷及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皆有星候爲之機括，非出私意，因歷辨諸家談玄之失。

滎陽少年不名一師，初學于焦千之，廬陵之再傳也；已而學于安定，學于泰山，學于康節，亦嘗學于王介甫，而歸宿于程氏，集益之功，至廣且大。然○晚年又學佛，則中公家學未醇之害也。要之，滎陽之可以爲後世師者，終得力于儒。述滎

陽學案。

○馮雲濠案曰：是條底本「然」字以下作：「然其晚年之差，亦有甚於諸公者，東發（黃震）言之，詳矣。」

洛學之魁，皆推上蔡。（謝良佐）晦翁謂其英特過於楊（時）游（酢），蓋上蔡之才高也。然其墮入葱嶺○處，決裂亦過於楊游。或曰：是江民表（公望）之書，誤入上蔡語錄中。述上蔡學案。

○葱嶺正幹南入印度。朱子常以葱嶺稱佛學。嘗與象山書曰：「這些意思，恐是葱嶺帶過來也。」

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爲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然龜山之夾雜異學，亦不下於上蔡。述龜山學案。

○五峯（胡宏）紫微（呂本中）皆嘗學於其門。

廬山游肅公（酢）在程門鼎足謝楊，而遺書獨不傳，以弟子亦不振。五峯有

曰：『定夫爲程門罪人，何其晚謬！一至於斯與！』
○予從諸書稍搜得其粹言之
二。述廌山學案。

○謂學禪也。

和靖尹肅公（焯）于洛學最爲晚出，而守其師說最醇。五峯以爲程氏後起之龍象，○東發以爲不失其師傳者，良非過矣。述和靖學案。

○佛家語。諸阿羅漢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佛氏稱爲龍象。

兼山（郭忠孝）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雍）高蹈終身，和靖所記黨錮後事，○恐未然也。郭門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良齋（諤）至黎立武，綿綿不絕。述兼山學案。

○父達，隸陝西范仲淹麾下，慷慨喜兵學，每戰先招懷，後戰鬪，時稱宿將。以左武衛上將軍致仕卒。

○金人犯永興，與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和靖稱伊川遭黨錮後，白雲不通音問。

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大忠、大鈞、大臨）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荆南，其

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劉（安節）計（景衡）鮑（若雨）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蘋）。信伯極爲龜山所許，而晦翁最貶之，其後陽明（王守仁）又最稱之。予讀信伯集，頗啓象山（陸九淵）之萌芽；其貶之者以此，其稱之者亦以此。象山之學，本無所承，東發以爲遙出于上蔡，予以爲兼出于信伯；蓋程門已有此一種矣。述震澤學案。

程子弟子最著者：劉（絢）李（籲）諸公以早卒，故其源流未廣。晉陵周氏兄弟（孚先恭先）亦爲和靖所許，其後馬仲吳給以大節見。○亦有不稱其薪傳者：如邵溥之委蛇僞命，○李處廉之以墨敗，○至于邢恕，則古公伯寮之倫也。與！

④ 述劉李諸儒學案。

○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馬仲吳給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中有『必不能爲宋朝叛臣，請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語。邦昌得書氣沮。○今謂師弟相傳爲薪傳。本莊子，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謝山學案劄記云：『大宋受命之寶，建隆（太祖年號）開基所創也。闔城中，副留守邵溥』

取而藏之。張邦昌遣使奉迎大元帥於山東，以爲獻。委蛇僞命指此。溥，康節之孫也。④墨，貪也。李處廉令永嘉，以賊敗。⑤論語公伯寮訴子路於季孫。伊川涪州之行，或謂邢恕實傾陷之。

關學①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②之亂，儒術並爲之中絕乎？伊洛淵源錄略于關學。三呂之與蘇氏（昞），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餘皆亡矣。予自范侍郎育而外，于宋史得游師雄、種師道，于胡文定公（安國）語錄得潘拯，于樓宣獻公（鑰）集得李復，于童蒙訓③得田腴，于閩書得邵清，及讀晁景迂集，又得張舜民，又于伊洛淵源錄註中得薛昌朝，稍爲關學補亡。述呂范諸儒學案。

①陝西亦稱關中。橫渠陝人，世遂稱其學爲關學。②金以完顏爲氏。③呂本中撰。

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考所謂九先生④者，其六人及程門，其三則私淑也。而周浮沚（行己）、沈彬老（躬行）又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鮑敬亭（若雨）輩七人，⑤其五人及程門。晦翁作伊洛淵源錄，累書

與止齋（陳傅良）求事蹟，當無遺矣；而許橫塘（景衡）之忠茂，竟不列其人，何也？予故謂爲晦翁未成之書。今合爲一卷，以志吾浙學之盛，實始于此。而林竹軒（季仲）者，橫塘之高弟也；其學亦頗啟象山一派。述周許諸儒學案。

○周行己、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趙霄、張輝、沈躬行、蔣元中、稱元豐（神宗）太學九先生。而張氏、趙氏、蔣氏則私淑也。

○鮑若雨、謝持正、潘閔、陳經正、經邦、經德、經鄂七人也。而經德、經鄂則私淑洛學者。

百源弟子承密授者，曰王豫，曰張嶠，皆早死，故不傳。伯溫（百源子）雖授辟咤負劍之教，然所得似淺。東發謂：漁樵問答乃伯溫作，其中亦有名言，所惜者聞見錄之溺于輪迴也。予又爲旁搜，得楊（賢寶）周（長孺）等數人。述王張諸儒學案。

○禮負劍辟咤詔之辟咤，傾頭與語也。咤音耳異切（儿）。負劍，提抱小兒之狀。負謂致兒背上。劍謂挾於脅下，如帶劍也。

○馮雲濠案曰：底本是條末云：『且趙豐公（鼎）從子文（伯溫字）遊，卒』

能成中興昌明正學之功，則源流有不可沒者。」

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文定從謝楊游三先生以求學統，而其言曰：三先生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於遺書者爲多。然則後儒因朱子之言，竟以文定列謝氏門下者誤矣。今溝而出之。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述武夷學案。

○朱子作上蔡祠記有云，文定以弟子禮稟學。○晦翁東萊皆從籍溪（胡憲）遊，而籍溪則安定之從子也。

私淑洛學而未純者：陳了齋（璣）鄒道鄉（浩）也。唐充之（廣仁）關止叔（治）又其次也。了齋兼私淑涑水康節，學徒最盛。建炎（高宗）後，多歸龜山。述陳鄒諸儒學案。

大東萊先生（呂本中）爲滎陽冢嫡，其不名一師，亦家風也。自元祐（哲宗）後，諸名宿如元城龜山廬山了翁（陳璣）和靖以及王信伯之徒，皆嘗從遊，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溺于禪，則又家門之流弊乎！述紫微學案。

上蔡之門，漢上朱文定公（震）最著。三易⊖象數之說，未嘗見于上蔡之口，而漢上獨詳之。尹和靖胡文定范元長（沖）以洛學見用于中興，漢上實連茹⊙而出。顧世之傳其學者稍寡焉。述漢上學案。

⊖夏易連山商易歸藏與周易爲三易。⊙易拔茅連茹。

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陳淵）以愛堦爲首座，其力排王氏（安石）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於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羅從彥）。述默堂學案。

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間。⊖一傳爲延平（李侗）則邃矣，再傳爲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爲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

⊖論語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禮別子爲祖。（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

世爲始祖也。

龜山弟子，以風節光顯者，無如橫浦（張九成）而駁學亦以橫浦爲最。晦翁斥其書，比之洪水猛獸之災，其可畏哉！然橫浦之羽翼聖門者，正未可泯也。述橫浦學案。

武夷諸子，致堂（黃）五峯（宏）最著，而其學又分爲二。五峯不滿其兄之學，故致堂之傳不廣。然當洛學陷入異端之日，致堂獨矚然不染，亦已賢哉！故朱子亦多取焉。述衡麓學案。

紹興（高宗）諸儒所造，莫出五峯之上。其所作知言，東萊以爲過於正蒙，卒開湖湘之學統。今豫章以晦翁故祀澤宮，而五峯闕焉，非公論也。述五峯學案。

白水（劉勉之）籍溪（胡憲）屏山（劉子翬）三先生，晦翁所嘗師事也。白水師元城，兼師龜山。籍溪師武夷，又與白水同師譙天授。獨屏山不知所師。三家之學略同，然似皆不能不雜于禪。故五峯所以規籍溪者甚詳。其時間中又有支離

先生陸祐者，亦于三先生爲學侶焉。述劉胡諸儒學案。

中興二相：豐國趙公（鼎）嘗從邵子文遊，魏國張公（浚）嘗從譙天授遊。豐公所得淺，而魏公則惑于禪宗。然伊洛之學從此得昌，魏公以曾用陳公輔得謗，或遂疑其阻塞伊洛之學，與豐公有異同。未必然也。陳公良翰芮其煜之徒，亦吾道之疏附也。述趙張諸儒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豐公所得淺』四句，作『二公所得並疏，雖不足以望元祐之馬（溫公）呂（申公）而尹胡朱范（元長）之得以同升者，則其功也』。○公輔屏斥程學，上言伊川之徒，僞爲大言，皆宜屏絕。而尹和靖朱子發等皆爲所排。見原卷九十六紹興學禁。○魏公豐公共政，同心輔國。後以議回蹕不合，豐公遂去位。○詩予曰有疏附（箋）疏附，使疏者親也。

伊洛既出，諸儒各有所承。范香溪（浚）生婺中，獨爲崛起，其言無不與伊洛合。晦翁取之。又有襄陵許吏部（忻）得中原之文獻，別爲一家。蕭三顧（楚）則嘗學于伊洛，而不肯卒業，自以其所學孤行，亦狷者邪。述范許諸儒學案。

○今浙江金華。 ○今屬山西。

玉山汪文定公（應辰）少受知于湍石（喻樗）其本師爲橫浦，又嘗從紫微。然橫浦紫微並佞佛，而玉山粹然一出于正，斯其爲幹蠱之弟子也。述玉山學案。

○易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

和靖高弟，如呂（和問、廣問）如王（時敏）如郝（寬）皆無門人可見；鹽官○陸氏（景端）獨能傳之艾軒（林光朝）于是紅泉○雙井○之間，學派興焉。然愚讀艾軒之書，似兼有得于王信伯。蓋陸氏亦嘗從信伯遊也。且艾軒宗旨本于和靖者反少，而本于信伯者反多，實先槐堂之三陸（九韶、九齡、九淵）而起；特槐堂貶及伊川，而艾軒則否。故晦翁于艾軒無貶詞。終宋之世，艾軒之學，別爲源流。述艾軒學案。

○今浙江海寧縣。

○卷四十七莆田學案林亦之傳艾軒嘗講學於莆（福建莆田縣）之紅泉。

○雙井未詳。東井書堂在莆田縣東北二十里，爲林回年延艾軒講學之處。

楊文靖公四傳○而得朱子，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象山），浙東永嘉之學（止齋、水心），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然善讀朱子之書者，正當徧求諸家，以收去短集長之益；若墨守而屏棄一切焉，則非朱子之學也。述晦翁學案。

○王梓材案曰：自楊而羅而李而朱，僅得三傳，其云四傳者，統言之也。

南軒（張栻）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陳澧）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于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反誣之，斯之謂矣。述南軒學案。

小東萊（呂祖謙）○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惜其早卒，晦翁遂日與人苦爭，並詆及婺學；而宋史之陋，遂抑之于儒林。然後世之君子，終不以爲然也。述東萊學案。

○東萊金華人，金華舊稱婺州，故亦稱其學爲婺學。東萊好博綜羣論，尤喜史學，其流弊遂爲浙東一派，競尚功利，故朱子對之有微詞。

永嘉之學統遠矣，其以程門袁氏（溉）之傳爲別派者，自良齋薛文憲公（季宣）始。良齋之父（徽言）學于武夷，而良齋又自成一派，亦人門○之盛也。其學主禮樂制度，以求見之事功。然觀良齋以參前倚衡○言持敬，則大本未嘗不整然。述良齋學案。

○周禮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論語居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

永嘉諸子，皆在良齋師友之間，其學從之出，而又各有不同。止齋（陳傅良）最稱醇恪，觀其所得，似較良齋更平實，占得地步也。述止齋學案。

水心（葉正則）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

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道）淳（祐）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爲朱陸二派，而水心斷斷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述水心學案。

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陳亮）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

三陸子之學，梭山（九韶）啟之，復齋（九齡）昌之，象山（九淵）成之。梭山是一樸實頭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補于日用。復齋卻嘗從襄陵許氏（忻）入手，喜爲討論之學。宋史但言復齋與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則梭山亦然。今不盡傳，其可惜也。述梭山復齋學案。

○包顯道子。見原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

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離之學。但象山天分高，出語驚人，或失於偏而不自知；是則其病也。程門自謝上蔡以後，王信伯

林竹軒張無垢，至於林艾軒，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傳亦最廣。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爲能羽翼紫陽者，竟詆象山爲異學，則吾未之敢信。述象山學案。

○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心官），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朱張呂三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清江劉氏兄弟（靖之、清之）也。敦篤和平，其生徒亦徧東南。近有妄以子澄（清之）爲朱門弟子者，謬矣。述清江學案。

永嘉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說齋唐氏也。而不甚與永嘉相往復，不可解也。或謂永嘉之學，說齋實倡之，則恐未然。述說齋學案。

三陸先生講學時，最同調者，平陽徐先生子宜、青田陳先生叔向（葵）也。陸氏之譜，竟引平陽爲弟子，則又謬矣。述徐陳諸儒學案。

西山蔡文節公（元定）領袖朱門，然其律呂象數之學，蓋得之其家庭之傳。

惜夫翁季錄○之不存也。述西山蔡氏學案。

○西山字季通。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嘉定（甯宗）而後，足以光其師傅爲有體有用之儒者，勉齋黃文肅公（幹）其人與！玉峯（車若水）東發論道統，三先生之後，○勉齋一人而已。述勉齋學案。
慶源輔氏（廣）亦滄洲○之最也，遺書散佚，世所葺語溪宗輔錄者，特其糟粕。述潛庵學案。○

○乾淳之盛，晦翁南軒東萊稱三先生。

○學案以朱子南方學者，別爲滄州諸儒學案。輔氏後遷浙

之崇德。

○馮雲濠案曰：是條序錄底本云：「勉齋之外，慶源輔氏，其庶幾乎！故再傳而到黃東發韓

恂齋（翼甫）有以綿其緒焉。」

永嘉爲朱子之學者，自葉文修公（味道）與潛室（陳埴）始，文修之書不可考，木鐘集○猶有存焉。自是而永嘉學者漸祧良齋一派矣。述木鐘學案。

○潛室集其答門弟子之問爲木鐘集。

南湖杜氏兄弟（煜、知仁）之在滄洲，亦其良也。再傳而有立齋（範）爲嘉

定以後宰輔之最，聲望幾侔於涑水矣。其學傳之車氏（若水），是時天台學者皆襲質窗（陳者）荆溪（吳子良）[○]之文統，車氏能正之。述南湖學案。

○均見原卷五十水心學案。

蔡氏父子兄弟祖孫，皆爲朱學干城。而文正之皇極，[○]又自爲一家。述九峯學案。

○文正有洪範皇極，馮雲濠案曰：底本作「文正之象數，則西山之嫡傳也。」

滄洲諸子，以北溪陳文安公（澗）爲晚出。其衛師門甚力，多所發明。然亦有操異同之見，而失之過者。述北溪學案。

朱門授受，徧于南方：李敬子（燾）、張元德（洽）、廖槎溪（德明）、李果齋（方子）皆宿老也。其餘亦多下中之士，存之以附青雲耳。[○]李張諸子之書，吾不得而見之矣。述滄洲諸儒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附青雲句下云：「續伊洛淵源錄者，牽合諸儒門下，盡歸之朱子，可爲軒渠。」今

皆釐而正之。

宣公（張栻）身後，湖湘弟子有從止齋岷隱（戴溪）遊者，然如彭忠肅公（龜年）之節概，吳文定公（獵）之勳名，二游文清（九言）莊簡（九功）公之德器，以至胡盤谷（大時）輩，○嶽麓之巨子也。再傳而得漫塘（劉宰）實齋（王遂）誰謂張氏之後弱於朱乎？述嶽麓諸儒學案。

○馮雲濠案曰：底本胡盤谷上有項平甫三字。

宣公居長沙之二水，○而蜀中反疏。然自宇文挺臣（紹節）范文叔（仲黼）陳平甫（槩）傳之入蜀，二江_○之講舍不下長沙。黃兼山（裳）楊浩齋（子謨）程滄洲（公許）砥柱岷峨，蜀學之盛，終出於宣公之緒。述二江諸儒學案。

○湘水沅水。○涪江岷江。

明招○學者自成公（呂祖謙）下世，忠公（祖儉）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與嶽麓之澤並稱克世。長沙之陷，○嶽麓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無

考。而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述應澤諸儒學案。

○在武義縣東十五里，東萊講學於此。○恭帝德祐二年正月，長沙陷於元阿里海涯。○馮雲濠

案曰：底本有云：『宋之公相家講學以永其世者，莫如呂氏。』

象山之門，必以甬上四先生（楊簡、袁燮、舒璘、沈煥）爲首，蓋本乾淳諸老一輩也。而壞其教者實慈湖（楊簡）。然慈湖之言不可盡從，而行則可師。黃勉齋曰：『楊敬仲集，皆德人之言也，而未聞道。』予因采其最粹且平易者，以志去短集長之意，則固有質之聖人而不謬者。述慈湖學案。

慈湖之與絜齋（袁燮），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東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

○馮雲濠案曰：是條底本下有『再傳而有蒙齋（袁甫）』六字。

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嘻！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於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述廣平

定川學案。

槐堂之學，莫盛於吾甬上，而西江反不逮。如曾潭（傅夢泉）如琴山（傅子雲）以及黃（叔丰）鄧（約禮）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尙有嚴陵（詹阜民等）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

康節之學，不得其傳，牛氏父子（師德、思純）自謂有所授受，世弗敢信也。張行成疏通其紕繆，遂成一家。玉山汪文定公雅重之。其後如祝子涇（泌）又稍不同；至於廖應淮^①之徒，則益誕矣。康節本出於希夷（陳搏），其後卒流而爲應淮，所謂必復其始者與。述張祝諸儒學案。

^①廖氏自號溟洋生。能洞知未來，坐臨安市樓賣大衍卜，言宋鼎將移。

自淳熙至嘉定，疏附先後諸家者，有若邱忠定公（審）劉文節公（光祖）樓宣獻公（鑰）之徒；雖不入諸先生之學派，然皆能用先聖之道；而柴獻肅公（中行）尤醇。述邱劉諸儒學案。

嘉定而後，私淑朱張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了翁），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真德秀），有如溫公蜀公，不敢軒輊。梨洲則曰：『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予以爲知言。述鶴山學案。

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東發於朱學，最尊信，而不滿於西山。理度兩朝政要言之詳矣，宋史亦有微辭。述西山真氏學案。

○黃東發兩朝政要謂西山阿時相節清之。

勉齋之傳，得金華而益昌。說者謂北山（何基）絕似和靖（王柏），魯齋絕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履祥）尤爲明體達用之儒，浙學之中興也。述北山四先生學案。

○并白雲許謙稱四先生。

雙峯（饒魯）亦勉齋之一支也，累傳而得草廬（吳澄）。說者謂雙峯晚年多不同於朱子，以此詆之。予謂是未足以少雙峯也，獨惜其書之不傳。述雙峯學案。

鄱陽湯氏三先生（湯千、湯巾、湯中），導源於南溪（柴中行），傳宗於西山。而晦靜（湯巾）由朱而入陸，傳之東澗（湯漢），晦靜又傳之徑畷（徐霖），楊袁之後，陸學之一盛也。述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四明之學多陸氏，深寧（王應麟）之父（撝），①亦師史獨善（彌鞏）②以接陸學，而深寧紹其家訓；又從王子文（塾）③以接朱氏，從樓迂齋（昉）④以接呂氏；又嘗與湯東澗遊東澗，亦兼治朱呂陸之學者也。和齊斟酌，不名一師。宋史但夸其辭業之盛，予之微嫌於深寧者，正以其辭科習氣未盡耳。若區區以其玉海之少作爲足盡其底蘊，陋矣！述深寧學案。

①見原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

②見原卷七十四慈湖學案。

③見原卷八十一西山真氏學案。

④見原卷七十三麗澤諸儒學案。

四明之專宗朱氏者，東發爲最。日鈔百卷，躬行自得之言也。淵源出於輔氏。晦翁生平不喜浙學，而端平（理宗）以後，閩中江右①諸弟子，支離舛戾，固陋無

不有之。其能中振之者，北山師弟爲一支，東發爲一支，皆浙產也。其亦足以報先正惓惓浙學之意也。夫述東發學案。

○謂長江以西之地，今稱江西省爲江右。

四明史氏○皆陸學，至靜清（史蒙卿）始改而宗朱，淵源出於蓮蕩晏氏（淵）。○然嘗聞深寧不喜靜清之說易，以其嗜奇也，則似乎未必盡同於朱。其所傳爲程畏齋兄弟（端禮、端學）則純於朱者。述靜清學案。

○卽史彌鞏獨善輩也。而史蒙卿靜清則獨善之孫。○見原卷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

異齋（歐陽守道）之宗晦翁，不知所自。考之滄洲弟子，廬陵有歐陽謙之，實嘗從遊；異齋其後人邪？其遺書宗旨，不可考見。然異齋之門有文山（文天祥），徑嘖之門有疊山（謝枋得），可以見宋儒講學之無負於國矣。述異齋學案。○

○馮雲濠案曰：是條序錄底本云：「講學至殘宋，朱陸兩家，其流弊皆甚矣；所謂愈失其真者也。歐陽

異齋之爲朱學，不知所出，而所得甚醇；其弟子之最著者曰文山。徐徑嘖之爲陸學，不知所出，而其節

甚高；其弟子之最著者曰疊山。兩家其有光於師門者乎？世多推巽齋而詆徑，予特合之。述歐徐二先生學案。』及定刊本專爲巽齋學案，蓋徑、疊出，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中矣。

勉齋之傳，尙有自鄱陽。○流入新安。○者，董介軒（夢程）一派也。鄱陽之學，始於程蒙齋（端蒙）。○董盤澗（銖）。○王拙齋（過）。○而多卒業於董氏。然自許山屋（月卿）外，漸流爲訓詁之學矣。述介軒學案。

○鄱陽今屬江西省。

○郡名。隋移治休寧，後移歙。休寧、歙，今皆屬安徽。

○均見原卷六十九

滄洲諸儒學案。

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趙復）。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許行）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述魯齋學案。

靜修先生（劉因）亦出江漢之傳，又別爲一派。蕺山先生（劉宗周）嘗曰：靜修近乎康節。述靜修學案。

草廬出於雙峯，固朱學也。其後亦兼主陸學。蓋草廬又師程氏紹開。○程氏

常築道一書院，思利會兩家。然草廬之著書，則終近乎朱述。草廬學案。

○見原卷八十四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徑販歿而陸學衰，石塘胡○氏，雖由朱而入陸，未能振也。中興之者，江西有靜明（陳苑），浙東有寶峯（趙偕）。述靜明寶峯學案。

○胡長儒見原卷六十五木鐘學案。

繼草廬而和會朱陸之學者，鄭師山也。草廬多右陸，而師山則右朱；斯其所以不同。述師山學案。

有元立國，無可稱者，惟學術尙未替。上雖賤之，下自趨之，是則洛閩之沾溉者宏也，如蕭勤齋（爨）同渠庵（恕）輩，其亦許劉之徒乎？述蕭同諸儒學案。

元祐之學，二蔡（京、卞）二惇（章、安）禁之，中興而豐國 趙公弛之；和議起，秦檜又禁之，紹興之末又弛之。鄭丙 陳賈忌晦翁又啓之，而一變爲慶元之鋼籍矣。此兩宋治亂存亡之所關。嘉定而後，陽崇之而陰摧之，而儒術亦漸衰。

矣。其事蹟已散見諸公傳，又放大事表之意，述元祐慶元黨案以至晚宋如周密之徒，凡詆詈諸儒者皆附之。

荆公淮南雜說初出，見者以爲孟子。老泉文初出，見者以爲荀子。已而聚訟大起，三經新義累數十年而始廢，○而蜀學○亦遂爲敵國。上下學案者，不可不窮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聖學而雜于禪，蘇氏出于縱橫之學而亦雜于禪，甚矣西竺之能張其軍也。述荆公新學及蜀學略。

○荆公三經新義至南渡而廢棄。

○蘇氏蜀人，世遂稱其學爲蜀學。

關洛陷于完顏，百年不聞學統，其亦可歎也！李屏山（純甫）之雄文而溺于異端，敢爲無憚忌之言，盡取涑水以來大儒之書，恣其狂舌，可爲齒冷。然亦不必辯也；略舉其大旨，使後世學者見而嗤之。其時河北之正學且起，不有狂風怪霧，無以見皎日之光明也。述屏山鳴道集說略。

安定學案（原卷一）

文昭胡安定先生瓊（公元九九三——一〇五九）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①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許。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卽投之澗中不復展，恐擾心也。以經術教授吳中，范文正愛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諸子從學焉。景祐^②初，更定雅樂。文正薦先生以白衣對崇政殿，授試祕書省校書郎，^③辟丹州^④軍事推官，^⑤歷保寧^⑥節度推官。滕宗諒知湖州，^⑦聘爲教授。先生倡明正學，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愛敬如父兄。其教人之法，科條纖悉具備。立經義治事二齋。經義則選

擇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講明六經。治事則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講武以禦其寇，堰水以利田，算歷以明數是也。凡教授二十餘年。慶歷中，天子詔下蘇湖，取其法著爲令于太學。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阮逸同太常官，議於祕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專管勾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旁拓軍居以廣之。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弟子祖帳，百里不絕，時以爲榮。年六十七，諡文昭。詔賻其家，所著有易、書、中庸、義、景祐樂議，學者稱爲安定先生。是時禮部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而修飾之，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弟子也。在湖學時，福唐劉鬣往從之，稱爲高弟。後熙寧二年，神宗問曰：「胡瑗與王安石孰優？」對曰：「臣師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中，修進士

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尙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⑤明道^⑥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於蘇湖終於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非安石比也。帝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爲誰？』對曰：『若錢藻^⑦之淵篤孫覺^⑧之純明范純仁^⑨之直溫錢公輔^⑩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達用之學教於四方之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也。』帝悅。明嘉靖^⑪中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①如皋今屬江蘇省。

②宋仁宗年號。

③祕書省設校書郎四人。見宋史職官志。

④宋屬陝西路。

領宜川等縣三。今則屬於陝西省。

⑤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亦曰軍事推官。

④屬四川省，今閬中縣其舊治也。⑤屬浙江省，今吳興縣其舊治也。⑥音假。壅水爲埭也。⑦

仁宗康定後改元。⑧舍人爲宮內人之意，掌宮中之政，出廩分財，乃近侍之官也。宋東宮官設太子

中舍人舍人各一人。見宋史職官志。⑨魏置殿中監官，歷代因之。隋置殿內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

掌諸供奉，領尙食、尙藥、尙衣、尙金、尙乘、尙輦等六局。宋時，但爲寄祿官。⑩仁宗慶歷後改元。⑪安

定學侶。見原卷一安定學案。⑫掌宗廟禮儀之官。⑬太宗太平興國中，建祕閣，選三館書以置焉。

⑭唐以前，掌宮殿掖門戶，兼掌諸膳食帳幕。唐以後始專爲司膳之官。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⑮

大理掌刑法之官，爲九寺之一。設推丞四人。⑯緋音非，帛赤色也。唐制：品官服飾，四品服深緋，五品

服淺緋。銀魚，銀飾之魚也。爲唐時五品以上官章服。所以防召命之詐，爲出內符信也。見舊唐書輿服

志。⑰仁宗末年年號。⑱屬詹事府，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職擬黃門侍郎。⑲眞宗天禧四年建。

仁宗卽位，以奉眞宗御製。⑳管理句稽之意。㉑今屬福建省閩海道閩縣。㉒言天子建立準則，

爲四方萬民所取法也。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㉓並仁宗年號。㉔㉕並見原卷一安定學案。

㉖見原卷三高平學案。高平范文正之子也。㉗明世宗年號。

附錄

先生世居安定，○流寓陵州。父訥爲寧海節度推官。隨任生於泰州寧海鄉。○先生故址也。人稱之爲安定先生，溯其源也。

○宋安定堡。今屬於陝西省之安定縣。 ○宋屬西川路，領仁壽等縣二。今則屬於四川省。 ○宋屬

淮南路。今屬江蘇。

先生在太學，其初人未信服。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僑、顧臨輩，分置執事。又令孫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遊。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衆皆大服。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爲胡氏口義。

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於肯善堂，合雅樂歌詩。至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樂，琴瑟之聲徹於外。

先生初爲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尙

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尙節義者，使之以類，羣居講習。先生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或卽當時政事，俾之折衷。故人人皆樂從而有成效。朝廷名臣，往往皆先生之徒也。

徐積 ○初見先生，頭容少偏。先生厲聲云：『頭容直。』積猛然自省，不特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是不敢有邪心。

○安定高弟。見原卷一安定學案。

泰山學案（原卷二）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公元九九二——一〇五七）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①人。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徂徠^②介著名山左，^③自徂徠而下，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爲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旣，徂徠爲學官，作明隱篇以語於朝曰：孫明復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徒著書，種竹樹棗，^④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志，守硜硜^⑤之節之所爲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文正富文忠^⑥皆言先生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殿祇候說書。楊安國^⑦言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

先生姓名，坐貶。久之，翰林學士趙槩等言：孫復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乃復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年六十六卒。賜賻錢十萬。先生病時，韓魏公^⑤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所得著書十有五篇，錄藏祕閣。

① 卽今山西省之臨汾縣。

② 今稱山東爲山左，以其在太行山之左也。

③ 古栗字。

④ 音鏗。論語

硜硜然小人哉！謂見淺而固執也。

⑤ 富弼也。高平門人。見原卷三高平學案。

⑥ 字君倚。以五經及

第。仁宗時，爲崇政殿說書。在經筵二十七年，講說一以注疏爲主，無他發明。⑦ 韓琦也。高平同調。見

原卷三高平學案。

附錄

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眉皓白。故相李文定迪^①守兗，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

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安敢不承。』其女亦甘淡泊，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字復古。常章獻太后臨朝時，正色危言，時稱賢相。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過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爲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今河南商邱縣。

黃耒史案：先文潔公[○]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鈔讀伊洛書，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推其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爲吾子孫者毋蹈或者末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蓋先生應舉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書，以治經爲教。先生與安定同學，而宋史謂：『瑗治經不如復。』安定之經術精矣，先生復過之。惜其書世少其傳，其略見徂徠作泰山書院記。

○黃震謚文潔。

石介，字守道，奉符^①人。第進士，歷鄆州^②、南京^③推官，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④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⑤軍事判官。丁父母艱，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⑥下，葬不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其徒，魯人稱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學者從之甚衆。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蠹，著怪說三篇，及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忌諱。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⑦而杜公衍、章公得象、晏公殊、賈公昌朝、范公仲淹、富公弼、韓公琦同時執政，歐陽公修、余公靖、王公素、蔡公襄並爲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乃作慶歷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衆賢指杜等，大奸斥竦也。泰山見之，曰：『子禍始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判濮州^⑧，未赴，卒於家。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畔，搜其家，得先生書。夏竦欲因以修報復，且中傷杜公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詔下，時杜公在兗，以語官屬，龔鼎臣願

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孥戮非酷。不然，國家無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屬門生會葬，苟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同保，乃免斲棺。子弟羈管他州，亦得還。先生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韓二公共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今山東泰安縣。

○宋屬京東路，領須城等縣六。今則屬於山東省。

○宋設四京，以開封爲東京。

河南爲西京，應天爲南京，大名爲北京。

④鎮南，今屬雲南省。

⑤四川樂山縣。

⑥在山東泰安縣

東南四十里。

⑦宋初，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

⑧今屬山東。

附錄

守道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績聞其窮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一餐，則明日無繼。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倦遊錄。

歐陽公誌其墓曰：「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救時莫如養力，辨道莫如平氣。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發於褊蕩太過之詞，激猶可與爲善者之心，堅已陷於邪者之敵。羣而攻之，故回挽無毫髮，而傷敗積邱陵，哀哉！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視身輕，自謂大過上六，○當其任則其節有足取也。」

○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涑水學案（原卷七卷八）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先生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先生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麗，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歷官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麟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仁宗不豫，國嗣未立。諫官范公鎮首發其議，先生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范公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書再上，帝大

感動，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英宗立，詔兩制^⑤集議濮王典禮。先生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⑥爭之力，皆斥去。先生請與俱貶，不許。進龍圖閣^⑦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竟不獲辭。上疎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論治道，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先生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河朔旱傷，執政以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先生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與安石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辭祿事^⑧，責兩府^⑨，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侍講吳中以先生言是，帝

亦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魏公⑤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是以大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去，以端明殿⑥學士⑦知永興軍，⑧徙知許州。⑨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⑩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⑪帝欲復用先生，蔡確沮之。帝謂資治通鑑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⑫學士。凡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⑬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爲設六語云：『若此者罪無赦。』后以示先生，先生曰：『此

非求諫，乃拒諫也。改詔行之。先生又奏修身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朝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嘗以爲獻。茲乃復申其說。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元祐初，病作。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先生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喪。襚以一品禮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

必祝。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其兄大中大夫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者。』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惇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卞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於孔廟。明嘉靖中，祀稱先儒司馬子子康。』

○夏縣，即今山西夏縣。

○考試中最高之科目也。

○今安南北部之東京州。

○即周左右史之

職。

○山西舊太原府爲并州。

○宋時，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爲兩制。以翰林學士掌內制，知制誥

掌外制，故名。內制爲報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除拜之制誥，皆是。外制則百官除拜之詞也。①英宗爲濮安懿王子，卽位後，詔議崇奉濮王典禮，世謂之濮議。②時呂

晦、呂大防、范純仁等爲御史，力持稱濮王爲皇伯之議，與中書不合，皆被黜。③大中祥符中建，以奉

太宗御書御製。④宋制：學士資淺者爲直院，名曰直學士。⑤袞，唐代宗時人。開元中，詔宰相共食

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袞欲辭之，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

當辭祿。⑥宋時，以樞密中書爲兩府。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⑦韓魏公時官河北安撫使，請罷

青苗法。帝嘉其在外不忘王室，安石遂請疾不出。⑧端明殿，卽西京正衙殿。⑨專掌制誥，爲清要

之職。有承旨、侍讀、侍講、直學士等品秩之分。⑩今屬湖南省。⑪許州，今屬河南省。⑫御史

官署曰御史府，後漢以來曰御史臺。⑬充子安持，娶安石女。充心不善所爲，數爲神宗言新法不便。

神宗察充中立無與，遂相之。溫公貽書，責以變敝法，救天下之急，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充不能用。⑭殿在龍圖閣之東序。⑮衆哭曰臨。⑯陳州，今屬河南省。淮陽縣其舊治也。⑰門

下省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

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⑤王安石創其法：官預出錢以

貸民，納時加息二分，正月散而夏斂；五月散而秋斂。名曰青苗錢。⑥法：使民出錢雇役，依役之重輕，

民之貧富，凡常役人戶，各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⑦將猶奉也，詩『不遑將父』、『不遑將母』。⑧

溫公奏：人之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中人安可求備。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

則世無可棄之士……乞設⑨行義純固，可爲師表。⑩節操方正，可備獻納。⑪知勇過人，可備

將帥。⑫公正聰明，可備監司。⑬經術精通，可備講讀。⑭學問該博，可備顧問。⑮文章典麗，可

備著述。⑯善聽獄訟，盡公得實。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⑱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

⑳尚書省爲三省之一。省長曰尚書令，左右僕射次之。㉑法：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

常平倉。㉒哲宗嗣位幼沖，高太后臨朝。㉓姓耶律氏，初名契丹，後改爲遼，居熱河一帶，爲金所滅。

㉔本姓拓跋，唐賜姓李。世爲夏州節度使。宋時元昊稱帝，國號大夏。據有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

善及甘肅西北部。爲宋邊患。㉕晉遂贈死者以衣服曰襚。㉖五嶺之南也。今稱粵中曰嶺南。㉗

封州，今屬廣東省。㉘哲宗元祐後改元。㉙欽宗年號。㉚南宋度宗年號。

附錄

范純甫言：『公初官時，年尙少，家人每每見其臥齋中，忽蹶起，著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爲常，竟莫識其意。』純甫嘗從容問之。答曰：『吾時忽念天下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爲念，豈可不敬邪？』

呂晦叔曰：『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爲何官？」諮曰：「爲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爲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公嘗問康節曰：『光何如人？』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知言。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其重之如此。

陳忠齋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
一一』

朱子曰：『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

學問，其人嚴而正。」

劉漫堂麻城學記曰：「溫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

百源學案（原卷九卷十）

廉節邵堯夫先生雍（二〇二——一〇七七）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曾祖令進，以軍職逮事藝祖，始家衡漳。[⊖]祖德新，父古，皆隱德不仕。先生幼從父遷河南，[⊖]卽自雄其才，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必可致。居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養父之餘，刻苦自勵者有年。已而嘆曰：『昔人尙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始還。時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授以圖書先天象數之學。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蓬筮甕牖，不蔽風雨，而怡然有以自樂；人莫能窺也。富鄭公司馬溫公呂中公退居洛中，爲市園宅。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任意所適；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遇人無貴賤

賢不肖，一接以誠。羣居燕飲，笑語終日，不甚取異於人。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喜其真，久而益信服之。嘉祐中，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薦之，授試將作監簿。先生不赴。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

團練推官。皆三辭而後受命，終不之官。新法作，仕州縣者皆欲解綬而去。

先生曰：『此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王安石罷

相，呂惠卿參政，富公憂之。先生曰：『二人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

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先是於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

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

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至是，其言

乃驗。疾革，謂司馬公曰：『試與觀化一遭。』公曰：『未應至此。』先生笑曰：『死

生亦常事爾！』橫渠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

也。』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先生曰：『平生學道，豈不

知此然亦無可主張。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先生舉兩手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先生居內寢，議事者在外甚遠，皆能聞之。召其子伯溫謂曰：「諸公欲葬我近地不可，當從先塋爾。墓誌必以屬吾伯淳。」熙寧十年七月五日卒。年六十七。程伯子爲銘其墓。元祐中，賜諡曰康節。初，歐陽棐過洛見先生，先生自序其履歷甚詳。臨別屬之曰：「願足下異日無忘此言。」棐受而疑之，所謂不忘者亦何事邪？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當作諡議。方知先生所屬者在是也。所著有觀物篇、漁樵問答、伊川擊壤集、先天圖、皇極經世等書。咸淳初，從祀孔子廟庭。追封新安伯。明嘉靖中，祀稱先儒邵子。

○故城在今河北涿縣。

○卽降水。衡卽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其地在今河北曲周肥鄉

二縣之間。

○馮雲濠案曰：「明道誌先生墓云，「幼從父徙共城（河南輝縣），晚遷河南」誤也。」

④在河南輝縣西北七里。

⑤故城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

⑥將作監掌營造宮室之官。監、少監、

各一人。丞、主簿各一人。⑦今安徽阜陽縣其舊治也。⑧團練使唐置，大者至領十州。宋以團練使

爲虛銜，推官其僚屬也。⑨宋史王安石傳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

號爲新法。⑩字吉甫。阿附新法。攻擊善類。見原卷九十六元祐黨案。⑪在河南洛陽縣西南。隋煬

帝建。宋初重修，竝以巨石橫亘洛水，爲郡城之勝。今日上浮橋。⑫歐陽修之子。見原卷四廬陵學案。

栗音非。

觀物內外篇 ① 漁樵問答 ② 伊川擊壤集 ③ 先天圖

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④先天圖說。⑤

①內篇康節所自著。外篇門弟子所記述。②晁氏讀書記疑此書爲康節子伯溫所作。③所謂一

卽太極也。易繫辭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卽是此義。④濂溪之太極

圖，康節之先天圖，並云傳自方外，有謂同出於陳搏者。然皆由是以明宇宙萬有之發生。自太極開展，

而生萬事之序，大意相類，可互相參考。但濂溪曰太極，康節曰先天，兩家所論，又各有特徵。先天者，與

後天相對而言也。

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也。○

○此言八卦變爲六十四也。康節蓋以兩分法說明宇宙萬有發生之情狀。明道嘗謂康節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死生者，道也。觀物外篇。

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先天卦位圖說。

○謝无量中國哲學史曰：『心是能生，心法是所生之法。二者具而宇宙萬有並在其中矣。』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觀物外篇。

物莫大於天地，天地生於太極。太極卽是吾心，太極所生之萬化萬事，卽吾心之萬化萬事也。故曰天地之道備於人。○漁樵問答。

○日本高瀨武次郎中國哲學史曰：『邵子不但單說萬有，且約而歸之心界。言宇宙萬有，自心而生。森羅萬象，皆起於心。則全屬主觀之唯心論。與佛教所謂「萬物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之說相同。然邵

子始終不作唯心說，未見以自然界爲精神界，以非我爲我也。故不若謂之「物心同法說」，或「非我相同說」。其意不外謂自然界之現象，與精神界之現象，全從同一理法而生。大宇宙與小宇宙，可對比而研究。」

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①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伊川擊壤集自序。

①康節言性，不甚詳密，亦主性善說者也。其「心者，性之郛郭」一語，屢爲後儒所引用，與橫渠「心統性情」一語，同有重要之價值。

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觀物外篇。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

心，而觀之以理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不我物則能物物。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獨也。

觀物外篇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哉？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必入於義也，尚言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知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附錄

二程嘗侍太中公訪先生於天津之廬。先生移酒，飲月坡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致。明日，明道謂周純明曰：「昨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於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

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攢眉。所居寢息處名「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養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燒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嘗有詩云：「料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圖數之學，由陳圖南、搏种明逸、放穆伯長、修李挺之之才遞傳於先生。伯長剛躁多怒罵，挺之事之甚謹。先生居百源，挺之知先生事，父孝謹，勵志精勤。一日

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何如？』先生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挺之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不有性命之學乎？』先生再拜願受業。其事挺之也，亦猶挺之之事伯長。雖野店飯必襴，坐必拜。

○音闌。衫也。衣與裳連曰襴。士子之服也。

元祐中，韓康公尹洛，請諡於朝。常博歐陽棐議曰：『君少篤學，有大志。久而後知道德之歸。且以爲學者之患，在於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知以求於道，則蔽於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於聖人。雖深於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爲他神閒氣定，不動聲色，須處置得別。蓋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心都在緊要上，爲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事理精明。』

黃耒史案：「周程張邵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考其初，先天卦圖傳自陳搏，搏以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以授先生。顧先生之教，雖受於之才，其學實本於自得。始學於百源，堅苦刻礪，冬不爐，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者，凡數年。大名王豫嘗於雪中深夜訪之，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卽其前知，亦非術數比。明道嘗謂：「先生振古之豪傑。」又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有問朱子：「康節心胸如此快活廣大，安得如之？」答曰：「他是甚麼樣工夫！」又有問朱子：「學者有厭拘檢，樂放舒，惡精詳，喜簡便者，自謂慕堯夫爲人，何如？」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胸襟中這個學，能包括宇宙始終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卻恃個甚，敢復如此！」

濂溪學案（原卷十一卷十二）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一〇二七——一〇七三）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①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父輔成，爲賀州桂嶺縣令。母鄭氏，少孤，養於舅龍圖閣大學士鄭向家。景祐^②三年，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時有獄，久不決，先生訊立辨。部使者薦爲南安軍司理參軍。轉運使王逵慮囚失入，^③吏無敢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版^④歸，取告身^⑤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囚得不死。知郴州桂陽縣，用薦，改大理寺丞。知南昌縣，縣人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無冤矣！』嘗得疾，更一日夜，始甦。潘興嗣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以太子中舍簽書合州判官事，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在合州，不爲部使者趙清獻公抃所

知。及趙公爲虔守，熟視先生所爲，大服之。執其手曰：『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移判永州，已權知邵州。熙寧^⑥初，用趙公及呂正獻公公著薦，轉虞部郎中廣東
轉運判官，提點本路刑獄。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到者，衝瘴而往，以洗冤抑。以疾
乞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趙公再鎮蜀，將奏用，未
及而卒。年五十七歲。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葬江州德化縣^⑦之清泉社。二子：壽，
司封郎中。燾，朝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先生官南安時，二程先生父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因與爲友，使二子受學焉。卽明道先生顥，伊川先生頤也。嘉定^⑧十
三年，賜諡元公。淳祐^⑨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後改封道國公。嘉靖^⑩中，
稱先儒周子^⑪。

①今湖南道縣。

②仁宗年號。

③罪輕而罰重謂之失入。

④笏也，朝見時所執者。

⑤猶今之補

官文憑也。

⑥神宗年號。

⑦今江西九江縣。

⑧寧宗年號。

⑨理宗年號。

⑩明世宗年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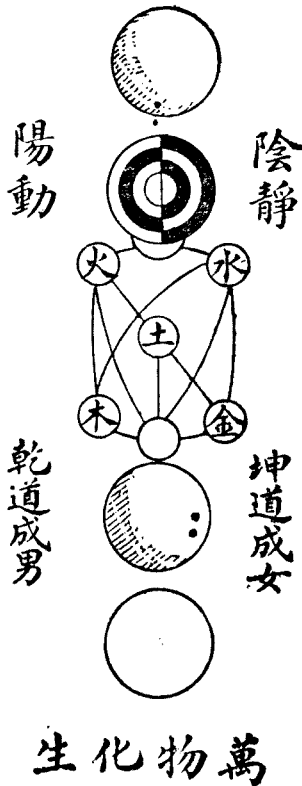
⑪

馮雲豪案：

『陳直齋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文集七卷。考朱竹君家藏本則編爲九卷。凡遺書雜著二

太極圖說 通書

太極圖 無極而太極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

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自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太極圖說④

①太極爲萬有之源，無形無狀，無聲無臭，有至極之理，而無一定之體，故曰無極而太極也。②易說

卦傳文。③易繫辭傳文。④此說前半爲純正哲學，後半示實踐哲學之淵源。日本高瀨武次郎以

此圖表明中國古來宇宙萬物發生之說，盡巧妙之極致。案此圖之來源，朱晦庵、張南軒等謂全屬

濂溪之手創。二陸（山象梭山）則疑非濂溪所作，嘗與晦庵往復辨論，爲當時最劇烈之論戰（參

學案原卷十二）至清黃晦木（宗炎）、胡拙明（渭）、朱竹垞（彝尊）俱著論辨其遠本道家。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水陰根陽，火陽根陰，①五行陰陽，陰

陽太極。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通書動靜第十六

○參圖中分黑白兩相間雜之一圈。蓋陰靜之半，猶坎卦☵之中實，故曰水陰（坎爲水）根陽也。陽動之半，猶離卦☲之中虛，故曰火陽（離爲火）根陰也。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通書理性命第二十二

○太極也。

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誠上第一④

○周子以誠爲倫理之大本，道德之根柢。薛文清（瑄）曰：通書一誠字括盡。○易乾卦彖傳文。

○易繫辭傳文。○此章遠自宇宙發生之原理說明『誠』爲倫理之原則。

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通書誠下第二

誠無爲。「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誠幾德第三

○行爲最初極微之動機，善惡由此起。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通書聖第四

動而正曰道。用而利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通書慎動第五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

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易乾卦象傳文。

○易損卦象傳文。

○易益卦象傳文。

○易繫辭傳文。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爲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通書道第六

○周子立仁義中正爲行爲之標準。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暗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通書師第七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

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卷第二

○『無欲』爲周子消極修爲之法。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此，誠動於彼，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幾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知幾其神乎！』通書思第九

○『思』爲周子積極修爲之法。○俱易繫辭傳文。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志學第十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

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通書顏子第二十三

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通書富貴第三十三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通書師友上第二十四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通書師友下第二十五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通書順化第十一

○「順化」爲周子政治論之要旨。蓋周子之政治論，仍本其純正哲學而推之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通書治第十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通書禮樂第十三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敍，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入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

欲至治者遠矣！通書樂上第十七

○周子以禮樂爲『爲政』之要具。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通書樂中第十八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

然。通書樂下第十九

附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焉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道曰：「既誠矣！心焉用養邪？」

自合州歸，王介甫提點。○江東刑獄。與先生相遇，語連日夜。介甫退而精思，不能得也。

○官名。宋時有提點刑獄、提點宮觀等官。

明道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點，音名，音哲。鼓瑟。孔子曰：「吾與點也。」見論語先進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又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又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

○橫渠張載字。

伊川見康節。伊川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黃山谷曰：『濂溪先生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犛羶，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

張南軒○曰：『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汨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術，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者若無豫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民莫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指於殘編斷簡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循其則；舉

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

○張栻也。朱晦庵之友。

黃勉齋○曰：『周子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也。至二程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

○黃幹也。朱晦庵之培。

黃未史案：『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復橫渠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數元公之破暗也。』

明道學案（原卷十三卷十四）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二〇三二——一〇八五）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爲河南人。高祖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珦，太中大夫。先生生而秀爽，叔祖母任抱之，釵墜，不覺，後數日，方求之，先生未能言，以手指示其處，得之。踰冠，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南山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先生謂其僧曰：「吾有職事，俟復見，爲吾取其首來觀之。」自是光不復見。改上元縣。盛夏隄決，法當言之府，府言之漕司，然後興作。先生曰：「若是，苗槁久矣！」竟發民塞之。歲乃大熟。上元當水運之衝，設營以處病卒，至者輒死。先生曰：「病者給券而後得食，待食數日，奚而不死？」乃白漕司，預貯米營中。死者減半。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屬吏將釋服。先生進

曰：『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蜥蜴^⑤而五色，自昔嚴奉以爲神物。先生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始至邑時，見持竿以黏飛鳥者，取其竿折之，自是鄉民子弟不敢復蓄禽鳥。其不嚴而令行如此。移晉城令。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雖至賤之物，價必騰湧。先生度所需，使富室預儲以待，及期，定價買之；貧富咸利。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之曰：『此錢令自用。』而不私請，一切不問。先生視民如子，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先生從容理其曲直，無不釋然。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孺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年，民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

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或詢其故，曰：『吾嘗疑此人惡少之勿革者也。』熙寧初，用呂正獻公著薦，爲太子中允，^④監察御史裏行。^⑤神宗素知其名，每召見，從容咨訪。將退，則曰：『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一日，議論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始退。中人^⑥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前後進說未有一語及於功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先生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新法旣行，先生言：『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善，及是雖不合，猶敬

其忠信，不深怒。俱出提點京西刑獄。先生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④奄人程昉治河，取澶率八百，天方大寒，而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先生曰：「彼逃死自歸，勿納必亂。」卽親往啓門，約少休三日。後役衆驩呼而入，具以事上，得不遣。昉後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懾。退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程中允誘之，吾且訴於上。」先生聞之，笑曰：「彼方憚我，故爲是言也。」果不敢訴。曹村埽⑤決，先生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請以廂兵見付，事或可集。」渙以鎮印假之。先生立走決所，激諭士卒。議者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耳。先生募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得引大索，兩岸並進，數日而合。遷太常丞，知扶溝縣。⑥廣濟⑦蔡河在縣境，灑河惡子脅取行舟財貨，歲必焚舟十數。先生捕得一人，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但使分地挽舟督察，作過者，其患始息。水災請發粟，司農遣使閱實，鄰邑多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先生請貸不已，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司農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日之衆寡，不以

戶之高下。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奄人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張甚，諸邑供帳，
① 惟恐得罪。至扶溝，主吏以告，先生曰：『吾邑貧，安得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中正亦憚之，不敢入境。有犯小盜者，先生諭而遣之。再發，盜謂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邪？』遂自經。除判武學，
② 李定劾其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已坐逸獄，責監汝州酒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③ 未行而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先生資性過人，而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五六時，與弟正叔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文潞公採衆議，而爲之表其墓曰明道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純公。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廟庭。明嘉靖中，祀稱先儒。程子。

① 舊直隸津海道西部之地。

② 管理文書簿籍，爲掾史之領袖。

③ 音錫亦，俗名四腳蛇，又名石龍。

④爲太子官屬。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⑤與清制某衙門某官上行走相似。⑥宦者也。⑦是

爲幕職。掌裨贊郡政，總理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長而罷行之。簡稱簽判。其衙署謂之簽廳。

⑧河工上所用以護隄補罅之材料。

⑨扶溝縣，今屬河南。

⑩宋史河渠志廣濟河自開封歷陳留、

曹、濟、鄆，其廣五丈。

⑪猶言鋪設也。

⑫宋神宗始置武學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爲教授，教

學子習諸家兵法。

⑬掌皇族之事。

識仁篇 定性書 語錄 陳治法十事

詩書中凡有一個主宰的意思皆言「帝」，有一個包涵徧覆的意思則言「天」，有一個公共無私的意思則言「王」。上下千百歲中若合符契。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賦予萬物者謂之「天命」。語錄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

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語錄①

①明道之宇宙論，亦本於易。以乾元一氣爲宇宙之根本；生生，其宇宙觀也。

『生生之謂易，①』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只是善也。善便有一個元的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卻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語錄

①易繫辭傳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哉？語錄

觀天地生物氣象。語錄

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①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語錄

①無獨有對，爲明道之宇宙真相觀也。卽明道所謂天理也。自然之理也。

萬物莫不有對，一陰一陽，一善一惡，陽長則陰消，善增則惡滅，斯理也。推之其遠乎！人只要知此耳。語錄

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但當察之，不可自入於惡，流於一物。語錄

質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理也。

語錄

吾學雖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語錄

生之謂性。①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

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卻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語錄

○知明道之宇宙真相說，乃可明明道之性說。蓋儒家哲學多自其宇宙說而推及其倫理說焉。

宋儒分性爲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此氣質之性也。

○此本然之性也。

○易繫辭傳文。

○論語文。

⊙此條明道詳論氣質之性，學者疑其未備，至伊川乃明本然之性。

觀雞雛可以觀仁。⊙語錄

⊙明道最善言仁，意義至多，此示狹義之仁也。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語錄

⊙身子也。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求仁之方也。醫書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爲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語錄

○此示廣義之仁也。

醫書言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語錄

○論語文。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⑤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

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識仁篇

○劉蕺山曰：『先與識個大頭腦所在，便好容易下工夫也。』

○此廣義之仁也。

○此狹義之仁

也。④以誠敬存，進修之術也。爲二程爲學工夫最致力之處。

黃梨洲曰：『說誠敬存之，便說不

須防檢不須窮索，說執事須敬，便說不可禁持太過，惟恐稍有留滯，便與天不相似。此卽孟子說勿忘，隨以勿助長救之，同一掃迹法也。』

⑤溝渠西銘之舊名。

問：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語錄

○何事也。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至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幾之先見，故曰『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

○語錄

○均易文言傳文。

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語錄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務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汜濫無

功。語錄

○明善卽致知事也。

性與天道，非自得之，則不知。故曰『不可得而聞。』○語錄

○論語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覺悟便是信。語錄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語錄

學在知其所有，又在養其所有。語錄

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論語子張篇。

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則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惟在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辟與僻同。朱子曰：辟如驅僻一般，大約要鞭督向裏去。○論語文。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曲禮文。視與示同。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洒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洒

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慎獨。○

○中庸「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學始於不欺暗室。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心要在腔子裏。

○易象傳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

○孟子所謂「勿助長」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昔在長安倉中閒坐，後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尙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而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

今學者敬而不見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的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的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只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

○論語文。

今至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賸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慙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源也。

○孟子引孔子語。○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正」爲把捉之意。○恁音祗。猶「如此」也。俗言。

「亦須且恁去」言只得如此做去也。④論語文。

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

涵養到著落處，心便清明高遠。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

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明道弟子。字端伯。洛陽人。籲音裕。○易文言傳文。

敬勝百邪。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卽此是學。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語詞於也。

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無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無間斷。

○二程學說同處甚多，而誠敬說尤爲脗合無間者。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於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千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易說卦傳文。○言老於其事也。○莊子是以行年七十而志斲輪。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己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

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不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定性書

①黃勉齋曰：『性字當作心看。』

②黃未史曰：『無情祇是無私情也。』

③黃勉齋曰：『此書大

意，不過此二句。擴然大公，是不絕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④自私用智，則不能如天地之無

心，聖人之無情，君子之大公順應。卽有將迎，有內外之意。

⑤良，易卦名，此作止解。人之四肢百骸，皆

能動作，惟背不能動。良其背，止其所當止也。朱子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行而止也。』

⑥張橫渠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問明道先生，先生因作是書。黃未史曰：

『嘉靖中，胡柏泉松爲太宰，疏解定性書，會講於京師，分作四厨：一者，天地之常，心普物而無心，此是

天地之定。二者，聖人之常，情順物而無情，此是聖人之定。三者，君子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是君

子之定。四者，吾人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觀理是非，此是吾人之定。吾人希君子，君子希聖人，聖人希天

地。是日，天下計吏俱在京，咸會於象房所，約五千餘人，羅近溪、耿天臺、周都峯、徐龍灣並參講席，莫不

飽飲斯義。』識仁篇與定性書爲明道學說之精髓。明道功夫醇熟，於定性書可以見其造詣之深。宋

革稱事爲制乎？然至於爲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理之所不可易，人之所賴以生，則前聖後聖，未有不同條而共貫者。如生民之稱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故後世盡其道則大治，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顧忘其實，此固末世陋儒之見，誠不足以進於治矣。然儻謂今世人情已異於古，先王之迹必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獨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急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未有不須師友而成其德者。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受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不著，而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修百度而理萬化也。唐存其略，而紀綱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鬱而未興。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之，常產以厚其生。經界必正，井地必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尙存口分授田之制。今益蕩然，富者田連阡陌，跨州縣而莫

之止；貧者日流離餓殍而莫之卹，倖民猥多，衣食不足，而莫爲之制；將生齒日繁，轉死日促，制之道所當漸圖；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聯屬統治其民；故民安於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學校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者也。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舉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士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國力，匱國財極矣！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將大貽深患；府史胥徒之毒徧天下，而日爲公人，舉以入官，不更其制，何以善後？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國有三十年之通，○餘九年之食，以制國用。無三年之食者，則國非其國。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一遇年歲之凶，卽盜賊從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當何以處之？宜漸

從古制，均田務農，俾公私交務於儲餘，以豫爲之備，未可以幸爲恃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游食，不可貲度，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宜酌古變今，均多卹寡，漸爲之業，以振救其患。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①六府之任，列之五官；②山虞③澤衡④各有常禁，夫是以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也。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取之無節，用之不時，林木焚赭，斧斤殘傷，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殘耗竭，而侵尋⑤不禁，宜修古虞衡之職，使將養之以成變通長久之利。古冠婚喪祭車服用，差等分別，莫敢逾僭，故財用易終，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詐虔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此大亂之道也。因先王之法，講求而損益之，凡此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然是特其端緒，必可施行之驗也。云爾！如科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必稽之經制而合，施之人情而安，

惟聖明博擇其中。陳治法十事④

①總也。禮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②水、火、金、木、土、穀也。書六府三事允治。③古有五官，司徒、司馬、

司空、司士、司寇也。④虞，古官名。掌山澤者。⑤掌山林之官亦曰衡。⑥卽侵淫，「遂往」之意也。

⑦胡敬齋曰：若依他做，三代之治，可運於掌。惜乎神宗惑於王安石功利之言而不能用也。

附錄

先生數歲，卽有成人之度。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已見志操矣。

十五六歲，與弟伊川受學於濂溪，卽慨然有爲聖賢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意。

明道作縣，嘗於座右書「視民如傷」。云：顯每日嘗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決撞了人，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

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爲得御史體。

先生爲御史時，神宗嘗使推擇人才，所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天下咸稱允當。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口不然。

程氏遺書曰：「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故先生嘗教謝良佐曰：「賢讀書，慎不要循行數墨！」

○二程弟子，字顯道，上蔡人也。

又曰：「良佐昔錄五經語作一冊，伯淳見之，謂曰：「玩物喪志。」」

上蔡曰：「先生善言詩，他又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又曰：「昔伯淳先生教子，只管看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是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

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歸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二程弟子。字師聖。○二程弟子。名光庭，公掞其字也。掞音閃。

張橫浦曰：「明道書窗前有茂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張九成也，字子韶。

黃未史曰：「伊川之表先生墓謂：「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於千四百年之後一人而已。」自斯言出，後人羣然無異辭也。而要

識先生之所以爲真儒千四百年後之一人者何在？蓋由其學本於識仁，識仁斯可以定性。然仁果何以識？先生曰：「存久自明。」則存養之功爲要也。先生又曰：「學者識得仁體，先實有諸己；只要義禮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又曰：「學以知爲本。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又曰：「悟則一句句皆是這個道理。已得後，無不是此事也。」夫曰「存久自明」，曰「先實有諸己」，將經義只爲栽培，曰「學以知爲本」，曰「悟」，將論先生之學者，又疑爲禪矣。不知儒釋之辨，只在有理與無理而已。非必凡內求諸己務求自得者，便是禪；懂失向，沿門乞火者，便是儒也。先生自道：「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而伊川亦云：「性卽理也。」又云：「人只有個天理，卻不能存得，更做甚人！」兩先生之言，如出一口，此其爲學之宗主。所以克嗣續洙泗，而迥異乎異氏之滅絕天理者也。至於先生之德性和粹，劉安禮謂：「從先生三十餘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而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及兵刑水利之事，無不悉心精練。使先生而得志

有爲，三代之治，不難幾也。」

伊川學案（原卷十五卷十六）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一〇三三——一〇七）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即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爾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頤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先生曰：

『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爾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章句入，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於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曰：『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

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綾覆之。講畢，進言曰：

『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

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

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

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中公范堯夫^④入侍經筵，聞先生講

說，退而歎曰：『真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

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⑤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

迂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

『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

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⑥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

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⑦以爲懇望去官。紹聖間，黨論削籍，竄涪州。

^④徽宗卽位，移岐州，^⑤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⑧言：『程頤以邪說誣行，惑亂

衆聽，而尹焞張釋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匍匐以吊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謗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

①見滎陽學案。

②英宗年號。

③宋時，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等，皆稱經筵官。

④掌封駁。凡制勅

有不使，則駁正其違失。⑤唐時以尙書、中書、門下三省之長官爲宰相。又以其官隆重，不常置，以他

官攝其職，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省稱同平章事。宋因之，而以參知政事爲之副，其尤崇者曰平章

軍國重事。⑥仲淹子純仁也。⑦見濂溪學案。字經父。呂申公稱其性本伉直，然蠢不曉事，爲浮薄

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知爲所紿，憤鬱嘔血，以致不起。卽指劾伊川也。⑧官監察御史。⑨今四川

涪陵縣。涪音浮。⑩今湖北宜昌縣。⑪字謙叔，徽宗時累官尙書左丞。⑫字彥明，賜號和靖，伊川

弟子。有和靖學案。（焯音禿溫反。）⑬字思叔，伊川弟子。⑭徽宗年號。

語錄 顏子所好何學論 四箴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①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

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語錄

①黃耒史曰：『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也，猶云陰陽之能運行者是道也。卽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意。』所以「二字，要善理會。』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

○高濂武次郎中國哲學史曰：『明道爲氣一元論，伊川則說理氣二元。理氣二元論，至朱子益密，而伊川實爲之端。』

真元之氣，氣之所由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關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於此，則殊與天地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於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關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真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

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語錄

○謝无量中國哲學史曰：『真元卽是理。屈伸往來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是理。理是能生，氣是所生。能生者生生不已，故氣自然不窮。不必以前氣復爲後氣，致「能」「所」倒置也。』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復易卦名。七日來復，易象傳語。○言自坤☷之無陽，而復生復☱之初陽也。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問：『孟子言「心一性一」，天一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

「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語錄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

語錄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

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亦有可移之事。』

○荀卿言性惡。揚雄言性善惡渾。○指一種衝動之能力。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才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

才質使之然也。」

○論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文。○孟子：『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顯有不合之處。伊川謀結合二子之論調，創立性說之先決問題，而謂性氣並論之說，性說於以大備。

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語錄

○朱子曰：『性卽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亦自古無人敢如此道。』○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個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

謂之中也，須有個形像。』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

○指未發之中。

沖穆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所謂耳無聞目無見也。

○所謂見聞之理在也。

○未應即未發之謂。已應即已發之謂。朱子曰：

「未應固在先，卻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卻只是未應時理。」

○朱子曰：「所謂塗轍，即是所由

之路。「既是塗轍，卻只是一個塗轍。」恐是記者欠了字。」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

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

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

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

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

蓋傷其不得至于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

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

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

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

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強記

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顏子所好

○論語「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性其情，卽復性也。此性爲動

詞。○情其性，言情化也。○四知所養，一本作知所往。朱子曰：恐往字爲是，往與行字相應。○五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六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七此篇論修爲之方，先明諸心知所

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而行之必果，守之必固。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語錄 ○

○朱子曰：『此兩言者，如車兩輪，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朱子曰：『最是他說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乎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

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鮮也。

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怎音枕。怎生猶言如何樣也。

○細切肉爲膾，燔肉爲炙。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

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學莫貴於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

爲得者，未之有也。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只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非內則外也。聞之知之，非自得也。○不假見聞默識而心通也。蓋超越尋常知識，脫離普通感覺之域，而開朗心靈界之眼，以默會神妙之局，如斐希德 Fichte 所稱「知之直覺」者是也。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孟子『是集義所生者』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

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易文言傳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尙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尙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

未遂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名大臨，與叔其字。伊川弟子。見呂范諸儒學案。

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敬而無矢，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矢，即爲中也。

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乎？』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中，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

比○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

○與叔也。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四箴序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視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聽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

是樞機，^④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言箴 哲人知幾，^⑤誠之于思，志士厲行，守之于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⑥克念，戰兢^⑦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動箴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中庸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

朱註：服，猶著也。膺，胸也。著之心胸之間也。 ○易乾文言傳：閑邪存其誠。 ○易繫辭傳：言行君子之

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易繫辭傳：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論語：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

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唯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

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

四靈也。巽至，此體信達順入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地，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④

①論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②大學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③孟子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④論語子路問仁。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⑤中庸引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⑥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⑦禮麟、鳳、龜、龍，謂之四靈。⑧禮先王

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⑨中庸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⑩中庸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於喪己。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

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探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吾身，君子弗學。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日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管杜預也。元凱其字。作春秋左傳集解。此集解序中語。

○子游子夏也。論語德行，顏淵問子禽言。

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論語季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

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㊀耳。

○韓非子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
○酒滓也。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附錄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太中公見濂溪學案。○今四川廣漢縣。

明道猶有謔語。嘗聞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

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

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穎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字持國，穎昌人。伊川學侶。見范呂諸儒學案。

○今河南許昌縣。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穎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牒，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

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呂大防也。元祐初，封汲郡公。

○音兼。重絹而其色微黃者。

崇寧三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張釋也。

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卿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伊川言『性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顛破不得。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真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於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生靜矣。』

○元吳澄幼清也。見卷九十二草廬學案。

劉蕺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能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學者稱伊川也。○學者稱明道也。

黃梨洲案曰：『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隨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立，至朱子又加詳焉。于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于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黃耒史案曰：『黃文潔公○曰：「自孔孟歿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

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逮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說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于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庵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尙欠一格。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第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于密察邊耳。至于大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宋黃東發震也。門人私謚文潔先生。○明嘉靖進士。少學於湛若水，深造實踐。學者稱一庵先生。

○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自二程大加表章，詳爲論說，至淳熙始編爲四書。

橫渠學案（原卷十七卷十八）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一〇二〇——一〇七七）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卒官，諸孤皆幼，不克歸，以僑寓爲鳳翔郿縣。橫渠鎮人。先生少孤自立，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邠人焦寅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手中庸一編授焉。遂翻然志于道。已求諸釋老，乃反求之六經。嘉祐初，至京師，見二程子。（二程于先生爲外兄弟之子，卑行也。）先生與語道學之要，厭服之。因渙然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當是時，先生已擁臯比。講易京邸，聽從者甚衆。先生謂之曰：『今見二程，至深明易道，吾不及也，可往師』

之。卽日報講。文潞公以使相^④判^①長安，聘延先生于學宮，命士子矜式焉。舉進士，仕爲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爲先。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親與勸酬爲禮。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所苦。每鄉長受事，至輒諄諄與語，令歸諭其里閭。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若曹某事，若豈聞之乎？聞則已，否則詰責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丕變。熙寧初，遷著作佐郎，^①簽書渭州^②軍事判官。用中丞呂正獻公薦，召對，問治道。對曰：「爲治不法三代，終苟道也。」神宗方勵精於大有爲，悅之，曰：「卿宜日與兩府^③議政，朕且大用卿。」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後，當有所獻替。」上然之。除崇文院校書。時王安石執政，謂先生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公與人爲善，孰敢不盡？若教玉人琢玉，^④則固有不能者矣。」安石不悅，以按獄浙東出之。程純公時官御史，爭之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⑤然且讞^⑥囚，庸何傷！」獄成，還朝。會弟御

史戩^⑤爭新法，爲安石所怒，遂託疾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曰：『吾學旣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告諸生以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的，以禮爲體，以孔孟爲極。患近世喪祭無法，期功以下，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襲用流俗；於是一循古禮爲侶。教童子以灑掃應對。女子未嫁者，使觀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於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於古。熙寧九年，呂汲公薦，召同知太常禮院。⑥會言者欲講行冠婚喪祭之禮，以善俗，禮官持不可，先生力爭之。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疏正之，俱不能得。復謁告歸。中道疾作，抵臨潼，⑦沐浴更衣而寢。旦視之，逝矣。時十年十二月也。年五十八。囊笥蕭然。明日，門人在長安者咸奔哭，致賻襚，⑧乃克斂。詔賜館職。⑨賻奉喪還葬於涪州。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

親居憫以天下爲念，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貧者，輒麤糲與共。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法，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卽貧富不均，教養無法；誰欲言治，牽架而已。與學者將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以推明先王之遺法。未就而卒。所著曰東銘、西銘、正蒙。嘉定中，賜諡。淳祐初，追封郿伯。從祀學宮。

①古地名。今河南開封縣。

②隋置殿內省，有監、少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尙食、尙藥、尙衣、尙金、尙

乘、尙輦等六局。宋時，但爲寄祿官。

③郿縣，卽今陝西郿縣。

④郿，卽今陝西省郿縣。

⑤仁宗年號。

⑥洮，水名。在今甘肅。

⑦仁宗最後年號。

⑧虎皮也。

⑨位兼將相者之稱。通考宋制：親王、樞密使、

留守、節度使等兼中書令或侍中、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

⑩以大兼小謂之判。如唐以宰相判六軍

十二衛事。

⑪唐以前爲掌國史之官。至宋別有國史院，故著作郎爲寄祿官。

⑫今甘肅隴西縣。

⑬宋以中書省與樞密院爲兩府，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

⑭孟子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⑮詩：淑問如臯陶。淑問，謂善聽訟也。

⑯音彥。平議罪獄曰

識。

①字天祺。橫渠季弟。見橫渠學案。

②太常掌宗廟禮儀之官。宋時，內官有同知閣門事、同知樞

密院事，其府州軍亦有同知府事、同知州軍事。

③臨潼，即今陝西臨潼縣。

④音附遂。以財助喪儀

曰賻。以衣服贈死者曰襚。

⑤宋史職官志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閣直院，則謂之館

職。

正蒙 西銘 理窟 性理拾遺 語錄

太和所謂道。①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②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③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網緼，④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如此：謂之知學。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⑤其智不足稱也已！

正蒙太和篇第一

①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橫渠明器卽是道，與伊川所謂「陰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

有異。明道曰：『子厚以清虛一大明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晦庵曰：『以太虛太和爲道體，卻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之謂和處。』 ①元氣蘊釀也。易天地網緼。 ②謂此氣之流行：始則潛孚默運，幾微易簡，初無形迹，而萬物生，若不知其難者，故曰乾易。及其究極，廣大堅固，庶物露生，洪纖畢達，有迹可見，亦不覺其勞者，故曰坤簡。易繫辭傳：『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③莊子『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沈括云：野馬，乃田野間浮氣。 ④論語：『雖有周公之才之美。』

氣塊 ①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網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②正

蒙太和篇第一

①音央，上聲。說文謂：霧味塵埃也。此狀氣網緼盛大之象。 ②謂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皆是氣之渣滓，然莫非道理上而發見也。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

大義。

正蒙太和篇第一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天道不窮，寒暑也；衆動不窮，屈伸也；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世人每一道及鬼神，先存怪誕之念。而哲學上所謂鬼神之意義，無此性質。橫渠亦自宇宙造化說鬼神，蓋就造字之本意釋之：則鬼者，歸也；神者，伸也；不過言氣之一伸一屈者而已。朱晦庵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程子之說固好，但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正

蒙太和篇第一

○易繫辭傳『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篇第一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正蒙乾

稱篇第十七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

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④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⑤物而不化；二者雖有問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正蒙

太和篇第一

①順而不妄，言俱循自然進動之方式，而無有踰越也。②散入無形，本非有滅，故曰適得吾體。③

聚爲有象，本非有增，故曰不失吾常。④指釋氏知散而不知聚也。⑤指老氏知聚而不知散也。

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①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②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③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

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固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四 正蒙太和篇第一

○道德經『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圓覺經『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如迷人

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爲自身相，六塵緣影爲自心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三 謂天地人

也。易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四 孟子諉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

心統性情者也。○性理拾遺

○從前學者，多并心性爲一。橫渠則別而言之，以心爲吾人精神界全體之總名，而性則自心之本體言之，情則自心之發動言之。朱晦庵曰：『橫渠此句，乃不易之論。』

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性理拾遺

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性理拾遺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

者焉。正蒙誠明篇第六

○橫渠爲天地氣質兩性說首創之人，於學術上貢獻甚大。朱晦庵曰：『氣質之說，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說到。』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正蒙誠明篇第六

○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曰：『橫渠之意，謂天地之性，萬人所同，如太虛然，理一也；氣質之性，則起於成形以後，如太虛之有氣，氣有陰陽，有清濁，故氣質之性，有賢愚善惡之不同，所謂分殊也。雖然，陰陽者，雖若相反，而實相成，故太虛演爲陰陽，而陰陽得復歸於太虛；至於氣之清濁，人之賢愚善惡，則相反矣；比而論之，頗不合於論理。』○猶勉勉也。○易繫辭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語錄

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正蒙誠明篇第六

○論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 ⑤

①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渾然處於中間者也。②乾陽坤陰，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爲體者也；故天地之塞吾其體。③乾健坤順，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

天地之帥吾其性。孟子『志，氣之帥也。』④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有若吾兄。⑤孤兒幼子，後吾

生於天地間，有若吾弟。⑥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⑦賢人，特天地之秀也。⑧音隆。素問『膀胱

不利爲癰。』⑨音瓊。無兄弟也。⑩于時保恤之，是子之能翼天以代養此窮民也。詩周頌『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⑪違天地之心而不愛其親也。⑫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⑬踐人之形，

盡人之性，是天地之肖子。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⑭易繫辭傳『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朱晦庵曰：『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

也。』⑮詩大雅『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孝經引詩『無忝爾所生。』⑯孟子『存其心，養

其性，所以事天也。』詩『夙夜匪懈，以事一人。』⑰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孟子『博奕好飲酒，

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⑱穎考叔爲穎谷封人，獻於鄭莊公，請遺羹於母，以起莊公之孝。左丘

明引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稱之。見左傳。④孟子『舜妻妾齊慳，瞽瞍亦允若。』又一『經盡事

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底，致也。豫，悅樂也。⑤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獻公寵驪姬，欲立其子奚齊，使申

生居曲沃。驪姬譖之，申生自殺。春秋稱其爲恭世子。⑥禮『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論語

『曾子疾病，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⑦伯奇，周尹吉甫之子。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履，而使踐霜挽車。伯奇順父之命，

無怨尤於天地。⑧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⑨沒則安其心志而不亂。⑩橫渠嘗銘其書室之

兩牖，東曰砭愚，西曰訂頑。伊川曰：是起爭端，不若曰東銘西銘。乃改砭愚曰東銘，訂頑曰西銘。程門專

以西銘開示學者。游定夫（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

者也。日本高瀨武次郎曰：西銘者，將古來儒家倫理思想之精神，打成一團，簡易表明之者也。周子

太極圖說之於哲學，與張子西銘之於倫理學，二者之功績幾同。太極圖說乃集古來諸子發達於隱

微間之宇宙觀，更進而爲正確之宇宙說。西銘乃總括古來聖賢發達於隱微間之人生觀，而爲歷然

至大之倫理說也。故太極圖說與西銘，可謂宋學之雙壁。又曰：程明道識仁篇與橫渠之西銘，皆示儒

教倫理之極致。但西銘說仁之處，意更廣遠。而其存養工夫，不若識仁篇之緊切。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爲貴。正蒙誠明篇第六

○程明道解西銘曰：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故學者先須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理窟

○橫渠標出「變化氣質」四字，爲修爲之術。是其學說之真髓。

虛心則無外以爲累。語錄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卽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

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理窟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廣體胖。』心既宏大，則自然舒泰而樂也。若心但能宏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宏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慎戒之。理窟

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卻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理窟

①書『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②論語『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③論語鄉黨篇

專記孔子之形色言動。

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常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上去卽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語錄

○橫渠重禮。教門下，主日常動作，必合於禮。明道嘗評之曰：「橫渠教人以禮，固激於時勢。雖然，只管正容謹節，宛然如喫木札，使人久而生嫌厭之情。」是以知其守禮之篤矣。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正蒙中正篇

○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朱晦庵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易繫辭傳「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論語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正蒙神化篇第四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神化篇第

四

○易繫辭傳『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理窟

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是疑。譬之行道者，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理窟

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

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理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

理窟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

論語說

○孟子『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

則自然心正矣。理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正蒙有德篇第十二

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卽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爲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理窟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正蒙中正篇第八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正蒙中正篇第八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正蒙中正

篇第八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理窟

○謂井田也。周制授田之法，以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爲私田。形如井字，故稱井田。公家但收其力以助耕公田，不復稅其私田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答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以天下之土，基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定計。『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理窟

○周禮『五家爲比，使之相保。』○論語文。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基畫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

有田產之家。雖以其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旣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立田大夫治之。今旣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

附錄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可語者，必丁

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呂與叔行狀

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

○范育也。橫渠門人。見呂范語儒學案。

橫渠著正蒙時，處處置筆硯，得意卽書。明道云：『子厚卻如此不熟！』

橫渠嘗言：吾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於此。須臾而不如，則便不仁不孝也。』

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明道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智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伊川答橫渠書曰：『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躋，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問：『橫渠之言有迫切處否？』伊川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

無寬舒之氣。」

伊川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卻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指陝西省。東至函關，西至隴關，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橫渠陝人，後人即稱橫渠學派爲關學。[○]陳相學於陳良，至滕，盡棄其師之學，而學於農家許行。孟子稱其「師死而遂倍之。」見孟子。

又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又曰：『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楊龜山致書伊川，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於兼愛。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若西銘明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孟子『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墨者）二本故也。』

龜山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曰：『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尹和靖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又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爲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朱子曰：『橫渠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橫渠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而今理會得，有下落底，臨事尙脚忙手亂；況不曾理會得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則不必如此。又曰：『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注致，推致也。曲，一偏也。

又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又曰：

「曾子剛毅，立得牆壁在，而後可傳之子思孟子。伊川橫渠甚嚴，游楊之門倒塌了。」○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

○晦庵嘗謂龜山門下多柔弱，其流必至於常人。

又曰：「橫渠說做工夫處，更精切似二程；二程資稟高明潔淨，不大段用工夫。橫渠資稟有偏駁夾雜處，大段用工夫來。觀其言曰：「心清時少，亂時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其亂時反是。」說得來大段精切。」

又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

又曰：「學者少有能如橫渠輩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真是可

畏！」

或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先生亦不及。」朱子曰：「不

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

問：『西銘仁孝之理。』朱子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劉剛中○問：『張子西銘與墨子兼愛何以異？』朱子曰：『異以理一分殊。一者一本，殊者萬殊。脈絡流通，真從乾坤父母源頭上聯貫出來。其後支分派別，井井有條，隱然子思「盡其性」，「盡人性」，「盡物性」。○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微旨非如夷之「愛無差等」。且理一體也，分殊，用也。墨子兼愛，只在用上施行，如後之釋氏人我平等親疏平等，一味慈悲，彼不知分之殊，又烏知理之一哉？』

○字德言，朱子門人，建寧人。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

張南軒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卽其理一之中，乾則爲父，坤則爲母，民則爲同胞，物則爲吾與。若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似更須說破耳。』

真西山○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云，「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日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真德秀也。有西山真氏學案。

黃東發曰：鈔曰：『橫渠先生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事爲己任。凡所議論，率多超卓。至於變化氣質，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此尤自昔聖賢之所未發，警教後學，最爲切至者也。學者』

宜何如其運體哉！若夫篤信屬官，謂可舉行於今日，則未知先生見用果如何。似恐世變推移，自昔賢人亦不過隨時立制，而治要亦不在制度之細爾！至若測陰陽造化，談清虛一大，初學未當過而問，不敢盡鈔類云。」

薛文清○曰：『讀西銘有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氣象。』又曰：『讀西銘知天地萬物爲一體。』又曰：『西銘立心可以語王道。』

○明薛瑄也。查明儒學案河東學案。

黃梨洲案：『橫渠氣魄甚大，加以精苦之工，故其成就不同。伊川謂其多迫切而少寬舒，考亭謂其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此在橫渠已自知之。嘗言吾十有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所謂寬舒氣象卽安也。然恭而安自學不得，正以迫切之久，而後能有之。若先從安處學起，則蕩而無可持守，早已入漆園。』

○後人稱莊子也。莊子嘗爲漆園吏。

黃未史案：『先生少喜談兵，本跡弛豪縱士也。初受裁於范文正，遂翻然知

性命之求。又出入於佛老者累年，繼切磋於二程子，得歸吾道之正。其精思力踐，毅然以聖人之詣爲必可至，三代之治爲必可復。嘗語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始不輕與人言學，大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各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則師資勢隔，道幾息矣。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皆各有得焉。」先生用其言，所至搜訪人才，惟恐失其成就。故關中學者鬱興，得與洛學爭光。猗與盛哉！但先生覃測陰陽造化，其極深至精處，固多先儒所未言；而其憑心臆度處，亦頗有後學所難安者。至於好古之切，謂周禮必可行於後世，此亦不能使人無疑。夫周禮之的爲僞書，姑置無論。聖人之治，要不在制度之細。竊恐周官雖善，亦不過隨時立制；豈有不度世變之推移，可一一泥其成迹哉！况乎周官之繁瑣，黷擾異常，先生法三代，宜不在周禮，是又不可不知也。」

上蔡學案（原卷二十四）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一〇五〇——一一〇三）

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明道知扶溝事，先生往從之。明道謂人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元豐八年，登進士第，歷仕州縣。宰德安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先修後進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問學焉。建中靖國初，上殿召對，徽宗與之語，有意用之。先生退而曰：『上意不誠。』乃求監局，得西京竹木場，或謂：『建中年號與德宗同，不佳。』先生云：『恐亦不免一播遷。』坐口語下獄，廢爲民。先生記問該贍，稱引前史至不差一字。凡事理會未透，其類有泚，憤悻如此。與伊川別一年，復見，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字耳。』伊川曰：『何故？』曰：『點檢病痛，盡』

在此處。『伊川歎曰：』此所謂切問而近思者也。』有論語說行世。

①上蔡今屬河南省。

②應城今屬湖北省。

③巡視部屬也。

④朱泚反，唐德宗出奔奉天。

⑤泚

音此。汗出貌。孟子文。

⑥論語子張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

語錄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①天理當然而已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②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①孟子文。

②日本高瀨武次郎中國哲學史曰：『先天道德論至此益明。人之爲德行，非有求於他

也，唯天理之當然而已。』

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

然，被人將鑰石。○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所謂格物窮理，須是認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髮杜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方乍見時，其心怵惕，卽所謂天理也。要譽于鄉黨朋友，內交于孺子父母兄弟，惡其聲而然，卽人欲耳。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卽滅卻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卽勝得一分人欲。人欲纔肆，天理滅矣。任私用意，杜撰做事，所謂人欲肆矣。故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若在聖人分上，卽說循字不著。勿忘又勿助長，正當恁地時自家看取，天理見矣。所謂天者，理而已。只如視聽動作，一切是天。天命有德，便五服五章。○天討有罪，便五刑五用。○渾不是杜撰做作來。學者直須明天理爲是自然底道理，移易不得。不然，諸子百家便人人自生出一般見解，欺誑衆生。識得天理，然後能爲天之所爲。聖門學者爲天之所爲，故敢以天自處。佛氏卻不敢恁地做大。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拈出來。』

○以銅和爐甘石鍊成者，稱鉛石，鉛音偷。

○書臯陶謨「五服五章哉」，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之服。五章，五采也。

○書「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五刑，墨、

劓、剕、宮、大辟也。

學者且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有我，不能窮理。人誰識真我！何者爲我？理便是我。窮理之至，自然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曰：「理必物物而窮之乎？」曰：「必窮其大者。理一而已，一處理窮，觸處皆通。庶其窮理之本與！」

問：「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如何是盡其心？」曰：「昔有人問明道先生，何如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

心者何也？仁是己。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麻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學佛者知此，謂之見性，遂以爲了；故終歸妄誕。聖門學者，見此消息，必加功焉。故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仁操則存，舍則亡；故曾子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出辭氣者，從此廣大心中流出也。以私意發言，豈出辭氣之謂哉？夫人一日間，顏色容貌，試自點檢，何嘗正？何嘗動？怠慢而已！若夫大而化之，出于自然，則正動出不足言矣！

問：『求仁是如何下工夫？』曰：『如顏子視、聽、言、動上，做亦得，如曾子容貌、顏色、辭氣上，做亦得。』

出辭氣者，猶佛所謂從此心中流出。今人唱一喏，不從心中流出，便是不

識痛癢。古人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見，不聞，不知味，便是不仁。死漢，不識痛癢了。又如『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但存得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底心在，便是識痛癢。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
○天下之至靜也。心之窮物有盡，而天無盡，如之何包之？此理有言下悟者，有數年而悟者，有終身不悟者。

○俗謂拈曰唱喏。宋時便有此語。蓋古人行禮必發聲，如言伏維萬福之類，故謂拈曰唱喏。喏音惹。
(日世) ○易大傳文。

『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

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之工夫，只爲心虛氣平也。須于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佛之論性，如儒之論心。』

佛之論心，如儒之論意。循天之理，便是性，不可容些私意。才有意，便不能與天爲一。』

或問：『呂與叔向常患思慮紛擾，程夫子答以心主于敬，則自然不紛擾。何謂敬？』謝子曰：『事至應之，不與之往，非敬乎？萬變而此常存，奚紛擾之有？』夫子曰：『事思敬。』正謂此耳。』

敬是常惺惺法，○齋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

○惺惺，△△警覺之意。

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卻。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

恐懼憂喜。枉做卻閒工夫，枉用卻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

○謂釋賤者之服而服官服也。舊制：殿試後，新進士詣太學釋褐，行釋菜禮，簪花飲酒而出。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十二日賜新及第進士諸科呂蒙正以下綠袍靴笏御前釋褐。事見物紀原。○車駕晏出，

言天子崩也。○官中藏書之處。

問：『色欲想已去多時。』曰：『伊川則不絕，某則斷此二十來年矣。所以斷者，當初有爲之心多，欲有爲，則當強盛方勝任得，故斷之。又用導引○吐納○之術，非爲長生如道家也，亦以助養吾浩然之氣耳，氣強則勝事。』

○道家養生之術。謂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氣血充足，身體輕舉也。○道家修鍊之術。修習呼吸，使腹中惡濁之氣，自口呼出之，而由鼻吸入清新之氣，謂之吐故納新；是爲吐納之術。

又問：『勢利何如？』曰：『打透得此關十餘年矣。當初大段做工夫，揀難舍底棄卻。後來漸漸輕，至今日，於器物之類，置之，只爲合要用，卻並無健羨底心。』

富貴利達，今人全少見出脫得者。所以全看不得，難以好事期待也。非是小

人切須勉之。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然須藉窮理工夫。至此，方可望有入聖域之理。不然，休說。

附錄

上蔡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爲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館之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

先生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受學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朱公掞○以諫官召，過洛，見伊川。先生在坐，公掞不語。伊川指先生謂之曰：『此人爲切問近思之學。』

○朱光庭，字公掞，二程門人。見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按音閃。

謝子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澤，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

○尹和靖焯也。

○亦稱草烏頭，有毒植物。急就篇注：一歲爲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

烏頭^{△△}五歲爲天雄。

胡文定云：『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之，汗流浹背，面發赤。明道卻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進士。』

先生爲學，作課簿以記日用言動，視聽之是禮與非禮者。又舊多恐懼，嘗於危階上習以消之。

手東胡文定曰：『儒異於禪，正在下學處。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外此應無

入路，無住宅。三二十年，不覺便虛過了。

又曰：『某緣早親有道，復爲克己之學，遂於世味若存若亡；昨經憂患，仕意寢薄矣。』

胡子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子曰：『今人做事，只管要誇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疏食菜羹，卻去房裏喫，爲甚恁地！』

監西京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往謁之。坐定，子發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乞先生教之。』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

○朱巽，字子權，子發弟。見卷三十七漢上學案。

○論語子見齊衰者全章：『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

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論語師冕見全章：「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

皆坐，子曰：「丘在斯，隱在斯。」

朱子曰：『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

又曰：『論語上蔡解極多，看得見時，他只有一兩箇緊要底字。』

又曰：『上蔡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又曰：『上蔡語錄上卷極親切，暇日試涵泳之，當自有味。不必廣求，愈令隨語生解，不得脫灑爾。』

又曰：『伊川之門，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

又曰：『如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說，便入禪去，自上蔡以來已然。』

又曰：『上蔡論語卻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卻細密商量，令平正也。』

又跋語錄曰：『先生學於程門，篤志力行，於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

問：『人之病痛不一，各隨所偏處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矜字。』朱子曰：『此說是也。然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未去，說道理好揚揚地。』

朱子又曰：『上蔡大率張皇不妄帖。』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上蔡論語解偏處甚多，益知求道之難。』又答劉宰書曰：『舊見謝上蔡謂：「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疑斯言太快；透名利關亦易事耳，如何便是小歇處？年大更事，始知真透得誠未易。世有自謂能擺脫者，是猶未免爲他礙著耳。前人之言不苟類如此，用力乃知之。』

黃東發曰：『上蔡信得命及，養得氣完，力去矜夸，名利不得而動，殆爲百世師可也。第因天資之高，必欲不用其心，遂爲禪學所入。雖自謂得伊川一語之救，不入禪學，而終身常以禪之說證儒，未見其不入也。然上蔡以禪證儒，是非判然，後世學者尙能辨之。上蔡旣沒，往往羞於言禪，陰稽禪學之說，託名於儒，其術愈精，其弊又甚矣！』

○上蔡語錄曾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固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當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家去矣！」伊川真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卻道恰好着工夫也。

黃梨洲案：「程門高弟，予竊以上蔡爲第一。語錄嘗累手錄之。語者謂：『道南一派。』三傳而出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當等龜山於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豈因後人爲軒輊。且朱子之言曰：「其少是妄志於學，頗藉先生之言以發其趣。」則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

○道南一派，龜山之派也，宋史楊時傳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頤，相得甚懽，其歸也，頤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全謝山案：「謝楊二公：「謝得氣剛，楊得氣柔。」故謝之言多踔厲風發，楊之言多優柔平緩。朱子已嘗言之，而東發謂象山之學原於上蔡，蓋陸亦得氣之剛者也。梨洲先生天資最近乎此，故尤心折於謝。」

龜山學案（原卷二十五）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一〇五三——一二三五）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明道喜甚，每言：『楊君會得最容易。』其歸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沒，又見伊川於洛。先生年已四十，事伊川愈恭。一日，伊川偶暝坐，先生與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橫渠著西銘，先生疑其近於兼愛，與伊川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由是浸淫經書，推廣師說。始解褐，徐州司法，數轉知瀏陽縣。安撫張舜民禮之，不以屬吏待，而漕使胡師文惡而劾之。舜民入長諫垣，薦之，除荆南教授，改知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貴盛，葬母餘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改知蕭山。邑人重其名，多畫像事

之。提點明道國寧二觀。宣和四年，年七十，罷祠祿，貧甚。郭慎求在朝問其所欲，先生曰：『求一管庫以爲貧差。』監常州市易務。先生曰：『市易事吾素不以爲然，豈可就乎？』有鼓山張譽者，爲蔡京塾客。一日令諸生習走，諸生曰：『先生長者，尋常令某等緩步，若疾行，非所聞命。』譽曰：『天下事被汝翁已壞，且晚賊發，先及汝家。苟能善走，或可逃死。』諸生以張爲心疾，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曹所知。』出而問計於譽。譽曰：『唯有收拾人才爲第一義。』京問其人，遂以先生對。會傅國華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處？』國華還以聞。召爲祕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先生言：『近日蠲除租稅，而廣濟軍，以放稅降官，是詔令爲虛文耳。安土之民不被惠澤，而流亡爲盜者，獨免租稅，百姓何憚而不爲盜！嘉祐通商榷茶之法，公私兩便。今茶租如故，而榷法愈急，宜少寬之。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今茶法獨許根究，追呼蔓延，犴狴充斥，宜卽革之。東南州縣，均敷鹽鈔，迫於殿最，計口而授，人何以堪？發運司宜給糴本，以復轉搬。

之舊。和預買^①宜損其數，而實支所買之直。燕雲之軍，宜退守內郡，以省運輸之勞。燕雲之地，宜募邊民爲弓箭手，使習騎射，以殺常勝軍之勢。衛士天子爪牙，而分爲二三，宜循其舊，不可增損。」凡十餘事，執政不能用，而邊事告急。則又言：「今日所急者，莫大於收人心。軍興以來，免夫之役，^②毒被海內。西北聚斂，東南花石，^③其害尤甚。宿奸巨猾，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天下積憤，鬱而不得發者幾二十年。欲致人死，去此三者。」欽宗嗣立，先生專對曰：「君臣一體，上皇痛自引咎，至託以倦勤避位，而宰執敘遷，安受不辭，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大臣宜任其責，而皆爲竄亡自全之計；陛下孤立，非有刑章，不忠何戒！童貫爲三路總帥，喪師而歸，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效尤相繼；大河不守，敵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閹人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李忠定綱罷，太學生伏闕上書，留忠定與

種忠憲師道，軍民集者數萬；朝廷憂其致亂。先生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國家，非有他意。但擇其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上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崇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廷。然致今日之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謹按安石昔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皇帝稱美漢文罷露臺之費，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也。」夫堯舜茅茨土階，其稱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者，必非堯舜之道。後王黼以三公領應奉司，號爲享上，實安石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堯鷺之末章則曰：『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止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無後艱耳。而安石獨爲異說。後蔡京輩爭以奢僭相高，輕費妄用，以導人主，實安石此說有以倡之也。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斥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於是降安石

於從祀，毀三經板。然王氏之學，士子習之以取科第者，業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相與聚鬩。先生亦謹避之。耿南仲言：『或者以王氏學不可用，陛下觀祖宗時，道德之學，人才、兵力、財用能如熙豐時乎？』安可輕信一人之言以變之！』批答前日指揮，更不施行。孫覿言：『先生曩與蔡京諸子遊，今衆議攻京，而時曰慎毋攻居安；居安者，京長子攸之字也。』先生遂罷，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西京崇福宮。高宗卽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者，以君德在是故也。』除兼侍講，連章丐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尋致仕。紹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三。給事中朱震上言：『先生嘗辯譴，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⑤雪冤抑以復昭慈聖獻之位，^⑥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謬。』爲之請卹。詔諡文靖。學者稱龜山先生。所著有三經義辯等書。子迪。

① 將樂今屬福建省。

② 瀏陽縣今屬湖南省。

③ 福州人字柔直。

④ 宋屬京東路，領定陶縣一。今其

地屬山東省。

⑤ 唐德宗時始稅茶，民私蓄盜販皆有禁。宋仁宗嘉祐四年罷榷茶。又裁減歲輸之數，

使得饒阜，以利通商。凡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音岸陞牢獄也。⊘商民輸課

行鹽之券也。徽宗崇寧二年，更鹽鈔法，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強，而固恩寵，俾商人先

輸錢於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支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而獲一直之貨。⊙考課之等

差也。上者爲最，下者爲殿。⊙以鹽爲人人所用，即以口定賦。⊙宋制：方春乏絕時，預貸庫錢於民，

至夏秋令輸絹於官，謂之和買。其初本爲便民之計；其後抑勒苛索，又變和買折帛，責令以每匹之價，

折納錢若干，積久遂爲弊政。⊙宋史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錢，定爲永法。及王黼建議，乃詔天

下並輸免夫錢。⊙宋徽宗好珍玩，頗垂意花石。蔡京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舻

千里，相沿於淮汴，號花石綱，命朱勳領其事。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

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徽不謹，即被以大不敬罪。及發行，必撤屋以出。篙工舵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

路以目。⊙章惇蔡卞恐元祐諸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媒蘖宣仁嘗欲危哲宗之事，請廢宣

仁爲庶人。宣仁，英宗之后，神宗之母，哲宗之王母也。⊙昭慈，哲宗后孟氏也。廢居瑤華。徽宗初立，追

哲宗悔言，復后位號。

龜山文集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與楊仲遠

自致知至於慮而後得，⊖進德之序也。譬之適四方者，未知所之，必問道所從出，所謂致知也。知其所之，則知止矣。語至則未也。知止而至之，⊖在學者力行而已，非教者之所及也。答呂秀才

⊖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易文言傳知至至之，知終終之。

致知必先於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蓋格物所以致知，格物而至於物格，則知之者至矣。所謂止者，乃其至處也。自修身推而至於平

天下莫不有道焉，而皆以誠意爲主。苟無誠意，雖有其道不能行。中庸論天下國家有九經，而卒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誠而已。蓋天下國家之大，未有不誠而能動者也。然而非格物致知，烏足以知其道哉？○大學所論誠意正心修身治天下國家之道，其原乃在乎物格推之而已。若謂意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法物皆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爾。答學者

○日本高瀨武次郎中國哲學史曰：『龜山言以格物致知乃得修齊治平之知識，而行之以誠，此卽合大學中庸之教，立一家之見者也。』

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學者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發而中節，中固未嘗忘也。孔子之慟，○孟子之喜，○因其可慟可喜而已，於孔孟何有哉？其慟也，其喜也，中固自若也。鑑之照物，因物而異形，而鑑之明未嘗異也。

莊生所謂『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出爲無二，則爲出於不爲。』亦此意也。若聖人而無喜怒哀樂，則天下之達道廢矣。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亦不必恥也。故於是四者，當論其中節不中節，不當論其有無也。夫聖人所謂毋意者，豈了然若木石然哉？毋私意而已，誠意固不可無也。若所謂示見者，則非誠意矣。聖人不爲也。故孟子論舜曰：『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奚僞焉？』無誠意，是僞也。

○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

○孟子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孟子一人橫

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數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君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答李杭

附錄

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彫落，多從佛學，獨先生與上蔡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夷狄矣，惟有楊謝長進！』

胡文定與先生書曰：『大諫初承詔命，衆論猶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裂裳裹足，不俟屨而在途也。』

又與宰相書曰：『楊公時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之者知其文學而已，不知者以爲蔡氏所引。此公無求於人，蔡氏焉能挽之。文定自註。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又可助相府之忠謀也。』

又答胡應仲書曰：『楊先生世事殊不屑意，雖袒楊裸裎不以爲浼。』

文定作先生墓志，載先生奏安石爲邪說之事。五峯問文定：「此章直似迂闊，何以載之？」文定曰：「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劄子手段，何可不書！書之則王氏心肝懸在肉案上，人人見得，而詖淫邪遁之辭皆破矣。」

呂紫微童蒙訓曰：「崇寧初，本中始問楊中立先生於關止叔治，止叔稱先生學有自得，有力量，常言人所以畏死者，以世皆畏死，習以成風耳。如皆不畏，則亦不畏也。凡此皆講學未明知之未至而然。」

問：「龜山何意出來？」朱子曰：「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真能轉移天下之事，來得也不枉。旣不能然，又只隨衆鶻突。」○

○糊塗讀爲鶻突。見呂原明家塾記。

朱子又曰：「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須救得一半。』語最當。」文定云：先生誌銘備載所論當時政事十餘條。當時宰執中若能聽用，委直院畫畫一條具，因南郊赦文行下，必須救得一半，不至如後來大段狠

狠也。蓋龜山當此時雖負重名。亦無殺活手段。若謂其懷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慎勿攻居安之語。則誣矣。幸而此言出于孫覲。人亦不信。」

張南軒答胡廣仲書曰：「龜山宣和一出。在某之隘終未能無少疑。恐自處太高。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乃可言。○高弟如閔子。蓋有汶上之言矣。○至於以世俗利心觀之者。則不知龜山者也。何足辯哉？」

○論語「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黃東發日鈔曰：「橫渠思索高深。往往杜後學之所宜先。似不若龜山之平直動可人意。然其精到之語。必前此聖賢之所未發。斥絕異端。一語不流。高明者多自立。渾厚者宜變遷。此任道之有貴於剛大哉！」

黃梨洲案：『朱子言龜山晚年之出，未免祿仕，苟且就之。然來得已不是，及至又無可爲者，只是說沒緊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爲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論也。蓋龜山學問從莊列入手，視世事多不經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於此等去處，便毅然斷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二人氣象相似也。」龜山雖似明道，明道卻有殺活手段，決不至徒爾勞攘一番。爲伊川易，爲明道難，龜山固兩失之矣。雖然，後人何曾夢到龜山地位，又何容輕議也！」

○孟子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辭小官……援而止之而止。

黃耒史案：『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祕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者，游楊尹謝呂其最也。顧諸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後，三傳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日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識也。』

全謝山案：慈溪黃氏曰：『龜山氣象和平，議論醇正，說經旨極切，論人物極』

嚴，可以垂訓萬世，使不閒流於異端，豈不誠醇儒哉！乃不料其晚年，竟溺於佛氏，如云：「總老言經中說十識，第八庵摩羅識，唐言白淨無垢；第九阿賴邪識，唐言善惡種子。白淨無垢卽孟子之言性善。」又云：「龐居士謂神通并妙用，運水與搬柴。此卽堯舜之道在行止疾徐間。」又云：「圓覺經言作、止、任、滅是四病。作卽所謂『助長』，止卽所謂『不耘苗』，任滅卽是『無事』。」又云：「謂形色爲天性，亦猶所謂色卽是空。」又云：「維摩經云，真心是道場。儒佛至此實無二理。」又云：「莊子逍遙遊所謂無入不自得，養生主所謂行其所無事。」如此數則，可駭可歎。黃氏之言，真龜山之謬臣也。故附於此。

和靖學案（原卷二十七）

肅公尹和靖先生焯（一〇七一——一一四二）

尹焯字彥明，一字德充。祖源，字子漸，與弟洙並有名。世爲洛人。叔材亦以學行顯，游于司馬溫公、邵康節之門。先生既家世耆宿，少聞長者之教，年二十爲舉子，因蘇季明以見伊川。紹聖元年，發策有元祐邪黨之問。先生曰：『噫，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爲養，不知汝以祿養。』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元年，諫官范致虛攻其爲程頤、羽翼。靖康元年，五十五歲，种師道薦其學行，可備講說，召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放還。明年，金師陷洛，闔門被害，先生死，復甦，轉徙長安、山谷中。劉豫僭號，以禮聘先生，不至。夜渡渭水，流離至蜀。張

公浚宣撫川陝館之。張公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先生曰：『不然，好善優于天下，乃爲至爾！』蓋規張公之自是也。紹興五年，侍講范公冲舉先生自代。高宗謂侍臣曰：『昔召程頤，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焯可依例。令宣撫司津遣赴行在所。』○先生累辭不得，設祭于伊川，乃上道，其辭有曰：『有補于時則未也，不辱其門則有之。』至九江，諫官陳公輔有疏攻程學，先生止不進。上奏曰：『焯師程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時張公入相，上章復薦，詔江州。○津遣人見，力辭。高宗曰：『知卿從學程頤，待卿講學，不敢有他也。』加祕書郎。八年，除祕書少監。每當赴講前一日，必沐浴更衣，置所講書于案上，朝服再拜，齋于燕室。學者問之，先生曰：『吾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則反之。欲以所言感悟人主，安得不敬！』一日，高宗問先生曰：『紂亦是君，孟子何故謂之一夫？』先生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云，「獨夫紂洪惟作威。」高宗又曰：『君視臣如土芥，』

則臣亦便可視君如寇讐乎？先生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謂丞相趙鼎曰：「朕嘗以此問張九成，九成曰：『才不爲君便是獨夫。』不如尹焞之明白也。」解論語以進。高宗又謂趙鼎曰：「尹焞日間所行，全是一部論語。」鼎曰：「陛下可謂知人矣。」高宗又問先生：「卿之粹厚，何以臻此？」先生曰：「臣但一生不敢作過。」高宗笑而然之。高宗好看黃山谷詩，先生曰：「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何用？」未幾，求去。高宗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學問淵源，足爲後學矜式；班列中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以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仍侍經筵，除試大理少卿，權禮部侍郎。奏檜獨相，力主和議。先生上疏言其不可，又遺書于檜，檜大怒。既除徽猷閣待制，先生言：「職在勸講，幾有發明，當去一。貪戀寵榮，遂移素守，當去二。不量分守，言及國事，識見迂陋，當去三。以病乞去，更獲超遷，當去四。國典禮經，七十致仕，當去五。」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尋遷一官，致仕。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卒于會稽。年七十二。疾革，門人稱遺表。

先生曰：『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遺表。』伊川嘗言：『尹彥明他時必有用于世。』又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程門學者，龜山與先生最後死。先生窮居講論，不肯少自貶屈，拱手斂足，卽醉後未嘗別移一處。在平江累年，所用止有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一僧見之曰：『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如何，恐亦只如此也！』先生在經筵每自不安，曰：『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故急急求去。然則先生之用于世者，固未盡也。所著有論語孟子解。

○王梓材藤軒案曰：此下原有「溫公入相，材以遺逸薦爲學官，廉節所謂洛中三賢之一也。」二十三字，以已爲材立傳于涑水學案，節之。

○津遺詔補助其費用而遣之也。行在天子巡幸所居之地也。

④ 舊江西潯陽道。

⑤ 宋政和中，改平江軍爲府，卽今江蘇吳縣。

⑥ 馮安接五橋案曰：『陳直

齊書錄解題稱先生著有孟子解，而無論語解。其門人王時敏別編所著爲和靖孟子解八卷。

先生因蘇爾見伊川，自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教人專以敬以直內爲本，先生獨能力行之。先生言：「伊川先生教，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百事不敢輕爲，不敢妄爲，不愧屋漏矣。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往年伊川先生自涪陵歸，焯日日見之。一日讀易至敬以直內處，因問：「不習无不利。」時則更無睹，當更無計較也耶？」伊川深以爲然。且曰：「不易見得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

○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明道嘗曰：「天下事只是感與應爾。」先生初聞之，以問伊川。伊川曰：「此事甚大，當自識之。」先生曰：「靜之斯來，動之斯和。」是亦感與應乎？」曰：「然。」

○論語文。

嘗請益于伊川先生曰：「某謂動靜一理。」伊川曰：「試喻之。」適聞鐘聲，某曰：「譬如鐘，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論動靜之際，聞寺中叩鐘，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日：『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

伊川與和靖論義命，和靖曰：『命爲中人以下說，若聖人只有一箇義。』伊川曰：『何謂也？』和靖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者不爲也；奚以命爲？』伊川大賞之。

溫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從伊川，伊川遣之見和靖。次日，伊川曰：『諸人謂子斬學，不以教渠，果否？』先生曰：『某以諸公來，先生之門受學，某豈敢輒爲他說；萬一有差，便是誤他一生。』伊川頷之。初奔蜀，止于涪涪爲伊川讀易之地，闕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

先生嘗言：『學者所以學爲人也。』又語人曰：『放教虛閒，自然能見道。』

邢叔端○一日歸謂先生曰：『府中諸公謂先生官已四品，雖小衫自常用紅鞋帶。』○先生笑曰：『某已致仕，自是無官何用此爲？皂帶不足，又要紅鞋；紅

鞞不足，又要兼金。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于君則熱中。」心一而已，移來移去，至于熱中，則無不爲矣！」

○耶純也。和靖塔。見原和靖學案。

○鞞音汀。宋史四品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以賜紫緋內職諸軍

將校並服紅鞞金塗銀排方。

黃宗羲梨洲案：「和靖只就敬字上做工夫，故能有所成就。晦庵謂其只明得一半，蓋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和靖用得敬一半，闕卻致知一半也。愚以謂：「知之未致，仍是敬之未盡處也。」以識仁篇論之，防檢似用敬，窮索似致知。然曰「心苟不懈，何防之有」，則防檢者是敬之用，而不可恃防檢以爲敬也。曰「存久自明，安用窮索」，則致知之功即在敬內，又可知也。今粗視敬爲防檢，未有轉身處，故不得不以窮理幫助之；工夫如何守約！若和靖地位，謂其未到充實，則可于師門血脈固絕無走作也。」

黃百家來史案：「和靖在程門天資最魯，而用志最專。嘗自云：「某不逮張

思叔，○如凡請問未達，三四請益，尙未有得處，久之乃得。如思叔，則先生纔說便點頭會意，往往造妙。然某雖愚鈍，他日持守，思叔恐不及某。」伊川然之。朱子云，「和靖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做得成。」又云，「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持守涵養處分外親切，可知學不在多，只在功專志一。」林拙齋○紀問紀尹和靖先生家居，終日竦然。家人問饑渴飲食，然後唯阿應之，不爾，不言。可想見其專功靜度矣。其後林拙齋之後有東萊，陸子正○之後有艾軒，皆名世大儒也。」

○張繹也。伊川門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林之奇也。呂本中，紫微門人，和靖再傳。見原卷三十六紫

微學案。

○張景瑞也。和靖門人。見原和靖學案。

震澤學案（原卷二十九）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

王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其父徙吳。先生師事伊川，其于同門楊龜山輩爲後進；而龜山最可許之，以爲師門後來成就者，惟信伯也。○高宗親征，駐蹕平江，守臣孫佑薦其學行，召見，對曰：『民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古語謂謀從衆則合天心，以衆之所同，固有至公之理也。今親征詔下，而四方民大和悅，以其當于人心耳。陛下誠推是心以見于用人，則用人必慰人望；推是心以見于政事，則政事不拂乎人情。』又曰：『人主好惡如天，無用心于其間。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使朝廷不乏才，要道也。汲黯之戇，漢武帝每惡其妄發，及與嚴助論之，必以爲社稷臣。』○宇文士及之佞，唐太宗每與語至夜分。至當羣集，則以佞人

曰之。二君不蔽于好惡，所以能盡臣下之賢否。願陛下察忠佞爲取舍。」又曰：「陛下留意春秋，臣謂帝王之學，當與世儒之學異；世儒之學，往往於經世大法莫之察也。帝王之學，在措諸事業。此其所以異也。」上語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若紫宦于朝者，此通儒也。」賜進士出身，授祕書省正字。金師既退，應詔陳言，奏三事：一曰正心誠意。二曰辨君子小人。三曰消朋黨。上嘉納之。又奏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相傳若合符節，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己之心也。己之心無異聖人之心，萬善皆備。故欲傳堯舜以來之道，擴充是心焉耳。」與修神宗實錄，兼史館校勘。中書舍人朱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安國、徽猷閣待制尹焞皆舉以自代，而安國言之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裨益。以著作佐郎通判常州，尋奉祠。秦檜惡之，以從子誼坐法，株連奪官。久之，復主管台州崇道宮祠。先生樸實簡默，頽然若與世相忘。未嘗著書，垂老乃作論語集解，未成而卒。其于同門，蓋亦和靖之亞。故和靖之寓虎邱，與先生最相得。

其才氣遠不逮文定，然如范伯達④曾吉甫⑤皆文定高弟，而請益于先生，惟謹可以知其所造之粹。較之漢上之夾雜，殆遠過之。呂居仁于程門諸宿老，從遊殆徧，亦亟推先生。惟朱子謂其不過一識伊川之面，而所記都差，得無太過耶？

①福清今屬福建省。

②馮雲濠五橋案曰：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震澤少師事龜山，以布衣入中

祕制曰：「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又曰：「勉行爾志，毋負師言。」蓋謂龜山也。」③汲黯諫斬長

安令，武帝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又武帝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

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

不能奪之矣。」帝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於黯近之矣。」④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

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

謝。⑤馮雲濠五橋案曰：先生著又有易傳，見尹和靖書。當時曾鏤板於吾邑。⑥⑦范如圭曾幾也。

並見原卷三十四武夷學案。

震澤記善錄

問致知之要。曰：『宜近思，且體究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又曰：『莫被中字礙，只看未發時如何。人心本無思慮，多是記憶既往與未來事，乃知事未嘗累心，心自累于事耳。康節詩：「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都是別支吾。」故君子思不出其位。』

『伊川言顏子非樂道，則何所樂？』曰：『心上一毫不留，若有所樂，則有所倚。功名富貴，固無足樂；道德性命，亦無可樂。莊子所謂至樂無樂。』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非特彼憤，而我之心已先亂矣。

○論語文。

伊川四十以後，記性愈進。今人年長則漸忘，豈可不知其故哉！

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堯舜揖遜之心，卽羣后德讓之心，卽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灑

掃者誰與？應對者誰與？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
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拘音鈞，擁也。
○拔音吸，斂取也。
○論語文。

附錄

林拙齋紀問曰：「天游嘗稱王信伯于釋氏有見處，後某因見信伯，問之。信伯曰：『非是于釋氏有見處，乃見處似釋氏。初見伊川，令看論語，且略通大義，乃退而看之。良久，既于大義粗通矣。又往求教，令取玩索其意味，又退而讀之。讀了又時時靜坐，靜坐又忽讀，忽然有箇入處。因往伊川處吐露，伊川肯之。』某因問其所入處如何？時方對飯。信伯曰：『當此時面前樽俎之類，盡見從此中流出。』」
又曰：『信伯嘗見陳齊之。○壁間有溫公畫像，正在賓位背後，信伯久之不

肯坐，須令撤其像乃坐。後與一士語及此云，「不惟是背畫像坐不便，此亦不是書室中玩好之物。」

○陳長方也。震澤門人。見原震澤學案。

全祖望謝山案：『伊川之學，傳于洛中最盛；其入閩也以龜山；其入秦也以諸呂；其入蜀也以譙天授；○輩；其入浙也以永嘉九子；○其入江右○也以李先之；○輩；其入湖南也由上蔡而文定；而入吳也以王著作信伯。考信伯師弟之淵源，力量似稍淺狹。然吳人自安定以來，得重接學統者，非其功與？黎洲先生嘗以著作語錄不得爲恨，今予幸得見之。』

○譙定也。見原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

○見上周許諸儒學案序錄注。

○江西省之稱。

○李朴

也。見原卷十九范呂諸儒學案。

呂范諸儒學案（原卷三十一）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和叔[○]之弟。兄弟俱登科，惟先生不應舉，以門蔭[○]入官，曰：『不敢掩祖宗之德也。』元祐中，爲大學博士祕書省正字。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充講官。未及用而卒。年四十七。初學于橫渠，橫渠卒，乃東見二程先生。故深淳近道，而以防檢窮索爲學。明道語之以識仁，且以不須防檢不須窮索開之。先生默識心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始先生于羣書博極，能文章；至是涵養益粹，言如不出口，粥粥[○]若無能者。賦詩曰：『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伊川贊之曰：『古之學者，唯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非俳優而何；此

詩可謂得本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與叔。』又曰：『與叔六月中自緱氏^⑦來，燕居中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①呂大鈞字。見原卷三十一。

②謂先世之庇蔭也。

③柔弱貌。

④元凱，晉杜預字。預作春秋左傳

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⑤相如漢司馬相如，字長卿。長於辭賦，所作有子虛上林大人等賦。

豐贍富麗，漢魏六朝之文人多倣之。

⑥心專一定靜，猶齋戒之屏除外慾也。莊子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曰：此祭祀之齋，非心齋也。⑦今河南偃師縣。

未發問答 語錄

與叔曰：『中者，道之所由出。』程子曰：『此語有病。』與叔曰：『論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如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一則性與道，大本與達道，豈有二乎？』程子曰：『中卽道也。若謂道出于中，則道在中內，別爲一物矣。所謂『論

其所同。不容更有二名。別而言之，亦不可混爲一事。『此語固無病。若謂『性與道，大本與達道，可混而爲一。』卽未安。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大本言其體，達道言其用，體用自殊，安得不爲二乎？』與叔曰：『旣云率性之謂道，則循性而行，莫非道；此非性中別有道也，中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由中而出者，莫非道，所以言道之所由出也。』程子曰：『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稱天圓地方，遂謂方圓爲天地，可乎？方圓旣不可謂之天地，則萬物決非方圓之所出；如中旣不可謂之性，則道何從稱出于中？蓋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立名。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子居○對以中者性之德，卻爲近之！』與叔曰：『不倚之謂中，不雜之謂和。』程子曰：『不倚之謂中，甚善，語猶未瑩。不雜之謂和，未當。』與叔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則赤子之心，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此心度物所以

甚于權度之審者，正以至虛無所偏倚故也。有一物存乎其間，則輕重長短皆失其中矣；又安得如權度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也。大臨始者有見于此，便指此心名爲中，故前言中者道之所由出也。今細思之，乃命名未當爾。此心之狀可以言中，未可便指此心名之曰中。『程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與叔曰：『聖人智周萬物，赤子全未有知，其心固有不同矣。然推孟子所云，豈非止取純一無僞可與聖人同乎？非謂無毫髮之異也。』大臨前日所云，亦取諸此而已。今承教乃云已失大本，茫然不知所向。聖人之學，以中爲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厥中。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樂未發之際而已。當是時也，此心卽赤子之心。此心所發，純是義理，安得不和？前日敢指赤子之心爲中者，其說如此。來教云：『赤子之心，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大臨思之，所謂和者，指已發而言之。今言赤子之心，乃論其

未發之際，純一無僞，無所偏倚，可以言中。若謂已發，恐不可言心。『程子曰：』所云非謂無毫髮之異，是有異也。有異者得爲大本乎？推此一言，餘皆可見。』與叔曰：『大臨以赤子之心爲未發，先生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所謂大本之實，則先生與大臨之言未有異也。但解赤子之心一句不同爾。大臨初謂赤子之心，止取純一無僞與聖人同，孟子之義亦然，更不曲折一一較其同異，故指以爲言，未嘗以已發不同處謂大本也。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爲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所論意雖以已發者爲未發，及求諸言，卻是認已發者爲說。辭之未瑩，乃是擇之未精。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爾。大抵論愈精微，言愈易差也。』①

① 呂和叔子，名義山，見原卷三十一。

② 黃未史曰：此條卽起豫章延平看未發以前氣象宗旨。

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人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爲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爲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加以垢；乃所謂正也。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慍、恐懼、好樂、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修身以正其外，難矣！

○大學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心有所忿慍，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附錄

小程子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更不肯回。』

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行之方，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

日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都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日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淺深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移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觀，亦此日爾。茅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爾。日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爲隨其所居，而大小不同爾。不知亦可如此喻人物之性否？」朱子曰：「亦善。」

朱子曰：「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了！」

黃宗羲梨洲案：「朱子于程門中最取先生，以爲高于諸公，大段有筋骨；天假之年，必理會得到。至其求中之說，則深非之。及爲延平行狀，謂：「其危坐終日，驗未發時氣象，而求其所謂中。」蔡淵亦云，一朱子教人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又卽先生之說也。故學者但當于本原上理會，不必言語自生枝節也。」

宋元學案 呂范譜儒學案

○蔡元定之長子。字伯靜，號節齋。見原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學案。

豫章學案（原卷三十九）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一〇七二——一一三五）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爲學，先生師之。崇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爲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於世之嗜好泊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

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淳祐七年，賜諡文質。

①今福建南平縣治。

②同上。

③馮雲濠五橋案曰：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

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

④制舉之一種。

⑤博羅，今屬廣東省。

⑥在廣東增城縣。東接博羅縣

界，表直五百里，峯巒四百餘，瑰奇靈秀，爲粵中名山。

⑦孟子人無以飢渴害其心。

⑧理宗嘉熙後

改元。

附錄

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於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文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

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

○涅槃經十七：無所得者，則名爲慧；有所得者，名爲無明。○般若心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黃宗羲梨洲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觀之，乃其思慮

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楊道夫，字仲思，晦翁門人。見原卷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

[○]蘇昞，字季明，橫渠二程門人。見原卷

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

全祖望謝山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

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祇在善人有恆之間。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橫浦，通才自當推湍石，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橫浦紫微不能自拔於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肯於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於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連而標之曰豫章延平學案。」

○高閔，字抑崇，學者稱息齋先生。見原卷二十五龜山學案。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一〇八八——一一六三）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於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於是退而屏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得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幣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

延平答問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

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

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

可進；亦不易也！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水解冰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卽恐有差。大率吾輩

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卽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之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

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如，「先言慎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此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於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

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於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問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有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一二里路，

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墮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頽如也。真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頽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訥」，熹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訥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爲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於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儒所未言者。』

○趙師夏，字致道，晦翁門人。見原卷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

黃宗羲梨洲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言大而恥於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於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於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箇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

宋元學案
豫章學案

之言錯會！

五峯學案（原卷四十二）

承務胡五峯先生宏（生年？——一二六三卒）

胡宏，字仁仲，崇安[△]人。文定之季子。自幼志于大道，嘗見龜山于京師，又從侯師聖[⊙]于荆門，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二十餘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南軒師事之，學者稱五峯先生。朱子云：『秦檜當國，卻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明仲[⊙]兄弟卻有樹立，終不歸附。』[⊙]所著有知言及詩文皇王大紀。』

⊙崇安[△]今屬福建省。

⊙侯仲良，字師聖，二程門人。見原卷三十。

⊙胡寅，字明仲，文定兒子。別爲衡

麓學案。

⊙黃未史曰：文定以游廣平（酢）之薦，誤交秦檜，失知人之明，想先生兄弟，竊所痛心；故

顯與檜絕。所以致堂（胡寅）有新州之徙。先生初以蔭補承務郎，卽避檜不出。至檜死，被召，以疾卒。

嗚呼！此真孝子慈孫，克蓋前人之愆者也。其志昭然千古若見焉。

胡子知言 五峯文集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之
以善惡言性也，非與？』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
哉！』或又曰：『何謂也？』曰：『某聞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
以其知性也。』某請曰，『何謂也？』先君子曰，『孟子之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
不與惡對也。』』○知言

○先儒以相對之善惡論性，而胡子則以絕對之至善論之，超絕善惡之形狀。

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爲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
以才爲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爲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爲傷德也，聖
人不棄術。人以憂爲非達也，聖人不忘憂。人以怨爲非宏也，聖人不釋怨。然則何

必別于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者爲是，不中節者爲非。挾是而行則爲正，挾非而行則爲邪。正者爲善，邪者爲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觀乎遼哉！知言

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知言

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深別焉！知言

心性二字，乃道義淵源，當明辨不失毫釐，然後有所持循。未發只可言性，已發乃可言心。故伊川云：『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言狀心之體段。』心之體段難言；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未發之時，聖人與衆同一性。已發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聖人之所獨。若楊尹二先生以未發爲寂然不動，是聖人感物亦動，與衆人何異？至尹先生又以未發爲真心，然則聖人立天下之大業，成絕俗之至行，舉非真心耶？故某嘗謂喜、怒、哀、

樂未發，冲漠無朕，同此大本，雖庸與聖無以異。而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乃是指易而言。○易則發矣。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聖人之所獨。喜怒哀樂未發，句下，還下得感而遂通一句否？若下不得，則知立意自不同。伊川指性指心，蓋有深意！答曾

吉甫

○易大傳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爲仁。曰：『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曰：『仁之道宏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爲一，可以爲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爲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爲一，心則能矣。』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之爲一？』居正竦然

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此心在人，其發見之端不同，要在識之而已。」知言

○彪居正，字德美，五峯門人。見原卷四十二。○孟子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覓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觫觫，若無罪而就死地。

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爲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爲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爲己蔽，父子夫婦爲己累，衣裘飲食爲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知言

氣惑於物，發如雷霆，狂不可制。唯明者能自反，勇者能自斷。事之誤非過也，

或未得馭事之道焉耳；心之惑乃過也。心過難改，改心過則無過矣。知言

當有見處，不可爲事物所驅役。大抵情所重處，便被驅役，自以爲是，而不知

區區於一物之中。人本與天地同德，乃自棄於一物，可惜哉！文集與彪德美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背。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此之謂也。知言

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知言

爲學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故能有常而日新。與張欽夫

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雜似博，陋似約，學者不可不察也。知言
讀書一切事，須自有見處方可。不然，汨沒終身，永無超越之期，不自知覺，可憐！可憐！與彪德美

見處要有領會，不可泛濫；要極分明，不可模糊；直到窮神知化處，然後爲是。道學衰微，風教大頹，吾徒當以死自擔。與孫正孺

聞公每言纔親生產作業，便俗了人。果有此意否？古人蓋有名高天下，躬自鋤菜，如管幼安者；灌畦鬻蔬，如陶靖節者；使顏子不治郭內郭外之田，饘粥絲麻，將何以給？孔子猶且計升斗，看牛羊，亦可以爲俗乎？豈可專守方冊，口談仁義，然後謂之清高之人！當以古人實事自律，不可作世俗虛華之見。與孫正孺

仁之一義，聖學要道，直須分明見得，然後所居而安。只於文字上見，不是了。須於行住坐臥上見，方是真見。光陰不易得，摧頹之人，亦有望於警策也。

附錄

初，南軒見先生，先生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孫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宏見他說甚！」南軒方悟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南軒曰：「棊若非正孺，幾乎迷路。」

○孫蒙正，字正孺。劉元城門人孫緯之子，嘗問道於五峯。見原卷二十元城學案。

朱子曰：「近世爲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

又曰：「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爲體用。性無善惡。心無生死。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又曰：「五峯善思。然其思過處亦有之。」

又曰：「五峯臨終，謂彪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此爲名論。」

黃宗羲梨洲案：『朱子謂知言可疑者，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然會而言之，三端而已。性無善惡，一也。心爲已發，故不得不從用處求盡。仁，人心也。已發言心，故不得不從用處言仁。三者同條，二也。察識此心而後操存，三也。其下二句，則不過辭氣之間。愚以爲胡氏主張本然之善，本自無對，便與惡對，蓋不欲將氣質之性，混入義理也。心爲已發，亦自伊川初說，有「凡言心皆指已發而言。」以其未定者爲定爾。察識此心而後操存，善觀之，亦與明道識仁無異。不善觀之，則不知存養之熟，自識仁體。有朱子之疑，則胡氏之說，未始不相濟也。』

晦翁學案（原卷四十八原卷四十九）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徽州婺源人。父韋齋先生松，第進士，歷官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忤秦檜去國。行誼爲學者所師。嘗爲閩延平尤溪縣尉。建炎四年，罷官，寓尤溪城外毓秀峯下之鄭氏草堂，生先生。先生自幼穎悟，五歲讀孝經，卽題目『不若是非人也。』年十八，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泉州同安主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婦女之爲僧道者，士思其教，民懷其德，不忍其去，至五考而後罷。二十八年，請嶽祠。二十九年，以陳康伯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

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所以不時定者，謂和之說誤之也。夫金人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不可和也明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俟數年之後，國富兵強，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之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本源之地，亦在於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其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制勝。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先生武學博士待次[⊕]。歸。乾道[⊕]元年，趣就職。既至而洪适爲相，復主和，論不合。復請祠歸。三年，劉公珙在樞府，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五年，丁內艱。[⊕]六年，工部侍郎胡公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七年，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九年，梁克家相，中前命，又辭。孝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令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二年，除祕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

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④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全活甚多。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正平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⑤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不過一二近習之臣，上以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執、⑥之鄙態。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一二人之門，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孝宗讀之大怒，宰相趙雄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矣。』孝宗以爲然，乃除先生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⑤。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祕閣。會浙東大饑，改提舉浙東。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而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願乃獨受其弊。孝宗爲動容。先生拜命。卽日單車就道。日鈞訪民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救荒之餘，隨事處畫，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然後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饑殍，而將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尙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先生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先生。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⑥時鄭丙疏詆程學，且

以沮先生。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道學者，大率假名以濟僞，願擯棄勿用。蓋指先生也。十年，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十四年，以楊公萬里薦，除提點江西刑獄。十五年，淮罷相，周相必大奏趣先生之任。遂入奏。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先生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及奏，孝宗曰：『久不見卿，浙東之事，朕自知之，今當處卿清要，不復以州縣爲煩也。』時曾觀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昇尙在，先生力以爲言。孝宗曰：『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先生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奉祠。本部侍郎林栗嘗與先生論易，西銘不合，劾先生：『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謂之道學，所至輒攜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周必大言：『先生上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孝宗曰：『朕亦見其跛曳。』左補闕薛叔似亦奏援先生。乃令依舊職江西提刑，先生

辭免。太常博士葉適①疏與栗辯謂：「其言無一實者，一謂之道學。」一語無實尤甚。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②會胡晉臣除侍御史，首論栗喜同惡異，無事而指學者爲黨。乃黜栗知泉州。除先生直寶文閣，主管西京③嵩山崇福宮。未踰月，再召，先生又辭。始先生嘗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投匭。④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爲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先生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⑤光宗卽位，再辭職名，⑥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居數月，除江東⑦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⑧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嘗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州經界，先生乃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

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明年，以子喪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先生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再辭。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除知靜江府，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力辭。黃裳爲嘉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先生，乞召爲宮僚。王府直講彭龜年亦爲大臣言之。留正曰：「正非不知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先生方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遂拜命。會洞獠擾屬郡，先生遣人諭以禍福，皆降之。申敕令，嚴武備，戢姦吏，抑豪民。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寧宗卽位，趙忠定汝愚首薦先生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每以所講，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始寧宗之立，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趙忠定袖還御筆，且諫且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先生，臺諫

爭留不可。樓宣獻鑰與陳傅良旋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駟封章交上。先生行，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尋除知江陵府，辭。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忠定既相，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望治。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手書啓忠定，勿使得預朝政。忠定謂其易制，不以爲意。及是，忠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先生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祕閣修撰。二年，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先生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四年，先生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五年，依所請。明年卒。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先生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歷同安簿，知南康軍，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知漳州潭州，凡五任九考。及經筵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晏如也。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自

先生去國，侂胄勢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文詐沽名，乞辨真僞。劉德秀仕長沙，不爲南軒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留正引僞學之罪。僞學之稱自此始。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望宣諭大臣，權住進擬。」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幾，先生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先生，趙汝愚、劉光祖、徐誼等前日之僞黨，至此而又變爲逆黨。卽日除三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窺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學日急。選人余嘉至上書乞斬先生。方是時，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有籍田令陳景思者，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媼，連勸侂胄勿爲已甚。侂胄意亦漸悔。先生旣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嘉泰初，學禁

稍弛。二年，詔先生以致仕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後侂冑死，詔賜先生遺表

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

公。改徽國。始先生少時，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四，韋齋公病亟，嘗屬先生曰：「籍

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

三人謂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也。故先生之學，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

士。延平李愿中先生老矣，嘗從學於羅仲素先生，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

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

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嘗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

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其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

憚深辯而力闢之。所著書有：易本義、啓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

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辯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

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

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平生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紹定末，祕書郎李心傳乞以司馬溫公、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及先生七子，列於從祀，不報。淳祐元年正月，理宗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先生從祀孔廟。元至正二年，封韋齋公爲獻靖公。明洪武初，詔以先生之書立於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祀稱先儒朱子。韋齋公從祀啓聖祠。先生墓在崇安之九峯山下。子三：塾、塾、在，皆賢。在，紹定中，爲吏部侍郎。

①屬安徽舊蕪湖道。

②掌六勳之賞以等其功，屬吏部。

③高宗年號。

④屬福建舊建安道。

⑤

高宗建炎後改元。

⑥屬福建舊廈門道。

⑦縣佐，主諸簿目。

⑧猶後世之生員。

⑨奉祠監潭州

南嶽廟也。

⑩監察州郡之官曰監司。

宋置轉運使監察各路，始有監司之稱。

⑪孝宗年號。

⑫猶

候補也。

⑬孝宗隆興後改元。

⑭丁母祝，儒人憂也。

⑮特改左宣教郎。

⑯屬江西，今星子縣其

舊治也。

⑰唐時稱尚書省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省稱西臺，皆在禁省，故總稱曰臺省。

⑱與

襄同。

⑲唐劉晏定鹽法，於江嶺去鹽遠者，置常平鹽，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糴民，官收厚利而民不知。

①宋制設祠祿之官。時朝廷方行新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廢職，欲悉罷之，乃使任宮觀，以食其祿。②華州（今陝西華縣）雲臺觀。南京（舊河南歸德府）鴻慶宮。③太上皇居德壽宮。④有水心學案。⑤宋以洛陽爲西京。⑥音軌。匣也。⑦仍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⑧辭祕閣修撰也。⑨宋以金陵、太平、甯國、廣德爲江南東路。⑩屬福建。⑪今湖南省。⑫今廣西桂林是。⑬今長沙。⑭寧宗初封嘉王。光宗第三子。⑮太子親王講授之官。⑯見原玉山學案。⑰字君舉，有止齋學案。⑱宋史職官志中書省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留其所得者爲底。大事奏稟得旨者爲畫黃，小事擬進得旨者爲錄黃。⑲清屬湖南永州。⑳字伯崇，福建建安人。㉑甯宗慶元後改元。

一字宙論

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語錄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

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右明器亦道道亦器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語錄

○理當濂溪所謂太極。氣當濂溪所謂陰陽兩儀。

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右論理氣之關係

陰陽只是一氣。陽之退，便是陰之生。不是陽退了，又別有箇陰生。語錄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

答楊元範書

右論陰陽一氣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爲天，爲日月，爲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語錄

○音子遏切。逼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爲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麼事凝了！初間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

風霆雷電日星之屬。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開闢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之前，又是一個大闢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後卽舊日之土螺蚌卽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爲高，柔者卻變而爲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胡宏也。有五峯學案。

右論宇宙之生成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竊謂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生物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
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爲天地

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④。「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⑤。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爾。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卻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中間欽夫⑥以爲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爲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語錄

○楊道夫，字仲思，浦城人。晦翁授易詩禮弟子。附見滄洲諸儒學案。○此討尋天地變化之現象，有

無一定之目的也。對此問題，西洋有二派：主張萬象皆趨向一定之目的者，曰目的論。主張世界之變

化，但從原因結果之關係而起，而非別有意義者，曰機械論。下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則固主張目

的論者也。○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易復卦傳文。○易大壯卦傳文。

○即張敬夫南軒也。

右論宇宙變化萬象之旨趣

人生初閒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知發矣，既有形後，方有

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魂。」○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語錄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

也。今人之所以能運用，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

○見左傳。

○意謂具延長性之本質也。

○意謂具意識性之本質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爲魂，耳目之聰明爲魄。」曰：「精氣爲物，魂乃精氣中

無形迹底。淮南子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說，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運動爲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而魄尙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閒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尙遲，則能爲祟；蓋魂氣尙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卻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右論人類生活之本質

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

者，抑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卽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爲祖考者，蓋於我而未嘗亡也。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答吳伯豐書

○輒近進化論所考定遺傳之說，謂人之軀體，不外父母生殖細胞之結合而生長，其理甚微，一時猶未能立數學方程式以賅其一定之理；然其爲說，大起吾人之注意。此所謂「氣」視今日生殖細胞之說明爲曖昧耳。然已深喻其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爲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語錄

○猶言如何樣也。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

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祝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墨較淡；不久又無。嘗見張天覺有一事亦然。鄧隱峯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峯曰：「說底是甚麼？其人悟，謝之而去。」

○宋儒批評釋道圖保其身長久不壞爲自私。

右論生死之歸極

二 心體論

性是未動，情是已動，心包得已動未動。蓋心之未動則爲性，已動則爲情，所謂心統性情也。欲是情發出來底。心如水，性猶水之靜，情則水之流，欲則水之波瀾。

語錄

「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

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地去底，「才」是那會如此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又問：『如此，則「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攝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

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是發處？』曰：『運用是發了。』問：『「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

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時，志字從之從心，時字從之從日，如日在午時在寅時，制字之義由此。「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是那志底脚。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

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也；其覺於欲者，人心也。⊖

⊖心體論上應用人心道心之名詞，其來甚早。始見虞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

右說明心體論上各種應用名詞之名義（一）性（二）情（三）欲（四）才（五）意（六）志（七）人心道心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言，多所不合，按文集遺書諸

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全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答湖南諸公書

○體認未發之旨。自伊川始。自伊川而龜山，而豫章，而延平，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聞張敬夫得衡山胡氏學，往問之，亦未省。中間亦認已發爲未發。後取程氏書讀之，然後凍解冰釋，知性情之本。此書與下書，則其說也。

近復體察，見得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蓋人之一身，知覺運動，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乃心之所以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

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致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乎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其見天地之心也。及其發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則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則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答張敬夫論中和

右論本心之全體達用（中乃心之所以爲體）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和乃心之所以爲用）事物交至思慮已萌之『時』七情迭用各有攸『主』——此則人心之正

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歎。只得將他骨子實頭處談出來，乃於言性爲

有功。故某只以仁義禮智言之。語錄

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麼樣物事？性卽理也，仁義禮智而已矣。然四者有何形狀？只有此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譬如論藥性寒熱亦無討形狀處，只服了後，卻做得寒做得熱便是性。今人往往指有知覺者爲性，只說得箇心。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蠱起，往往以性爲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於是別而言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籠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朝過廟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過，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

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爲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其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溯其情而逆知之爾。答陳器之書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

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而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

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④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⑤能守^⑥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仁說

○元亨利貞本易乾卦辭。孔子作象傳釋之，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夏），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保合太和（冬），乃利貞。』含有春夏秋冬四序之說明。後儒因根據此以推論人性仁義禮智之四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讓國而逃。後武王伐紂，叩馬而諫，餓死首陽之下。論語『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論語『智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右論性之實在與仁之包貫四德

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若於日用間誠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攢出來。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

是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損益之也。

語錄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答何叔京

有箇天理，便有箇人欲。蓋緣這箇天理，有箇安頓處。才安頓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來。

語錄

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此物，如何作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

語錄

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便看天理人欲之消長何如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

語錄

右論人欲之流出

三修爲方法論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舍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之陷溺也。然則講

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乎！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文集

⊖禮「入學鼓篋，孫其業也。」鼓篋本白二事，謂擊鼓以召學士，發篋以出書籍。今稱彈琴鼓篋，則誤以鼓爲動詞。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溯心之患；而鶩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

不越乎致知力行之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爾。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弟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

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識得路頭，須是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鷄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

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爲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

右總論爲學大要（一）學。所以收放存良明萬事奉天職爲當其可（二）

講學不可有差（三）爲學識得路頭須是莫斷涵養爲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問爲學功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滄洲精舍

又論學者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謂不能使船嫌江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

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最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人謂齊人弱，田忌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送許多人安於死地，○乃始得勝。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儘力，除非無了此氣，這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

○田忌戰國齊將。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帥，以救韓。孫臏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竄，又明日爲二萬竄。龐涓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之亡者過半矣。乃棄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至馬陵，魏師大敗，涓自刎死。」○韓信擊趙，背水而陣。大戰良久，水上軍皆殊死戰，卒破趙軍。諸將問：「背水而陣，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

右論立志之要

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是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

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匪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

文字雖不可廢，惟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閒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霸，將經世事業，別做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

熹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學者須是主一上做工夫，若無主一工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都不是自家物事。工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不然，便散漫消索了沒意思。做工夫，只自脚下便做將去，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漸漸做去，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所謂求放心者，非是別去求箇心存著，只纔覺放心，便在此。孟子又曰：「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某嘗謂雞犬猶在外面，纔放了，須去外面捉將來。若是自家心，更不用別求，纔覺便在這裏。雞犬放猶有求不得，自家心則無求不得之理。

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已是遲了！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

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爾。

答方賓王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爾，何難而不爲！

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

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爲敬！

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爾。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卻是箇畏字。

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去，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

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工夫。然欲會動求靜，又無道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當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答吳伯豐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

右論涵養（一）須是截從一處做去（二）須做培養工夫須是主一上做工夫（三）不免有散緩時間斷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便是「相續處」（四）只要當自「提撕喚醒」則不昏昧自不放縱（五）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謂便是「敬」（六）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放縱便是「敬」（七）敬如「畏」字相似（八）心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九）涵養與克己對須是「工夫都到」（十）

工夫「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

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人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問：『力行如何說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

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

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

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今且就這事上理會箇合做底是如何。少間又就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見得這事道理原頭處。逐事都如此理會，便件件知得箇原頭處。

人之所以懶惰，只緣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又謂海內善類消磨推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在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得他。

不言窮理，卻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自在。

讀書是格物一事。

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下得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如用

兵相殺，爭得些兒小可一二十里地，也不濟事。須大殺一番，方是善勝。爲學之要，亦是如此。

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後，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

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學者要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思！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且放置閒事，不要閒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

讀書須是有精力。至之曰：『亦須是聰明。』曰：『雖是聰明，亦須是靜，方運得精神。』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三兩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春秋于心靜甚事？後來方曉。蓋靜

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件事，便缺了這一件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

右論致知（一）只是持敬應天下事不得（二）大學首說格物致知（三）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四）窮理欲知事物之所以然（理由）與其所當然（手段）（五）就事上理會合做底是如何（What）又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How）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Why）（六）見得道理分明自住不得（七）不言窮理卻言格物理在物中（八）讀書是格物一事（九）始讀未知有疑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十）已覺悟了別無所疑

便是信（十一）不可責效（十二）須是靜（十三）學固不在讀書
要之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以敬爲本然後心定理明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尙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
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恐不然也！

知得如此是病，卻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
一場閒話矣。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
己，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

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

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

所謂一劍兩斷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徒義崇德之功。

答蔡季通

人作不好底事，心卻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

右論力行

附錄

先生之父韋齋，○建炎間，爲南劍州尤溪尉，罷官待調，遷寓於隔溪鄭氏之書室。於庚戌九月十五日生先生，後人因名所近之山曰毓秀峯。

○名松，字喬年。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師羅豫章，見豫章學案。

先生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卽了其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閒從羣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韋齋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異之。

韋齋疾，以家事屬劉子羽，而訣於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且俾先生父事之。白水以女女焉。不數年，二劉俱沒，獨事籍溪最久。

○杜爲劉諸儒學案。

○淳熙二年，呂東萊○自東陽來訪先生，留山寒泉精舍月餘，商計近思錄。錢東萊，全鵝湖。○陸子壽。○子靜。○劉子澄。○來會，相與講辯其所聞。

○名祖謙。翁晦學侶。別有東萊學案。○山名。本名荷湖山。晉末，有張氏蓄鵝於此，因改名。在江西鉛

山縣北。宋有鵝湖寺。後建爲書院，淳熙中，賜額文宗書院。○九齡字，象山之兄，學者稱復齋先生。別

有梭山復齋學案。○九淵字，學者稱象山先生。別有象山學案。○清之字，晦翁、南軒、東萊同調。學

者稱靜春先生。見清江學案。

慶元元年，侂胄陷趙相以不軌，竄置永州，且創僞學之名，以斥善類。先生草疏萬言，極諫奸邪蔽主之禍，白宰相之寃。諸生力諫，遂箠之。遇遜之同人。先生默然，焚其稿。更號遜翁。朝廷時治黨人方急，趙相死於道。

初居崇安。○五夫，築書院於武夷之五曲，榜曰紫陽，識鄉關也。後築室建陽。○蘆峯之顛曰雲谷。其草堂曰晦庵。自號雲谷老人。亦曰晦庵，或晦翁。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叟，最後曰遜翁。

○屬福建舊建安道。

○全上。

○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南。

方伯謨○勸先生少著書，答曰：『在世間喫了飯後，全不做得些子事，無道理。』

○朱子門人。名士繇，莆田人。

右遺事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朱元晦英邁剛明，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陸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爾。』

○名亮，別有龍川學案。

黃勉齋狀其行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

劉剛中問黃直卿○曰：『先生學有淵源，羣弟子皆知之矣。比以古昔聖賢，未識到得何人地位？』直卿曰：『自洙泗以還，博文約禮，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然則先生之學，其踵孔顏乎？』直卿曰：『然。』

○黃幹勉齋字也。

陳北溪○答李貫之曰：『先生平日教人，尊德性道問學○固不偏廢，而用力處卻多在道問學上。江西○一派，只是厭煩就簡，偏於尊德性上去。先生力爲

之挽，乃確然自立一家門戶，而不肯回。

○名淳，字安卿。朱子門人。別有北溪學案。

○本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象山爲學，以一

心爲主，故偏於尊德性。晦翁爲學，頗言格物致知，故其用力處，多在道問學上。

○當時稱象山之代

名。蓋象山，江西金谿縣人也。

又答陳伯澡

○曰：

「晦翁論語孟子集註及大學中庸章句或問，時時修改，

至屬績而後絕筆，最爲精密。如論語或問著之丁酉年，已高矣，然後來置之不修，

未得爲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處，亦時有失，不若知言，○比

之大學中庸或問大不同，若以參訂集註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定之以爲定

論。」又答蘇德甫○曰：「文公表出近思錄及四子以爲初學入道之門，使人識

聖門蹊徑，於此融會貫通，以作權度，去讀天下羣書，究人生萬事，非謂天下道理

皆叢萃該備於此，可以向此取足，便安然兀坐，持循把守，以爲聖賢焉，宋盡在此，

無復他求，便可運用施爲，無往而不通，是大不然也。程子曰：「須大其心使開闊，

如只孤孤單單窄窄狹狹去看道理，左動右礙，前觸後窒，更無長進之望矣。」

○名沂，北溪門人。見北溪學案。

○胡五峯著。

○思恭字，亦字欽甫。北溪門人。見北溪學案。

黃東發日鈔曰：「六經之文皆道。秦漢以後之文，鮮復關於道，甚者害道。韓文公始復古文，而猶未必盡純於道。我朝諸儒始明古道，而又未嘗盡發於文。晦庵先生表章四書，開示後學，復作易本義，作詩傳，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且謂春秋本魯史舊文，於是明聖人正大本心，以破後世穿鑿凡例。謂周禮周公未必盡行，於是教學者非所宜先，於身事一句無預。提挈綱維，疏別緩急，無一不使復還古初。六經之道，賴之而昭昭乎如揭中天之日月。其爲文也，孰大於是！宜不必復以文集爲矣；然其天才卓絕，學力閎肆，落筆成章，殆於天造。其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其窮詰邪說之隱遁，則神搜霆擊；其感慨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遊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究而言之，皆此道之流行，猶化工之妙造也。」

黃梨洲案：『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伊川正鵠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議論雖多，要不出此二言。大較明道之言，故欲揚之，恐人滯。考亭之言，故欲抑之，恐人蕩。其用心則一也。』

黃未史案：『紫陽以韋齋爲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爲師，南軒東萊諸君子爲友，其傳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妬也。稟穎敏之資，用辛苦之力，嘗自言曰：『某舊時用心甚苦，思量這道理，如過危木橋子，相去只在毫髮之間，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見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博極羣書，自經史著述而外，凡夫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學，無不涉獵而講究也。其爲問世之鉅儒，復何言哉！』

右諸儒之批評

南軒學案（原卷五十）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

張栻，字敬夫，一字樂齋，號南軒。廣漢人。○遷於衡陽。○父浚，故丞相魏國公。諡忠獻。先生穎悟夙成。少長，從五峯胡先生問程氏學。五峯一見，知其大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也。五峯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以見志。』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祕閣，丁父憂。服闋，長沙郴桂帥劉公珙薦於朝，除知撫州。○改知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此者，以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郎，兼侍講。時

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奏言：時猶未可。上爲歎息。襄諭。其後因賜對，反覆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①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上閱其實，卽詔罷之。除左司員外郎，仍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紵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且詣朝堂責宰相虞公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②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先生奏再上，命遂寢。然宰相實陰附張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③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說，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靖江府。^④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治聞，詔特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祕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⑤

安撫本路。湖北故多盜，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會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先生劾請論罪，不報，卽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病革，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先生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咸惜之。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旣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徒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著有論語、孟子、詩書、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嘉泰中，賜謚宣。景定初，從祀孔子廟庭。

①屬四川。

②湖南舊衡陽道治。

③屬江西。

④屬浙江。

⑤宋熙寧中，令發運使凡糴買稅斂上

供之物，皆得徒貴就賤，用近易遠，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曰均輸法。

⑥蔡京王

黼也。徽宗時人。

⑦屬江西。

⑧屬江蘇。

⑨屬湖北舊荆南道。

南軒答問 南軒文集

樂記①人生而靜一章，曰靜，曰性之欲，又曰人欲。靜者，性之本然也。然性不能不動，感於物則動矣。此亦未見其不善，故曰性之欲；是性之不能不動者，然也。然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流爲不善矣。此豈其性之理哉？一己之私而已，於是而有人欲之稱。對天理而言，則可見公私之分矣。譬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於因其流激，汨於泥沙，則其濁也，豈其性哉？

南軒答問

○禮記中一篇。

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有出入者，不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操之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固未可以語言盡之爾。

○孟子『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以爲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爲而然也；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爲徇己之私，則一而已！南軒文集

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物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事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旣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

問：『近有人疑，但能存心，則自無不敬。乃以動容貌整思慮爲言，卻似從外面做起，不由中出，不若直言存其心之爲約也。』曰：『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旣不如此用功，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

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謂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南軒答問

向來每見衣冠不整，舉止或草草，此恐亦不可作小病看。古人衣冠容止之間，不是要作意矜持，只是循他天則，合如是爲尋常。因循怠弛，故須著勉強自持；外之不肅，而謂能敬於內可乎？此恐高明所自知，但不可以爲小病耳！
與呂伯恭

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者亦有地。所謂持敬，乃是一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謂敬，敬是敬此者也。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如左右所謂窘於應事，無舒緩意，無怪其然也。故欲從事於敬，惟當常存主一之意。此難以言盡，實下工夫，涵泳勿舍，久久自覺深長而無窮也。
南軒答問

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要耐苦辛，長遠勿舍，則寢有味。
答潘叔昌

伊洛先生所謂主一無適，真是學者指南，深切著明者也。故某欲其操舍之

間體察，而居毋越思，事靡他及，乃是實下手處。此正謂有捉摸也。若於此用力，自然漸覺近裏趨約，意味日別，見則爲實見，得則爲實得。不然，徒自談高拽妙，元只在膠膠擾擾域中三二十年，恐只是空過了至善之則，烏能實了了乎？

所論：雖閒有平帖安靜之時，意思清明，四體和暢，念慮不作——覺無所把摸，接物遇事，則渙散矣。此蓋未能持敬之故。所謂平帖安靜者，亦是暫時血氣休息耳。且旣曰覺無所把摸，安得謂安靜乎？敬有主宰，涵養漸熟，則遇事接物，此意豈容遽渙散乎？主一之義，且深體之。南軒答問

所論：居敬雖收斂此心，乃覺昏昏不活，而懈怠漸生。夫敬則惺惺，而乃覺昏昏，是非敬也。惟深自警勵，以進主一之功，幸甚！

來書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論此處甚多，須反覆玩味。據目下底意思，用功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時，此事先在；旣應之後，此事尙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

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某前作主一箴，爲一相識所刊，其間亦有此意。南軒答問

論及邇來工夫，足見不輟。但所謂二病：若曰荒忽因循，則非游泳之處。若曰蹙迫寡味，則非矯揉之方。此正當深思，於主一上進步也。要是常切省勵，使凝斂清肅時多，則當漸有向進，不可求一切近功也。

所諭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則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急迫之與因循，只是一病，不失之此，則失之彼，滅於東而生於西。要須本原上用功，其道莫如敬，則弊可漸滅。與呂子約

近世學者之弊，渺茫臆度，更無講學之功。其意見只類異端一超徑詣之說，

又出異端之下，非惟自誤，亦且誤人。五峯所謂：『此事是終身事，天地日月長久，斷之以勇猛精進，持之以漸漬薰陶，故能有常而日新。』誠至言哉！答周允升

今世學者慕高遠而忽卑近之病爲多。此間有肯來講論者，今殊不敢泛告；想渠輩聽某以前說話，覺有滋味，今卻鈍悶。若信得及，始可與講習也。與呂伯恭
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近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深可歎哉！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爲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爲合於時變，世所號爲賢者，正墮在此中。此風方熾，正道湮微，率獸食人，甚可愧也。與朱元晦

問：『爲佛學者言，人常常存此心，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此與吾學所謂操則存者有異同否？』曰：『某詳佛學所謂，與吾學之云，存字雖同，其所

爲存者，固有公私之異矣。吾學操則存者，收其放而已矣。收其放則公理存，故於所當思而未嘗不思也，所當爲而未嘗不爲也，莫非心之所存故也。佛學之所謂存心者，則欲其無所爲而已矣。故於所當有而不知有也，於所當思而不之思也，獨憑藉其無所爲者以爲宗，日用間將做作用，其云令日用之間眼前常見光燦燦地，是弄此爲作用也。目前一切以爲幻妄，物則盡廢，自利自私，此其不知天故也。

南軒答問

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若釋氏之見，則以爲萬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極本然之全體，而反爲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謂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識道心者也。知言所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蓋謂是也。

問：『程子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真與妄耳。」伯逢○疑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於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卽人爲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曰：『有物必有則，○此天也。若非其則，則是人爲亂之，妄而已矣。只如釋氏揚眉瞬目，自以爲運用之妙，而不知其爲妄而非真也。此毫釐之間，正要辨別得。如伯逢病正在此耳！所答語大意已得之。』

○胡大原也。致堂（直）之子，五峯之姪。從五峯學，守其說甚固。見五峯學案。○詩大雅烝民篇：『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凡人所行，何嘗須臾離此，此則固然；然在學者未應如此說，要當知其所以不離也。此則正要用工夫，主敬窮理是已。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固是義；然學者要識其真。孟子只去事親從兄上指示，最的當。釋氏只爲認揚眉瞬目運水搬柴○爲知義，而不分人欲天理於毫釐之間，此不可不知也。

○傳燈錄『龐居士見石頭和尚，偈云：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石頭然之。』

問：『奔逸絕塵存乎思。』曰：『如此等語，皆涉於浮夸不穩帖。夫思者，沈潛縝密，優游涵泳，以深造自得者也。今日奔逸絕塵，則有臆度採取之意，無乃流入於異端一聞便悟一超直入之弊乎？非聖門思睿作聖之功也。推此類察之。』

附錄

孝宗初起，忠獻謫籍，都督諸軍事，即奏先生書寫機宜文字。先生時年甫三十，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夙夜凜凜，直以君父之責爲己憂。間以軍事入見，因進言曰：『陛下上念祖宗之讎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即天理之所存也。願陛下勿怠此心，而親賢稽古以擴充之，則不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帝異其言。

湯思退用事，務罷兵講和，金反乘隙，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先生疏言：『我

與金義不同天日者；雖嘗詔以縞素出師，而玉帛之使未嘗不躡其後，是以和戰之念雜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

召爲吏部郎，時宰相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先生入見，孝宗曰：「卿知彼中事乎？」先生曰：「不知也。」曰：「彼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彼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內之事，則知之詳矣。」帝曰：「何事？」對曰：「比年諸道水旱民貧，而國家兵弱財匱，大小之臣，又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中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先生因言：「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陳決機之日。爲今之計，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仇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又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使必勝之形，隱在目前，則雖三尺童子，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之嘆息哀諭，以爲前始末聞此論也。

魏鶴山○跋南軒與李季允帖○曰：「南軒先生受學五峯，久而後得見，猶未與之言。泣涕而請，僅令思忠清未得爲仁○之理。蓋往返數四而後與之。前輩所以成就後學，不肯易其言如此。故得其說者，啓發於憤悱之餘，^四知則真知，行則篤行，有非俗儒四寸口耳之比。」

○魏了翁也，朱子私淑。有鶴山學案。

○李真也。南軒門人。見嶽麓諸儒學案。

○論語公冶長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四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

呂東萊與陳同甫書曰：『張荊州使不死，合整頓點檢處尙多。至於不自是，不尙同，則相識中未見兩人也。』

又麗澤講義○曰：『張荊州教人以聖賢語言見之行事，因行事復求之聖

賢語言。」

○呂東萊撰。

朱子述行狀後曰：「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又曰：「公嘗有言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廣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與！』」

又曰：「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又曰：「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者，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

許魯齋曰：「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間斷，便是不敬。』」

黃梨洲案：「湖南一派，在當時爲最盛。然大端發露，無從容不迫氣象。○自

南軒出，而與考亭相講究，去短集長，其言語之過者，裁之歸於平正。「有子考无咎」，○其南軒之謂與！

○朱晦庵謂五峯辭意多急迫，少寬裕，良由務以智力探取，全無涵養之功，所以至此。

○易蠱卦初

九爻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又案：『南軒之學，得之五峯。論其所造，大要比五峯更純粹。蓋由其見處高，踐履又實也。朱子生平相與切磋得力者，東萊、象山、南軒數人而已。東萊則言其雜，象山則言其禪，惟於南軒爲所佩服。一則曰敬夫見識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反復開益爲多。一則曰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表。近讀其語，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然南軒非與朱子反復辯難，亦焉取斯？○哉！第南軒早知持養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養，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卻平日一段涵養工夫，至晚年而後悟也。』

○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又案：『南軒受教於五峯之日淺，然自一聞五峯之說，卽默體實踐，孜孜勿釋。又其天資明敏，其所見解，初不歷階級而得之。五峯之門，得南軒而有耀。從遊南軒者甚衆，乃無一人得其傳。』故道之明晦，不在人之衆寡爾。』

○王梓材曰：『梨洲未及廣輯嶽麓二江諸儒學案，故有是語。』

東萊學案（原卷五十一）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①人，後徙壽春②。六世祖中國文靖公③。自壽春徙開封，曾祖東萊郡侯好問④始居婺州⑤。先生少時性極褊，後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終身無暴怒。長從林拙齋⑥汪玉山⑦胡籍溪⑧三先生遊，與朱晦庵張南軒二先生友，講索益精。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⑨。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象山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象山，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除祕書郎國

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先生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載，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是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旋除直閣。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議，⑤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先生文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融洽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

達於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世法。先是書肆有書曰皇朝文海，周益公必大^①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又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

①黃河流經山西西境，或南北線。故山西境內，在黃河以東者，統稱河東。

②今安徽壽縣。

③呂夷

簡也，歷官真宗仁宗兩朝，以太尉致仕，封許國公，卒諡文靖。

④滎陽先生希哲子也。附見滎陽學案。

⑤金華舊稱婺州。

⑥紫微呂居仁門人。名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附見紫微學案。

⑦汪應辰也。字

聖錫，聖州玉山人，學者稱爲玉山先生。別有玉山學案。

⑧宋史職官志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

館……直閣直院，則謂之館職。

⑨真宗祥符九年，始置直閣。凡館閣久次者，必選直龍圖閣，爲擢待

制之基。

⑩宋時，稱經略安撫司爲帥司。

⑪廬陵人。字子充，又弘道，號平園老叟。紹興進士，累官至

左丞相，封益國公。立朝剛正，力排權倖。工文詞，著有省齋集。

東萊遺集

麗澤講義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當滿天下。惟其不然，所以貴於用心剛而進學勇。答潘叔昌。

○商書說命篇。

○潘景愈也，景憲叔度之弟。東萊門人。東萊稱其有意務實見麗澤諸儒學案。

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斂收不可斂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者也。

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與朱侍講

○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不得力。與陳君舉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以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卽求病源所在而鋤

去之。與學者

坐談常覺從容，臨事常覺迫切，乃知學問無窮，當益思所未至。居官臨事，外有齟齬，必內有空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己」二字，更無別法。

與戴
在伯

三王四事，皆於平常處看，惟孟子識聖人，故敢指日用平常處言之。揚子不識聖人，乃曰聰明淵懿，冠乎羣倫，把大言語來包羅。孟子說

○孟子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全謝山曰：此乃水

心譏中庸祖述憲章一條所本。

教國子，以三德，三行，立其根本，固是綱與目張，然又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治體。古之公卿皆自幼時便教之，以爲異日之用。今日之子弟，卽他日之公卿，故國政之是者，則教之以爲法，或失，則教之以爲戒，又教之以如何整救，如

何措畫，使之洞曉國家之本末源委，然後他日用之，皆良公卿也。自科舉之說興，學者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然不知，至有不識前輩姓名者。一旦委以天下之事，都是杜撰，豈知古人所以教國子之意。然又須知上之人所以教子弟，雖將以爲他日之用，而子弟之學，則非以希用也。蓋生天地間，豈可不知天地間事乎！禮記說

○公卿大夫之子弟。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見周禮地官

師氏。○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人二三十年讀聖人書，一旦遇事，便與里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膺。豈老成人之言過於六經哉？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雜說

邪說誠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責。竊嘗謂異端之不息，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於此。此道光盛大，則彼之消鑠無日。所以爲此說者，非欲含糊縱釋，黑白不辨，但恐專意外攘，而內修工夫反少。與朱侍講

侍講

析理當極精微，雖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與朱前書所論甚當，已嘗爲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誠深思之！與邢邦用○

○邢世材也。從學東萊。見麗澤諸儒學案。

附錄

朱子曰：『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永嘉之學，理會制度，偏考究其小小者，惟君舉爲有所長；若正則則渙無統紀，同甫則談論古今說王說霸，伯恭則兼君舉同甫之所長。』

又曰：『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鵠圖說作一塊，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護蘇氏尤力，以爲爭較是非，不如斂藏持養。』

黃東發日鈔曰：『東萊先生以理學朱張鼎立爲世師，其精辭奧義，豈後學所能窺其萬分之一！然嘗觀之：晦翁與先生同心者，先生辯詰之不少恕，象山與晦翁異論者，先生容下之不少忤。鵠湖之會，先生謂：「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易量。」謂：「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其後象山祭先生文亦自悔鵠湖之會集，粗心浮氣，然則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若其講學之要，尤有切於今日者，學者不可不亟自思也。』

謝山同谷三先生書院記曰：『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良齋學案（原卷五十二）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一一三四——一一七三）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父徽言。○先生年十七，辟爲荆南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道潔。○問道潔以義理之辨。道潔曰：『學者當自求之；他人之言，善非吾有。』道潔之學，自六經百氏，下至博奕小數方術兵書，無所不通。先生得其所傳，無不可措之用也。召爲大理寺主簿，除大理正，出知湖州，改常州。未上卒。年四十。

○屬浙江舊甌海道。

○爲胡文定安國高弟。見武夷學案。

○少嘗學於河南二程先生。見劉李諸

儒學案。

良齋浪語集

灑掃應對進退雖爲威儀之一，古人以爲道無本末者；其視任心而作，居然有閒。然云文武之道，具在方策。○其人存，其政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要須「自得之」也。與沈應先書④

○論語文。

○中庸文。

○易大傳文。

④沈有閒也。從南軒東萊遊，又從艮齋止齋訪經制之學，而

歸宿於求仁。見嶽麓諸儒學案。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古人事業。學不至此，恐至道之不凝。此事自得，則當深知，殆未可以言言之也。以同甫天資之高，檢察之至，信如有見，必能自得諸心。如曰未然，則凡平日尙論古人，下觀當世，舉而措之於事者，無非小知諛聞。○之累，未可認以爲實。與陳同甫書

○禮學記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諛聞，不足以動衆。諛音小，猶小也。

附錄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薛士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卻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叩之，云初無是言也。』

黃梨洲案：『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蓋亦鑒一種閉眉合眼，矇矓精神，自附道學者，於古今事物之變，不知爲何等也。夫豈不自然？而馴致其道，以計較億度之私，蔽其大中至正之則，進利害而退是非，與刑名之學，殊途而同歸矣！此在心術，輕重不過一銖，茫乎其難辨也。』

黃耒史案：『汝陰袁道潔，旣問學於二程，又傳易於薛翁。○已侍薛季宣，器之，遂以其學授焉。季宣旣得道潔之傳，加以考訂千載，凡夫禮樂兵農，莫不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又得陳傅良繼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時燦然學問之區也。然

爲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爲功利之學。」

○道潔移居富順，隣家薛翁以賣香自給，以刺謁之，薛翁謾罵不應；積日屢造其門，薛翁喜而見之，與之縱論六經，因以所學授之。附見劉李諸儒學案袁溉傳中。

止齋學案（原卷五十三）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一一三七——一二〇七）

陳傳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少有重名，授徒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良齋過之，啓以其端。已而束書屏居，良齋又過之，問治何業。先生陳其所得。良齋曰：『吾懼子之累於得也。』於是往依良齋而卒學焉。茅茨一間，聚書千餘卷，日考古咨今於其中；蓋從遊者凡七八年。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廌山[○]之外，紹興以後，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良齋後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實用。先生既得之，而又解剝於周官左史，變通當世之治具條畫，本末粲如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授泰州教授，未上，召爲太學錄。出判福州。罷主管崇道觀。起知桂陽軍。歷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事、轉運判官、兩浙

提點刑獄。入奏事，留爲吏部員外郎，擢祕書少監，兼嘉王府贊讀，除起居舍人，起居郎。光宗不過重華，掛冠而出。寧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還，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同國史院修撰，罷而奉祠。嘉泰三年，授寶謨閣待制。卒於家，年六十七。諡文節。學者稱止齋先生。

○游酢也。有鳴山學案。

附錄

陳龍川與先生書曰：『亮與元晦所論，○本非爲三代漢唐設，且欲見此道在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卽是，安得有所謂暗合者。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爲人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而尊兄乃名以跳踉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地步平正。嗟乎！冤哉！吾兄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如此，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

腳』

○參龍川學案。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示諭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雜患失之病。豈能有所孚格！君舉近來議論簡徑，無向來崎嶇周遮氣象，甚可喜也。』

又答潘叔度書曰：『陳君舉最長處，是一切放下，如初學人正未易量。』

謝山奉臨川帖子曰：『陳止齋入太學，所得於東萊南軒爲多；然兩先生皆莫能以止齋爲及門。』

水心學案

(原卷五十四卷五十五)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一一五〇——一二三三)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爲太學正。由祕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尙書左選郎官，贊趙忠定定內禪，遷國子司業，力求補外。趙公貶，先生亦降。兩官奉祠，起爲湖南轉運判官。知泉州，召入，權兵部侍郎，丁憂。服除，權工部侍郎。以用兵除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兵罷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年七十四。諡忠定。

○宋政和中，改平江軍爲府。卽今江蘇吳縣。

○今湖北蘄春縣。

水心習學記言

古之聖賢無獨指心者，舜言人心道心，不止於治心。孟子始有盡心知性心官賤耳目之說，蓋辯士索隱之流多論心，而孟荀爲甚。

○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又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又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中庸索隱行怪，後世有述者，吾勿爲之矣。

洪範○耳目之官，不思而爲聰明，自外入以成其內也。思曰睿，自內出以成其外也。故聰入作哲，明入作謀，睿出作聖，貌言亦自內出而成於外。古人未有不內外交相成而至於聖賢。蓋以心爲官，出孔子之後，以性爲善，自孟子始。然後學者盡廢古人之條目，而專以心爲宗主，致虛意多，實力少，測知廣，凝聚狹，而堯舜以來內外相成之道廢矣。

○書洪範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

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乎視聽之事，則官得守其分。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心術者，無爲而制竅者也。案孟子稱耳目之官，心之官，予論之已詳。然則執心既甚，形質塊然，視聽廢而不行，蓋辯士之言心也。其爲心之害大矣！洪範思曰睿，睿作聖。各守身之一職，與視聽同，謂之聖者，以其經緯乎道德仁義之理，流通於事物變化之用，融暢淪浹，卷舒不窮而已。惡有守獨失類，超忽恟恍，狂通妄解，自矜鬼神也哉！

周官言道則兼藝，○貴自國子弟，賤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爲道本。」最爲要切，而未嘗言其所以爲道者。雖書堯舜時亦以言道，及孔子言道尤著明，然終不的言明道是何物。豈古人所謂道者，上下皆通知之，但患所行不至邪？老聃本周史官，而其書盡遺萬事而特言道，凡其形貌朕兆眇忽微妙無不悉具，予疑非聃所著，或隱者之辭也。而易傳及子思孟子亦爭言道，皆定爲某物，故後世之於道始有異說，而又益以莊列西方之學，愈乖離矣。今且當以

周禮二言爲證，庶學者無畔援之患，而不失古人之統。①

①周禮地官司徒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②全謝山案曰：「此永嘉以經制言學之大旨。」

『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③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既無功利，則道義乃無用之虛語耳。

③漢董仲舒之言也。爲最純粹之動機論，大占勢力於吾國之倫理學界。而水心則批評之，蓋水心固功利派也。

文言上下繫說卦諸篇所著之人，或在孔子前，或在孔子後，或與孔子同時。習易者彙爲一書，後世不深考，以爲皆孔子作。故象揜鬱未振，而十翼講誦獨多。魏晉而後，遂與老莊並行，號爲孔老。佛學後出，其變爲禪。喜其說者，以爲與孔子不異，亦援十翼以自况，故又號爲儒釋。本朝承平時，禪說尤熾，豪傑之士，有欲修明吾說以勝之者，而周張二程出焉。自謂出入於老佛甚久，已而曰：『吾道固

有之矣。』故無極、太極、動靜、男女、太利、參兩、形氣、聚散、網緼、感通、有直內、無方外、不足以入堯舜之道，皆本於十翼，以爲此吾所有之道，非彼之道也。及其啓教後，學於子思、孟子之新說奇論，皆特發明之，大抵欲抑浮屠之鋒銳，而示吾所有之道。若此，然不悟十翼非孔子作，則道之本統尙晦。不知夷狄之學本與中國異。中國之學，自不當變於夷。旣變而從之，而又以其道貶之，顛倒流轉，不復自知。

○全謝山案曰：「此蓋指當時之染於禪而又排之者。」

附錄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

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

○石斗文也。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自中也。同甫同調。學者稱厚軒先生。見龍川學案。

黃梨洲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直目水心爲文士。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象夫子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口，「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未爲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其意欲廢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疵則有之，若云其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

○字晉卿。見滄州諸儒學案。

○恭叔，周行己字。伊川門人。永嘉人。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

傳，獨恭叔尙有諸言。南渡之後，鄭景望（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水心謂永嘉之學，視千載之已絕。

周作於前，鄭承於後。參原卷三十二周許諸儒學案。

◎全謝山案：「論果太高，然有益於學者。」

龍川學案（原卷五十六）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一二四三——二一九四）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④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園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卽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⑤，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⑥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

『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卽繳狀，事下大理答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於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於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⑤，羅春伯點^⑥，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理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⑦，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

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
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為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①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於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②初，諡父毅。

① 屬浙江舊金華道。

② 孝宗初元。

③ 即金華也。

④ 解音皆去聲，發也。唐制，進士由鄉而貢，曰解

額。解頭與解元同，係鄉試首薦者之稱。明史士大夫通以鄉試第一為解元。⑤ 隱居終南，真宗咸平

中，徵赴闕，果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後又召為左司諫。種音蟲。⑥ 官名。尚書令有大廳，常尚書省之

中，謂之都堂。⑦ 歷城人。號稼軒。為湖南安撫，治軍有聲。為人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所交多海內知

名士。所著有稼軒集詞與蘇軾齊名。⑧ 崇仁人。登崇熙三年進士第，累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從學於象山。見象山學案。⑨ 孝宗傳位於光宗，光宗即位，尊孝宗為壽皇聖帝。⑩ 孝宗所居

宮也。①屬江蘇舊金陵道。②理宗紹定後改元。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與朱元晦

書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啓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

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同上

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

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同上

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卽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古以爲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寃哉！同上

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同上

亮之不肖，於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尋常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復朱元

爲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於其間，以端慤靜深爲體，以徐行緩語爲用，務爲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爲不足自通於聖人之道；於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送吳允成序

世之學者，玩心於無形之表，以爲卑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與應仲實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褻然之選。繼而補大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黃梨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於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齋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即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於僕區，亦未始不可。」

○陳君舉，傅良也。有止齋學案。

黃耒史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崛起於永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身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於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薛則士龍季宣也。有良齋學案。鄭則景望伯熊也。與其弟景元伯英齊名，時人稱爲大鄭公小鄭公。附見周許諸儒學案。俱永嘉人，世稱永嘉之學。

象山學案（原卷五十八）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一一三九——一一九二）

陸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溪[○]人。梭山復齋之弟也。三四歲時，問其父賀，天地何所窮際？父奇之。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爲呂東萊所識。始至行都，從遊者甚衆。先生能知

其心術之微言，中其情，多至汗下。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概而盡得其爲人。語學者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教人。』又曰：『今天下學者，惟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足以明人心之邪正，破學者窟宅矣。』一生飯次交足，飯旣，先生謂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曰：『已省。』其規矩之嚴又如此！淳熙○元年，授靖安○主簿，丁憂服闋，調崇安。○九年，以侍從薦，除國子正，遷敕命所刪定官，輪對。○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主管台州崇道觀。旣歸，學者愈盛。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復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踰數千人。紹熙○二年，除荆門軍。○故事：太守下車，必先揭約束，延賓受牒，皆有日期，吏以白先生曰：『安用是！』賓至卽見，持牒卽入，無早暮；于是下情盡達，兩造有不持狀對辯求決者。郡已大治，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爲四戰之地，遂議築之，二旬而畢。

郡於上元①設醮②爲民祈福。先生乃會吏民講洪範斂福錫民一章以代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聽者莫不曉然，至有泣下者。二年卒官。年五十四。嘉定③十年，賜諡文安。

①屬江西舊豫章道。

②孝宗乾道後改元。

③屬江西舊潯陽道。

④屬福建舊建安道。

⑤謂輪

班奏對也。宋太祖定百官輪對制，每五日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輪對，指陳時政得失。⑥掌營造宮室

之官。⑦山在江西貴溪縣西南七十里。⑧光宗年號。⑨屬湖北舊襄陽道。⑩正月十五爲上

元。⑪音椒去聲。道士設壇祈禱曰醮。⑫寧宗開禧後改元。

一 宇宙論

梭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或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蓋通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卽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

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

○朱陸之異同，爲學術史上從來之大案。而「無極」辨端之開，實肇自梭山。梭山與晦庵論太極往還各兩書之後，不復致辨。而象山則以爲道一而已，不可不明於天下後世，故又辨之。此其第一書也。晦庵答之，大意謂：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周子言之。若於此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往復辨論，詞氣峻厲，晦庵卒主各尊所聞各行所知，無望於必同而止。實則此種議論，僅屬名義之異同，無關宏旨，有似西洋中世之「煩瑣哲學」流於瑣碎矣。

尊兄向與梭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頰舌紙筆之間也。其爲萬物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邪？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

邪？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邪？太極固自若也。

後書又謂：『無極卽是無形，太極卽是有理。周先生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且「極」字亦不可以形字釋之。蓋極者，中也。言無極，則是猶言無中也。是奚可哉？若懼學者泥於形氣而申釋之，則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朱子發○謂：『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未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兄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書中爲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之察，何

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觀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也。與朱子書

○朱震字也。上蔡門人。有漢上學案。詳於三易象數之說，有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從說一卷。

右對於太極圖說之論辨

二 心體論

仁，卽此心也，此理也。與曾宅之書

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又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

萬物森然於方寸之間，滿心而發，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語錄

道徧滿天下，無些小空闕。四端萬善，皆天之所予，不勞人妝點。但是人自有病，與他相隔了。

人爲學甚難，天覆地載，春生夏長，秋斂冬肅，俱此理。人居其間，無靈識，此理如何解得？

右言心卽理○

○「心卽理」爲象山學說之精髓，具此精髓，然後簡易直截之學風乃得而成。象山之特色在此，象山之爲反對派攻擊亦全在此。

三修爲方法論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今千百年無一人有志，也是怪他不得！志箇甚底？須是有智識，然後有志願。語錄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沒於聲色富貴間，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

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白鹿洞講義 ①

○淳熙八年二月，象山訪晦庵於南康，晦庵率僚友諸生，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象山以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發論，晦庵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

右言志。

凡欲爲學，當先識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爲何事？人生天地間，爲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爲學，學「爲人」而已，非有爲也。語錄

大凡爲學，須要有所立。論語云：「己欲立而立人。」卓然有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還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箇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枉。

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

右言學。

論語中多有無頭柄底說話，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類，不知所及守者何事？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非學有本領，未易讀也。苟學有本領，則知之所及者，及此也；仁之所守者，守此也；時習者，習此也；說者說此，樂者樂此；如高屋之上建瓴水矣。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

語錄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古人爲學卽讀書，然後爲學可見。然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格物者，格此者也。伏義仰象俯法，亦先於此盡力焉耳。不然，所謂格物，末而已矣！

夫子曰：『由，知德者鮮矣！』要知德。皋陶言：『亦行有九德。』然後乃言曰：

『載采采。』○事固不可不觀，然畢竟是末。自養者亦須養德。養人亦然。自知者亦須知德。知人亦然。不於其德，而徒繩檢於其外行與事之間，將使人作偽。

○見虞書皋陶謨采事也。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

我治其大而不治其小，一正則百正。恰如坐得不是，我不責他坐得不是，便是心不在道。若心在道時，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豈解坐得不是！

右言知本。

人精神在外，至死也勞攘。須收拾作主宰，收得精神在內，當惻隱卽惻隱，當羞惡卽羞惡，誰欺得你？誰瞞得你？見得端的後，常涵養是甚次第。語錄

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等是恭敬，若不得其綱，則恭敬是君，此心是民。若得其綱，則恭敬者，乃保養此心也。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來無事，胡亂被事物牽將去。若是有精神，

即時便出便好。若一向去，便壞了。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於此有長，都不去著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卻似箇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右言收拾精神。

附錄

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卽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鬻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聞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敬仲本心。』敬

仲大覺，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

○象山弟子名簡，敬仲，字也。別有慈湖學案。

居象山，多告學者云：『女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

一夕步月，喟然而歎。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嶽，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包曰：『勢旣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沒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包遜也。包約、包揚之弟，象山門人。見槐堂諸儒學案。

詹子南○方侍坐，先生遽起，子南亦起，先生曰：『還用安排否？』

○詹阜民也。象山門人。見槐堂諸儒學案。

先生舉「公都子問均是人也」一章云：「人有五官，官有其職。子南因思是便收此心，然惟有照物而已。」他日侍坐，先生無所問。先生謂曰：「學者能常閉口亦佳。」某因此无事，則安坐瞑目，用力操存，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遂見先生。先生目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某問先生何以知之？曰：「占之眸子而已。」因謂某：「道果在邇乎？」某曰：「然。」昔者嘗以南軒張先生所類洙泗言仁書考察之，終不知仁，今始解矣。先生曰：「是卽知也勇也。」某因言而通。對曰：「不惟知勇，萬善皆是物也。」先生曰：「然。」更當爲說存養一節。

朱濟道○說：「前尙勇決無遲疑，做得事後，因見先生了，臨事卽疑恐不是，做事不得。今日中只管悔過懲艾，皆無好處。」先生曰：「請尊兄卽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萬物皆備於我，有何欠闕？當惻隱時自然惻隱，當羞惡時自然羞惡，當寬裕溫柔時自然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時自然發強剛毅。」

○朱梓也。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於象山而師事之。見槐堂諸儒學案。

葉水心志胡崇禮曰：『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士，陸子靜晚出，號稱徑要簡捷，或立語已感動悟人，爲其學者，澄坐內觀。』

陳北溪曰：『象山教人終日靜坐，以存本心，無用許多辯說勞攘。此說近本，又簡易直捷，後進易爲竦動。若果是能存本心，亦未爲失。但其所以爲本心者，只是認形氣之虛靈知覺者，以此一物甚光輝燦爛，爲天理之妙。不知形氣之虛靈知覺，凡有血氣之屬，皆能趨利避害，不足爲貴；此乃舜之所爲人心者，而非道心之謂也。今指人心爲道心，便是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連水搬柴無非妙用之說。故慈湖專認心之精神爲性，指氣爲理，以陰陽爲形而上之道，論天、論易、論道、論德、論仁、論義、論禮、論智、論誠、敬、論忠、信、萬善，只是此一箇渾淪底物，只此號不同耳。夫諸等名義，各有所主，混作一物，含糊鶻突，豈得不錯！遂掃去格物一段工夫，如無星之稱，無寸之尺，默坐存想，稍得髣髴，便云悟道，將

聖賢言語來手頭作弄——其實於聖賢言語不甚通解。輔漢卿○所錄譬如販私鹽人，擔頭將鯨魚妝面，發得情狀甚端的也。以晦翁手段與象山說不下，况今日其如此等人何！

○輔廣也。朱子門人，別有潛庵學案。

黃耒史案：『子輿氏後，千有餘載，纘斯道之墜緒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後，曾未幾旋有朱陸，誠異數也。然而陸主乎尊德性，謂先立乎其大，則反身自得，百川會歸矣。朱主乎道問學，謂物理既窮，則吾知自致，滃霧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者，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何兩家弟子不深體究，出奴入主，論辯紛紛，而至今借媒此徑者，動以朱陸之辨同辨異，高自位置，爲岑樓之寸木！觀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諭競辯之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又復包顯道書：「南渡以來，八年著腳理會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

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世儒之紛紛競辯朱陸者，曷勿卽觀朱子之言。」

謝山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曰：『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放者也。』

⊖ 呂祖儉也。字子約，金華人。從其兄東萊學，著有大愚集。見東萊學案。

西山蔡氏學案（原卷六十二）

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一一三五——一二九八）

蔡元定，字季通，建[○]之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先生，曰：『此孔子正脈也。』先生深涵其義，既長，辨晰益精。聞朱文公名，往師之。文公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先生質正焉。從臣[○]尤公袤、楊公萬里薦，堅以疾辭。慶元初年，韓侂胄禁僞學，御史沈繼祖[○]奏：『朱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誼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粗食淡，衣褻帶博，潛形匿跡，如鬼如蜮。其徒蔡元定佐之爲妖，乞送別州編管。』先生曰：『化性起僞，惡得無罪！』遂謫道州[○]。郡縣捕甚急，先生毅然上

道。文公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文公視先生不異平時，因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杖屨同其子沈行三千里，腳爲流血。至春陵，^④遠近從者日衆。或謂宜謝生徒，先生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於貶所。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先生從文公遊最久，精識博聞，同輩皆不能及。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歷數、兵陳之說。凡古書盤錯肯綮，^⑤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先生爬梳剖析，細入秋毫，莫不暢達。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先生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子淵，^⑥沈，^⑦並躬耕不仕。

○福建省簡稱曰建。○屬福建舊建安道。○稱文學親近之官爲從官。容齋續筆自觀文殿大學

士至待制爲侍從官。○西查原卷九十七攻慶元僞學者表。○屬湖南舊衡陽道。○卽今湖南省

之寧遠縣。○首緊，筋骨結處也。○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長子。見原卷六十二西山蔡氏學案。

○沆，字復之，號復齋居士。元定次子。見原卷六十二。

附錄

西山師事晦翁，而晦翁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輿傳，微辭突義，多先令討究，而後親折衷之，故嘗輯其問答之辭曰翁季錄。

晦翁往淨安寺候元定，元定自府乘舟就貶所，過淨安，晦翁出寺門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蔡應答灑然。少遲，諸人釀酒至，飲皆醉。晦翁開行，列坐寺前橋上飲。回寺又飲，晦翁醉睡。方坐飲橋

上，管元善即退去。晦翁曰：「此人富貴真氣。」別錄

○僧寺住持曰方丈，潛確類書唐王玄策使西域，有維摩居士石室，以手板縱橫量之，得十笏，故曰方丈。

○葛洪神仙傳稱魏伯陽作其書假借爻象以論作丹之意。後來言爐火者皆以是書爲鼻祖。書名參同契者，謂以周易黃老爐火三家相參同，歸於一方契大道也。朱子有參同契考異一卷，未署名。同道士鄒訢，即朱熹寓名也。

○醪音遠，謂合錢飲酒也。

○詹體仁，字元善，見原卷六十九滄洲諸

儒學案。

又曰：「季通一生飽觀江湖表裏形勢，不爲無補。甚恨匏繫，不能與之俱行。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但吹律未諧，歸來更須細尋討耳。」

黃勉齋曰：「晦翁先生之門，從遊者多矣；公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遊者，歸必過公之家，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充然有所得也。蓋公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於先生之門，可謂傑然者矣。」

唐□□曰：『濂溪明道伊川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菴南軒東萊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邵蔡二子，欲發諸子之所未發，而使理與數燦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矣。』○

○王梓材臚軒案曰：『蔡氏九儒書載鶴林玉露與此條同。第伊川下有橫渠，東萊下有象山，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下，有云「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末又云「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人無傳矣。」』

勉齋學案（原卷六十三）

文肅黃勉齋先生榦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父歿，往見清江劉氏子澄，奇之；因命受業朱文公。自見文公後，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後文公以其子妻之。補將仕郎銓中，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調監嘉興府石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尋知漢陽軍，以病乞祠，主管武夷沖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於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舒人德之，相謂曰：『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制府。先是先生移書珣，有曰：

『今日當先明保伍，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珪不能用。及至制府，珪往維揚④視師，與偕行。先生言：『敵既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其時幕府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先生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閑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珪曰：『浮光敵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⑤亦將兩旬，不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又聞宴僚屬亦然。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四月攻浮光，侵五關。五關失守，則蘄黃決不可保；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尙書聞此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者何耶？』其他言皆激切，同幕忌之尤甚，共詆排之。厥後光黃蘄相繼失，果如其言。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燾⑥陳宓⑦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其師舊迹。未幾，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遂歸。

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先是文公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先生持心喪三年。所著有經解文集行於世。

①選官曰銓。銓中，謂在銓選考試中也。②今浙江崇德縣。③今安徽壽縣治。④舊屬河南汝陽

道。⑤唐置舒州，宋改安慶府。⑥制置使，掌經畫邊鄙軍隊之事。宋之制置使，多兼轄數路軍務。

⑦屬安徽舊安慶道。⑧揚州亦稱維揚，今江蘇江都縣其舊治也。⑨盱眙音吁怡。舊屬安徽淮泗

道。⑩李燔，字敬子，晦翁門人。見卷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第一頁。⑪陳宓，字師復，晦翁門人。見卷

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第二十頁。⑫今安徽亳縣。

勉齋文集

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於人者秀

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於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物之生也，雖偏且塞，而亦莫非太極二五之所爲；此道之原之出於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秀之秀而最靈者焉。於是繼天立極，而得道統之傳。故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者，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夫太極矣。此堯之得於天者，舜之得統於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舜因堯之命而推其所以執中之由，以爲人心，形氣之私也。道心，性命之正也。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存之心，措之事，信能執其中。曰精，曰一，此又舜之得統於堯，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因堯之中，舜之精一，而推其制之之法。制心以禮，制事以義，則道心常存而中可執矣。曰禮，曰義，此又湯之得統於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④此湯之以禮制心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⑤此湯之以義制事也。此文王之得統於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⑥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繫易爻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敬者，文王之所以制心也。曰義者，文王之所以制事也。此武王周公之得統於文王者也。至於夫子，則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於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於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於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

子者也。先師文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蓋持敬也，誠意正心修身，而見於齊家治國平天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燦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隱也。雖其詳略之不同，愈講而愈明也。學者之所當遵承而固守也。違乎是則差也。故嘗撮其要旨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聖賢道統傳授總敘說

①見論語堯篇。

②見虞書大禹謨。

③見商書仲虺之誥。

④見詩大雅思齊篇。不顯，幽隱之處也。

射與數同。無斃，無厭也。言雖居幽隱之處亦常若有鑒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若有純焉。⑤見全上。

言：雖未之前聞而亦無不合於法式，雖無規諫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⑥見大戴禮武王召尚父

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

道之在天下，一體一用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萬殊。一本者，天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卽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卽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語大莫能載。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語大莫能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語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一樣。自道觀之，一物各是一樣。惟其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兼具。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不自博而反約哉？復葉味道

統體太極，各具太極，則兼體用。畢竟統體底又是體，各具底又是用。有統體底太極，則做出各具底太極。語大語小，則全指用而言。畢竟語大底是全體，語小底是用。天命謂性是未發，畢竟有體。率性謂道，是人所常行，畢竟是用。大德而敦

化，畢竟是體。小德而川流，畢竟是用。若淺看則一段是一段；更深入思量，則又覺相似，都湊；不知如何？復葉味道

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尙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粗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

問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④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真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復李貫之兵部

○葉味道，初名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晦翁門人。見原卷六十五木鐘學案第十九頁。○禮記祭統

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蓋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禮器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禮運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古喪禮所以依神者。禮記重，主道也。○

南風孝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孝。

承教持守之方，別恐亦無他說。前輩及先師言之詳矣，亦只是不爲與爲之

不力耳。然亦有一說：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爲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不知高明以爲如何？
與胡伯量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須要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譎譎，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答陳泰之

附錄

創築安慶郡城，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

乃治府事，會僚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傑又深知先生，個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

黃東發日鈔曰：『乾淳之盛，晦庵南軒東萊稱三先生。獨晦庵先生得年最高，講學最久，尤爲集大成。晦庵旣沒，門人如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皆號高弟。獨勉齋先生強毅自立，足任負荷。如輔漢卿，疑惡亦不可不謂性。如李公晦，疑喜怒哀樂由聲色臭味者爲人心，由仁義禮智者爲道心。如林正卿，疑大易本爲垂教，而伏羲文王特借之以下筮，如真公刊近思錄語，先近思而後四書，先生皆一一』

辯明不少恕。甚至晦庵謂春秋止是直書，勉齋則對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微意者。晦庵論近思先太極說，勉齋則謂名近思反若遠思者。晦庵解人不知而不慍，惟成德者能之，勉齋提云是君子然後能不慍，非不慍然後爲君子。晦翁解敏於事而慎於言，以慎爲不敢盡其所有餘，勉齋提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特以言易肆，故當謹耳。凡其於晦翁沒後，講學精密不苟如此。晦庵於門人弟子中，獨授之屋，妻之女，奏之官，親倚獨切，夫豈無見而然哉！其誨學者嘗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斯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其言哀痛至此，其爲天下後世慮也亦遠矣。」

○潘柄，字謙之。見卷六十九滄州諸儒學案第三十一頁。○楊復，字志仁。見同上第三十六頁。○

林學蒙，一名羽，字正卿。見同上第四十七頁。○林夔孫，字子武。見同上第十六頁。○李閱祖，字守

約，見同上第三十四頁。○李輝，字晦叔。見同上第四十五頁。○甘節，字吉父。見同上第五十四頁。

○黃義勇，字去私。見同上第五十六頁。○張洽，字元德。見同上第二頁。○胡泳，字伯量。見同上第

二十二頁。①蔡念成，字元思，見同上第四十八頁。②潘時舉，字子善，見同上第五十二頁。③廣

士毅，字子洪，見同上第三十九頁。④輔廣，字漢卿，號潛庵，別爲漢卿學案。

九峯學案（原卷六十七）

文正蔡九峯先生沈（一一六七——一二三〇）

蔡沈，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季子也。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不就。學者稱爲九峯先生。先生自勝衣趨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師事文公。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珉一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未及論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先生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於書也，考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初，僞學之論興，西山遠謫春陵，先生徒步教千里，以從九疑一之麓，道楚粵，窮僻處，山川風物，悲涼悽愴，居者率不能堪，先生父子相對，獨以理義自怡悅，浩然無湘纍一之思，楚囚

之泣^④也。西山不幸歿貶所，復徒步護柩以歸。有遺以金，而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殯，不忍累先人也。』先生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社中。至其吟詠性情，摹寫造化，則又源流文公感興諸作，非徒以詩自命而已。明正統^⑤初，追諡文正。

○與視通。

○山名，亦作九嶷，在湖南寧遠縣南六十里。

○揚雄反離騷，弑弔楚之湘纍。李奇注諸

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

○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曰：『南冠

而縶者，誰也？』右司曰：『鄭人所獻楚囚也。』晉書王導傳：『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

○明英宗

年號。

洪範皇極內篇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政，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

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

數者，彝倫之敝也。無敝，則彝倫敦矣；其如禮樂何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閒數者，天地之閒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歟！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因天下之疑，定天下之志，去惡而就善，舍凶而趨吉，謁焉而無不告也，求焉而無不獲也。利民而不費，濟世而不窮，神化而不測，數之用其大矣哉！

附錄

黃東發日鈔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經朱文公訂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黃瑞節曰：『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九峯蔡氏撰皇極內篇數爲一書，於是有範數圖八十一章六千五百六十一變。西山真氏云：

「蔡氏範數，與二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也。

○書洪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蔡倫攸鼓。

北溪學案（原卷六十八）

文安陳北溪先生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也。』因授以近思錄。及文公守漳，請教。文公曰：『凡閱義理，必窮其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所未至。文公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文公，陳其所得。時文公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文公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遇嚴陵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歎陸學張王，○學問無原，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

託聖門以自標榜，乃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所著有論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陳沂等錄其語，號筠谷瀨口金山所聞。子榘，又編次其文爲五十卷。

①屬福建舊汀漳道。

②張大也。

③見原卷六十八。

北溪語錄 北溪文集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粗之間。唯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理息，卽頑癘不仁矣。

自孔門後無識仁者。漢人只以恩愛說仁，韓子因遂以博愛爲仁。至程子而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爲仁，是以情爲性矣。』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

言一出，門人又一向離愛言仁，而求之高遠。不知愛雖不可以名仁，而仁亦不能離乎愛也。上蔡遂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而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與萬物爲一；然謂與萬物爲一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於與萬物爲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己銘又欲克去有己，須與萬物爲一體方爲仁。其視仁皆若曠蕩在外，都無統攝。其實如何得與萬物合一？洞然入荒，如何得皆在我闔之內？殊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仁之說始親切矣。

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

從，必有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速，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聖賢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示學者文用功節目

致知力行二事，當齊頭著力並做。不是截然爲二事，先致知，然後行。只是一套底事。行之不力，非行之罪，皆知之者不真。須見善真如好好色，見惡真如惡惡臭，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力，即便在其中矣。答陳伯潔

知行不是兩截事。譬如行路，目視足履，豈能廢一。若瞽者不用目視，而專靠足履，寸步決不能行。跛者不用足履，而專靠目視，亦決無可至之處。同上

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是有見。所謂下學上達者，須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多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多少工夫！唯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須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爲己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鎡錙，○干將，○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然後爲知之至而行之盡。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物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學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語錄

○俱古名劍。

道理須要看得端的，不可略見大意。是是非非，須如好色惡臭，確然不可移易，方透得大學誠意關，方到得孟子居安地位，始有牢固得力處，方可保成箇人，免禽獸之歸。若只依希半閒半界，茫然不定；平居未接物時，猶未見做病；忽臨大利害境界，有大可羨可嗜可駭可懾，便不覺爲之潰亂變動，忽墮於非人類之域而不自知，豈不可畏！

吾子所學，只欲博物洽聞，不欲爲志道據德工夫，殊不入顏曾路來。古人謂『切問而近思』，又曰『審問之，謹思之』。今吾子不切不審，而雜乎其問，不近不謹，而泛乎其思；長編大帙，都一滾來；是乃博問而遠思，殊非朴實頭地！

讀聖賢書，不必過用心，求玄求妙於杳冥昏默之表。特於人事日用間，以一言一一切身體之，一一見得確然不可移易，爲吾身中事，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灑落，百鍊不爲之磨，九死不爲之悔。其中固自有所謂玄妙者，只心知獨悟，而非他人所能與。

死生無二理，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此所以生之始也。得是至精之氣，而生氣盡則死。得是至真之理，而其存也順，則其死也安。始終生死，如此而已。自未生之前，是理氣爲天地間公共之物，非我所得與。既凝而生之後，始爲我所主，而有萬化之妙。及氣盡而死，則理亦隨之，一付之大化，又非我所能專有，而常存不滅於冥漠之間也。今佛者曰：『未生之前，所謂我者固已具。既死之後，所謂我者未嘗亡。所以輪回生生於千萬億劫，而無有窮已。』則是形潰而反於原，既屈者可復申，與造化消息闔闢之理，殊不相合。且天堂地獄，明證昭昭，是天地間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田地，可以載其境，別有一種不虛不實之磚瓦材木，可以結其居，與萬物有無虛實之性，又不相符。福可以禱而得，罪可以賂而免，所以主宰乎幽陰者，猶爲私意之甚。觀此，雖愚者可以不惑矣！

人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其由形氣而發者，以形氣爲主而謂之人心，由理義而發者，以理義爲主，而謂之道心。飢思食，渴思飲，冬思裘，夏思葛，此皆人心也。視思明，聽思聰，言思忠，動思義，道心之謂也。二者固有脈絡，粲然於方寸之間而不相亂。自告子以生言性，則已指氣爲理，而不復有別。今佛者以作用是性，以蠢動之類皆有佛性，運水搬柴無非妙用，專指人心之虛靈知覺而作弄之。明此爲明心，見此爲見性，悟此爲悟道。其甘苦食淡，停思絕想，嚴防痛抑，堅持力制，或有見於心如秋月，碧潭之潔者，遂以爲造到。而儒者見之，自顧有穢淨之殊，反爲歆慕，舍己學以從之。不知聖門自有克己爲仁，瑩淨之境，所爲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及光風霽月者，乃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而彼之所謂月潭清潔者，特不過萬理俱空，而百念不生耳。相似而實不同也。心之所具者惟理，彼以理爲障礙，而悉欲空之，則所存者，特形氣之知覺。此是第一節差錯處。至於無君臣父子等大倫，乃其粗迹悖謬極顯處。心本活物，如何使之絕念不生，必欲絕

之死而後可！程子以爲佛家有一箇覺之理，自謂敬以直內，而無義以方外，則直內者亦非。正謂此也。似道之辨。

聖門工夫，自有次序。非如釋氏妄以一超直入之說，欺愚惑衆。須從下學方可上達，格物致知，然後動容周旋無阻。陸學厭繁就簡，忽下趨高，陰竊釋氏之旨，陽託聖人之傳，最是大病。與姚安道

靜坐之說，異端與吾儒極相似而絕不同。道佛二家亦小不同。道家以人之睡臥則精神莽董，行動則勞形搖精，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醒定其精神魂魄，遊心於沖漠以通仙靈，爲長生計。佛家以睡臥則心靈顛倒，行動則心靈走失，故終日夜打坐，只是欲空百念絕萬想，以常存其千萬億劫不死不滅底心靈知識，使不至於迷錯箇輪回超生之路。此其所主，皆欲利之私，且違陰陽之經，拂人理之常，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若聖賢之所謂靜坐者，蓋持敬之道。所以斂容體，息思慮，收放心，涵養本源，而爲酬酢之地。不欲終日役役，與事物相追逐，前輩所以喜

人靜坐爲善學，然亦未嘗終日偏靠於此，無事則靜坐，有事則應接。故明道亦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若江西之學，不讀書，不窮理，只終日默坐澄心，正用佛家之說。在初學者，理未明，識未精，終日兀坐，是乃槁木死灰，其將何用！

答西蜀史杜諸友

心不能無思。所思出於正，乃天理之形。思其所不當思，則爲坐馳。今欲終日默坐無所思，便自忽然有覺悟，寧有是理！

答西蜀史杜諸友

慈湖學案（原卷七十四）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一一四一——一二二六）

楊簡，字敬仲，慈溪^①人。乾道五年進士。調富陽^②主簿。嘗反觀覺天地萬物通爲一體，非吾心外事。陸象山至富陽，夜集雙明閣，象山數提本心二字。先生問：『何謂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聽扇訟，彼訟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見得孰是孰非，卽決定爲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聞之，忽覺此心澄然清明。亟問曰：『止如斯邪？』象山厲聲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達旦，質明納拜，遂稱弟子。已而沿檄^③宿山間，觀書有疑，終夜不能寐，瞳瞳欲曉，灑然如有物脫去，此心益明。淳熙元年，母喪去官。營葬車廐，更覺日用酬應未能無礙。沈思屢日，一事偶觸，始大悟變化云爲之旨，交錯萬變，而虛明寂然。服除，補紹興府理

掾，差浙西撫幹，知嵯縣，外艱不赴。起知樂平，^④召爲國子博士。以爭趙汝愚之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⑤四年，權發遣全州，^⑥未上論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累遷至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三年，除著作郎，遷將作少監。面奏：『陛下自信此心，卽大道乎？』寧宗曰：『然。』問：『日用如何？』寧宗曰：『止學定耳。』先生謂：『定无用學，但不起意，自然靜定；是非賢否自明。』他日又言：『陛下意念不起，已覺如太虛乎？』寧宗曰：『是如此。』問：『賢否自定，非歷歷明照否？』寧宗曰：『朕已照破。』先生頓首爲天下賀。出知溫州，督賦之吏不入縣庭，但移文罷妓籍，訪賢人，崇孝養而已。架鑼戟門，^⑦令投牒者自鳴，鳴卽引入，剖決無時。縣官賢否，卽雜訪之。小民之至庭下者，言人人同，乃行黜陟。其待僚屬，方據案書判，有喏^⑧于庭者，无問誰何，卽釋筆拱答。務以德化感人，民自悅服。除駕部員外郎，^⑨改工部，除軍器監，將作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官。丐祠而歸。以寶謨閣學士，慈湖，溪縣男，太中大夫致仕。寶慶二年卒。年八十六。謚文元。築室德潤湖上，更名慈湖。

遐方僻嶠，婦人孺子，亦知有所謂慈湖先生也。所著有甲稟、乙稟、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啓蔽等書。

①屬浙江舊會稽道。

②屬浙江舊錢塘道。

③猶言奉檄。

④屬江西舊潯陽道。

⑤寧宗慶元後

改元。

⑥屬廣西舊桂林道。

⑦顯貴之家，立戟於門。唐制：官階勳俱三品，始聽立戟。

⑧音惹。俗謂

揖人曰喏。

⑨唐置駕部郎中員外郎，爲兵部之屬司。掌輿輦，傳乘郵驛廢牧。

慈湖己易

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以易爲天地之變化，不以易爲己之變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變化，我之變化，非他物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能識吾之全者。惟覩夫蒼蒼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覩夫隕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與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爲我

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爲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

夫所以爲我者，毋曰血氣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爲也。混融无内外，貫通无異殊。○

○高濂武次郎曰：『慈湖此種觀法，觀察天地萬物消長變化，己身之外不認天地之變，一己事業之外不認天地之化育，故爲極端之唯心說。』

天卽己也。天卽易也。地者，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氣形骸，乃清濁陰陽之氣合而成之者也。吾未見夫天與地與人之有三也。三者，形也。一者，性也。亦曰道也。又曰易也。名言之不同，而其實一體也。

不以天地萬物萬化萬理爲己，而惟執耳目鼻口四肢爲己，是剖吾之全體，而裂取分寸之膚也。是梏於血氣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軀止於六尺七尺而

已也。坐井而觀天，不知天之_大也。坐血氣而觀己，不知己之_廣也。

姑卽六尺而細究之：目能視，所以能視者何物？耳能聽，所以能聽者何物？口能嚙，所以能嚙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運用屈伸，所以能運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步趨，所以能步趨者何物？血氣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慮，所以能思慮者何物？目可見也，其視不可見。耳可見也，其聽不可見。口可見，其嚙者不可見。鼻可見，嗅者不可見。手足可見，其運動步趨者不可見。血氣可見，其使之周流者不可見。心之爲臟可見，其能思慮者不可見。其可見者，有大，有小，有彼，有此，有縱，有橫，有高，有下，不可得而一。其不可見者，不大，不小，不彼，不此，不縱，不橫，不高，不下，不可得而二。視與聽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視聽與嚙嗅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運用步趨周流思慮若不一，其不可見則一。是不可見者，在視非視，在聽非聽，在嚙非嚙，在嗅非嗅，在運用屈伸非運用屈伸，在步趨非步趨，在周流非周流，在思慮非思慮；視如此，聽如此，嚙如此，嗅如此，運用如此，步趨如此，周

流如此，思慮如此，不思慮亦如此；晝如此，夜如此，寐如此，寤如此，生如此，死如此，天如此，地如此，日月如此，四時如此，鬼神如此，行如此，止如此，古如此，今如此，前如此，後如此，彼如此，此如此，萬如此，一如此，聖人如此，衆人如此，自有而不自察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也，爲聖者不加，爲愚者不損也。自明也，自昏也，此未嘗昏，此未嘗明也。或者蔽之二之，自以爲昏爲明也。昏則二，明則一。明因昏而立名，不有昏者，明无自而名也。昏明皆人也，皆名也，非天也。天卽道，天卽乾，天卽易，天卽人。天與人亦名也。

是心本一也，无二也，无嘗斷而復續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如是也，无嚮也不如是而今不如是也。晝夜一也，古今一也，少壯不强而衰老不弱也。可强可弱者，血氣也，无强无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思慮也，无斷无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續，而吾心无斷續；血氣有强弱，而吾心无强弱；有思无思，而吾心无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雖欲无斷續，不可得矣；以血氣爲己，雖欲无强弱，不可

得矣；雖欲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無須臾不於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於造次乎！况於顛沛乎！

當乾之初，而不肯潛，○此心放也。當五而不能飛，○此心固也。當三而不惕，○此心慢也。當四而不疑，○此心止也。循吾本心以往，則能飛，能潛，能疑，能惕，能用天下之九，⑤亦能用天下之六，⑥能盡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⑦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當其可，非勤勞而爲之也。吾心中自有如是十百千萬散殊之正義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⑧非吾心外物也。⑨

○易乾：初九潛龍勿用。

○乾：九二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④乾：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⑤⑥周易占筮之例：凡得陽爻者，用九不用七。凡得陰爻者，用六不用八。

以九六爲動爻，七八爲不動爻，周易占動，故用之。

⑦孟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孔子也。

⑧中庸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⑨高瀨武次郎曰：「此

非與「萬物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之說相似乎？慈湖之得自釋氏者，蓋非淺鮮；而奉象山之教，馳騁

過高者，亦未有如慈湖之甚。」

遠近一物也。小大无二體也。閨門之內，若近而實遠也，若小而實大也。卽敬卽愛，无不通矣。有倫有敘，无不同矣。放之東海之東而準也，放之西海之西而準也，放之南海之南而準也，放之北海之北而準也。不可思也！不可遠也！

附錄

陳北溪答陳師復書曰：「浙間年來象山之學甚旺，由其門人有楊袁貴顯，據要津唱之。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求形體之運動知覺者，以爲妙訣。又假託聖人之言，牽就釋意以文蓋之。慈湖纔見伊川語，便恐形於色。朋徒私相尊號爲祖師，以爲真有得於千載不傳之正統。嚴陵有詹○喻○輩護法。其或讀書，卻讀語孟精義○，而不肯讀集註。讀中庸集解○，而不肯讀章句，或問。讀河南遺書，而不肯讀近思錄。讀通書，而不肯讀太極圖。而讀通書只讀白本，不肯讀文公

解本。某極目爲之明白剖晰，邦人始有知邪正所由分者。異端曲學，賊證暴露。」

○詹阜民，字子南，遂安人。象山門人。見卷七十七槐堂諸儒學案第六頁。○喻伸可，字可中，嚴陵人。

阜民門人。見同上第三十三頁。○四庫全書目錄提要曰：朱子於隆興元年，輯諸家說論語者爲要

義，其本不傳。後九年爲乾道壬辰，因復取二程張子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

良尹焞周孚先等十二家之說，蒼萃條疏，名之曰論孟精義。……後又改其名曰集義。……朱子初集

是書，蓋本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註，中間異同疑似當加剖析者，又別著之於

或問，似此書乃已棄之糟粕。○宋石謬編。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

又答陳伯澡書曰：「楊敬仲持循篤而講貫略。」

袁蒙齋記樂平文元遺書閣曰：「慈湖先生平生履踐无一瑕玷，處閨門如

對大賓，在闈室如臨上帝，年登耄耋，兢兢敬謹，未嘗須臾放逸。學先生者，學此而

已。若夫掇拾遺論，依放近似，而實未有得，乃先生之所深戒也。差之毫釐，繆以千

里，敬之哉！」

黃宗羲梨洲案：『象山說顏子克己之學，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慾利害之私，蓋欲於意念所起處將來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爲宗，是師門之的傳也。而考亭謂：「除去不好底意見則可，若好底意見須是存留。畢竟欲除意見，則所行之事皆不得已去做，才做便忘；所以目視霄漢，悠悠過日，下梢只成得箇狂妄也。」案：慈湖之告君曰：「此心卽道。惟起乎意則失之；起利心焉則差；起私心焉則差；起權心焉則差；作好焉，作惡焉，凡有所不安於心焉皆差。卽此虛明不起意之心以行，勿損勿益，自然无所不照。」然則不起意之旨，亦略可識矣。又何曾若考亭之言邪？但慈湖工夫入細不能如象山，一切經傳有所未得處，便硬說闢倒，此又學象山而過者也。』

全謝山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曰：『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有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齋明嚴恪，其生平

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无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是豈文元之究竟哉！○

○馮雲濠五橋案曰：『謝山又爲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云：「慈湖齋明嚴格，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特扇訟一悟以爲究竟也。」又云：「慈湖於諸經俱有所著，垂老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

梨齋學案（原卷七十五）

正獻袁梨齋先生燮（一一四五——一二三四）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榷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綱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輩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於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即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與宋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獎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

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於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⑤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於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學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諡正獻。子甫。

○漢以洛陽爲東都。

○東漢桓帝時，宦官勢盛，士大夫李膺等疾之，捕殺其黨。宦官乃言膺等與太

學遊士爲朋黨，誹謗朝廷，辭連二百餘人，禁錮終身。靈帝時，膺等復起用，與大將竇武謀誅宦官，事敗，膺等百餘人皆被殺，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漢書有黨錮傳。⑥掌關於封傅之事。⑦龜年，字子

壽。南軒晦翁門人。見原卷七十一嶽麓諸儒學案第六頁。

⑤王梓材臆軒案曰：真西山爲先生行狀

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永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

錄，見西山文集。

絜齋粹言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无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无閒隔，則善之至也。『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中庸文。

○論語文。

○孟子文。

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大雅曰：「上帝臨汝，无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解者，懼其貳也。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終身无暴怒。繫齋見象山讀康誥有感悟，反己切責，若无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

全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兢兢業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

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无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①

① 胡寧，字和仲，文定次子。學者稱茅堂先生。見原卷三十四武夷學案第十一頁。② 馮雲濠五橋案

曰：「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繫齋謂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

文云：繫齋之父通議公子，曾見饒庸開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繫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沿聞者說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碎事手鈔三十五帙，其一

字不楷，見絜齋所作墓表。

廣平定川學案（原卷七十八）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於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灑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於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

與之處，了無疑間。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進退，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當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閒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榘矱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椿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吾不敢多遜。」於是司業汪達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問之途，賴先生塞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固有所採。尤留心理治亂

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③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④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曾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⑤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渾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祇欲相安无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紀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竄，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磷不緇。』否泰循環，^⑥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尤袤以下推挽者衆，不得

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士益失己，僥倖於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於是有龍斷之喻，^④墮閒之喻，^⑤鑽穴之喻，^⑥所以起天下差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謂「旁求俊彥」^⑦，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⑧，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於彼，而受者亦以爲恩於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歟？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於一堂，其睽也晤對於千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无私情之感，而斷金之利，^⑨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

之交出乎理，情易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推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致以勞勩。』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嘗曰：『元質孝友忠寔，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於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類稿。淳祐中，賜諡文靖。先生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淳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立文，稱其厚重質實以爲世鵠。予求得其類稿幾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五子曰：鈔、鈺、銑、錯、鑄，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鈔爲沈端憲增，銑爲楊文元增。

○重定，字時之。見原卷二十五龜山學案第三五頁。○宋官多用幹辦名目，如幹辦皇城司、幹辦

公事之類，謂之幹辦官。

○樓宣獻公字。

○馮誼，字子宜，一字宏父，卒諡忠文。原刻爲卷六十一條。

陳諸儒學案。⑤趙汝愚。⑥論語文。磷，薄也。緇，黑色也。⑦易泰卦象傳泰……君子道長。小人道

消也。否卦象傳否之匪人……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⑧⑨⑩俱見孟子。龍斷，謂岡壘之斷而高者。

孟子「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播間，冢間也。孟子「卒之東郭播間之

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又「鑽穴隙相闕，踰牆相從。」⑪旁，徧也。書太甲「先王旁求俊

彥。」⑫素位，謂其現在所處之地位也。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⑬易繫辭傳「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⑭音曳，勞苦也。⑮易雜卦傳文。⑯易比卦初六爻辭。⑰馮雲濠五橋案曰：「史傳

詩禮講解作於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⑱音形。⑲音征。⑳音先上聲。㉑音楷。

㉒音巨。

附錄

全謝山廣平先生類彙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於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

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於張公南軒，因徧求益於晦翁東萊，而卒業

於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稿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淳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遽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掇。斯其所以亟取於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於舉主無稱門主者，今觀其謝薦諸啓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楊慈湖、袁絜齋、舒廣平、沈定川稱而上四先生。[○]元袁桷有清容居士集。桷熟於前代典故，朝廷

制冊勳臣碑銘多出其手。[○]馮雲濠五橋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於詩禮，

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

有詆朱子者，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真有得於陸可知。」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鎮東，簽判銖，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於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簽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④數字於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啓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

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且慕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於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於中者，可无其人乎？」於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戡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夷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淪胥是憂，故不爲也。」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遇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

『果厚貌深情乎！』亦无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於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於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无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於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謗議果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④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⑤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

也。』先生於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④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永嘉薛象先在太學，頽然衆人中。无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寧宗官其子省曾。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諡端憲。

○唐末置鎮東軍，卽今之浙江紹興縣。

○沈銖，字公權。見原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第十七頁。

○焦瑗，字公路。見原卷三十劉李諸儒學案第十一頁。

○禮記祭義「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⑤學錄，統率學舍，輔助教授。

⑥司業，古典樂之官。業

卽虞業之業。古者樂官兼教國子，隋用其名，置國子監司業以貳祭酒，歷代因之。⑦神宗熙寧四年，

釐學生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然後授之以官。徽宗廢科舉，取士皆從太學

三舍。南渡後，學制衰歇。至紹興十七年，始復修三舍舊法焉。

⑧衙署曰監。

⑨屬安徽舊蕪湖道。

①今安徽懷寧縣。②封疆大吏口方面。

附錄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於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頽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於日進其德，駸駸自期於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真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

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僕〕。①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

①孟子「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肩背，喻心志也。

②列子「楊子之鄰

人亡羊，旣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旣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各不知所之，是以反也。」故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心。」③各本俱作「僕」，疑「業」字誤。

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憂國發於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顛，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予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④日夜勞苦。君爲予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无妄敝其精神。」⑤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縝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於吾道者，若此。

○古語「一物不知，儒者之恥。」
○馮雲濠五橋案曰：「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閱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黃宗羲梨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雲間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

全祖望謝山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不可見，惜夫！」

○陸九齡字。

鶴山學案（原卷八十）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一一七八——一二三七）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①人。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
判官，名爲國子正，以校書郎出知嘉定府。在蜀十七年而後入，進兵部郎中。
累官至權工部侍郎，降三官，靖州^②居住。史彌遠死，以權禮部尙書，還朝入對，首
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六閱月，以端明殿學士
同簽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尋復召還，遂知紹興府安撫使而出。嘉熙元年卒，
贈太師，諡文靖。^③

①蒲江今屬四川省。

②唐置，治四川舊西川道成都縣。

③今四川樂山縣其舊治也。

④靖州即

今湖南省靖縣。

⑤馮雲濠五橋案：四庫書目有先生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鶴山全集一百九卷。

別有經外雜鈔古今考等書。

鶴山師友雅言 鶴山大全集

天地不可量也，古今不可度也，人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心」，立乎兩間，形氣所拘，僅百年耳，然而由百世之上，以考諸太古久遠二帝三王之事，隨其心之所之，如生乎其時，立乎其位，與之相周旋也。著龜不可方物也，而是「心」之動，見乎卜筮。鬼神不可見聞也，而是「心」之誠，行乎祭享。萬世之後，不可藝極也，而是「心」之靈，著乎方冊。舟車所至，不可限際也，而是「心」之明，光乎日月。然則「心」者，神明之舍，所以範圍天地，出入古今，錯綜人物，貫通幽明，其遠若此！

心遠堂記

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爲天地之太極，以主兩儀，以命萬物，不越諸此。故天之神明，爲春夏秋冬，風雨霜露。地載神氣，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其於人也，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蓋貫通上下，表裏民物，自繼善以及於成性，皆一本而分也。而人心之靈，則所以奠人極，人極立而天地位焉。○乙酉上殿劄子

○高賴武次郎中國哲學史曰：此言雖如未備，而其唯心說，約略可見。與邵子之「先天之學心法」相髣髴。謝无量中國哲學史曰：鶴山哲學，亦絕對之唯心論，頗近楊慈湖之己易。

聖人之心，如天之運，純亦不已，如川之逝，不舍晝夜，雖血氣盛衰，所不能免，而才壯「志」堅，始終勿貳，曷嘗以老少爲銳惰，窮達爲榮悴！文辭之士，有虛僞恃氣之習，方其年盛氣強，位重志得，往往以所能眩世；歲愒月邁，血氣隨之，則不惟文辭衰颯不振，雖建功立事，蓄縮顧畏，亦非盛年之比。此無他，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成之，徒以天資之美，口耳之知，才驅氣駕而爲之耳。夫才命於氣，氣稟於「志」，「志」立於學。夢筆山房記

人物之生，有剛柔，於是乎有善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讒以厲。

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由之。此誠非人力可以升沈者。然則爲士者，果無所用其力乎？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雖引爲聖賢可也。省元樓記

聖賢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立」○「欲達」○「欲善」○莫非使人卽「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己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卽其「不欲」以求諸非道。歲積月累，必至於「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爲至。曾子得之，明六欲○之曰：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日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性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爲「私欲」。故聖人雖使人卽欲以求道，而於季康子，○於由求，○於申枏，○曷嘗以其「欲」爲可乎？胡仁仲之言曰：天

理人欲，同行異情，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濂溪先生祠堂記

○孟子養心莫善於寡欲。○論語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孟子可欲之謂善。○論語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大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

其知……」○孟子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

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通書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禮記樂記

「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論語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冉有曰：夫子（季氏）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論語根也，慾焉得剛！

講學須一字一義不放過，則目前何限合理會處！如先王禮樂刑政，始變於

厲、宣、幽、平，浸微於春秋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從殘篇中搜討，於孔孟、王鄭、伏杜。○諸儒訓註中參求，諸儒已是臆度，無三代以前規模在胸中，只在漢晉諸儒腳跡下盤旋，終不濟事！

○孔，孔安國，孟，孟喜，王，王肅，鄭，鄭玄，伏，伏勝，杜，杜預。俱漢晉經學大師。

又見得向來多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涉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來書乃謂只須祖述朱文公，朱文公諸書讀之久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得活精神也。答周子口

附錄

嘗曰，某自遷渠陽，○山深日永，易詩三禮重下鈍工，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失，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溫舊讀以發新知。

○四川東川道渠縣。

劉漫堂回魏侍郎書曰：「張、朱、呂三先生之亡，學者俛俛然無所歸。葉水心之博，而未免誤學者於有。楊慈湖之淳，而未免誘學者於無。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是正之！」

黃百家未史案：『宋史言，「鶴山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於是嘉興志輔漢卿傳遂謂鶴山是漢卿之門人。然考鶴山集言，「開禧中，余始識漢卿於都城。漢卿從朱文公最久，盡得公平生言語文字。每過余，相與熟復誦味，輒移晷弗去。余既補外，漢卿悉舉以相畀。」又言，「亡友輔漢卿端方而沈碩，文公深及許與。」乃知友而非師也。』○

○王梓材臆軒案：『二江諸儒學案范雙流先生子長傳云：「鶴山之初志學也，由先生兄弟及薛符溪以得門戶，及入中原，始友李敬子輔潛庵。」案：雙流弟名子該，薛名紱。』

西山真氏學案（原卷八十一）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一一七八——一二三五）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希元，建之浦城[⊖]人。慶元五年進士，繼中博學宏辭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歷知泉州降興[⊖]潭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史彌遠彈之，落職。紹定五年，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戶部尙書，時去國已十年矣。改翰林學士，尋得疾，拜參知政事而卒。端平二年也。年五十八。諡文忠。學者稱西山先生。立朝不滿十年，奏疏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四方文士誦其文，想見其風采，及遊宦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傾動，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名愈彰。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時大儒

之書，皆顯禁絕之。先生晚出獨立，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宋史詹體仁傳④言：「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先生能守而行之。」所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⑤。

①屬福建舊建安道。

②江南東路治昇州。今江蘇江寧縣。

③隆興府在今江西南昌縣。

④詹體

仁，字元善，從朱子學。見原卷六十九滄洲諸儒學案第十五頁。

⑤馮雲濠五橋案先生著述尙有四

書集編二十六卷，文章正宗二十卷，續集二十卷，俱內府藏本。

西山答問

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卽器，器卽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大而天地亦形而下者，乾坤乃形而上者。日月星辰風雨霜露亦形而下者，其理卽形而上者。以身

言之，身之形體皆形而下者，曰性曰心之理，乃形而上者。至於一物一器，莫不皆然。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理也。且如床桌，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有無理之器，無器之理。卽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卽天地則有健順之理，卽形體則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離。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所以大學教人以格物致知，蓋卽物而理在焉。庶幾學者有著實用之地，不致馳心於虛無之境也。

中庸道不可須臾離章，龜山先生謂：『寒而衣，飢而食，出而作，入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所謂堯舜之道，卽樂於有莘之野是已。』朱文公辨之曰：『衣食作息視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乃道也。若便指物爲道，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墜於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爲道無不在，雖猖狂妄行，亦無適而不爲道矣。其害可勝言哉？』蓋龜山先生以物卽是道，而文公以爲物

之則方是道。

又告子曰：『生之謂性。』蓋言人之能知覺運動者，卽性也。孟子不然之。○朱文公發其義曰：『能知覺運動者，只是氣。知覺運動之理，方是性。』告子誤認氣爲性。』又引龜山舉釋氏語云：『神通併妙用，運水與搬柴。以比徐行後長，不知徐行後長，方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若謂運水搬柴便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是弟矣。』此亦與前章意同。大抵皆謂：人於日用事物間處處當理然後爲道，不可以日用事物便爲道。朱文公此說最有益於學者，當參而味之。

○孟子「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爲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爲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爲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各窮其理，然後能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

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爲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有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者。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與大學此章，○皆同此意也。

○指學問思辨章。

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卽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

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

曾子平日學問，皆是逐一用功。如三省，如問禮，逐些逐小做將去，積累之久，一旦通悟，夫子遂以「吾道一以貫」告之，至此方知從前所爲百行萬善，只是一理。方其積累之時，件件著力。到此，如炊之已熟，釀之已就，更不須著分毫之力。

附錄

黃百家未史案：『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誌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然百家嘗聞先遺獻之言曰：「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而鶴山識力橫絕，真

所謂卓犖觀羣書者；西山則依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

全謝山題真西山集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爲正學大宗者，莫如

西山。近臨川李侍郎穆堂，譏其沈溺於二氏之學，梵語青辭，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豈有聞於聖人之道者！愚嘗詳考其本末，而歎西山之過負重名，尙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况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卽出文潔之手。其後元人重修，雖諱其隳軍，知舉之短，而於呵護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辭。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偶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至而耄及之邪？吾於是而致歎於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爲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

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④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辯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於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⑤因其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

○清李紱，字巨來，號默堂，臨川人。以康熙進士入翰林，累官工部右侍郎。乾隆初，召授戶部侍郎。其學原本象山，在「先立乎其大者。」博聞強識，下筆千言。李光地許其與歐曾代興，王士禛稱其有萬夫之稟。論者謂紱能集江西諸先正之長。有穆堂類稿、續稿、別稿、春秋一是、陸子學譜、朱子晚年全論、陽

明學錄。

○^③黃文潔兩朝政要「真德秀文行聲迹獨重……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

謂爲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闕，延及州兵皆闕，自是軍政不復立。知貢舉事，復以喧罵出院。」^⑤左傳昭元年

「劉子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耄，亂也。

○書大禹謨「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於元

愈。」蔽，斷也。昆，後也。

⑤王梓材腹軒案：西山集題慈湖行述云，「嘉定初元，先生異鶴，某備

數館職，始獲從之遊。」似西山嘗爲慈湖門人。然其辭爲墓銘云，「銘於體爲最重，述其道當最詳，非門人高第不可。」則又自外於及門矣。

魯齋學案（原卷九十）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姚樞在軍前，凡儒道釋醫卜占一藝者，活之以歸，先生在其中。姚樞與之言，奇之。而先生不欲生，月夜赴水自沉，樞覺而追之。方行積尸間，見有解髮脫屣呼天而泣者，則先生也，亟挽之出。至燕，以所學教授學子，從者百餘人。當是時，南北不通，程朱之書不及於北，自先生而發之。樞與楊惟中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樞退隱蘇門，以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

書而崇信之。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世祖義之，不强也。先生雖在燕，常有江漢之思，故學者因而稱之。

○今湖北安陸縣其舊治也。

附錄

黃百家未史案：『白石晉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爲異域也久矣。雖有宋諸儒疊出，聲教不通。自趙江漢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鬱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郁郁矣。』

○左傳成九『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

文正許魯齋先生衡（一二〇九——一二八一）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每受書，卽答其旨義，師詘而辭去，如是者三師。流離世亂，嗜學不輟，人亦稍稍從之。訪姚樞於蘇門，得伊洛新安遺書，乃還謂其徒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率棄前日所學，從事小學之灑掃應對，以爲進德之基。』衆皆曰：『唯。』遂相與講誦，諸生出入惟謹，客至見之，惻然動念，皆漸濡而出。世祖出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授國子祭酒。尋謝病歸。至元二年，以安童爲右丞相，使先生輔之，乃上書言立國規模。四年又歸。五年復召至。七年又歸。明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乃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分處各齋爲齋長，久之而歸。十三年，定授時新歷，以原官領太史院事，運成而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諡文正。皇慶二年，從祀孔子廟庭。學者因其所著稱魯齋先生。先生嘗曰：『綱常不可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

則在下之任也。故亂離之中，毅然以爲己任云。

①今河南沁陽縣。②並見卷九十原學案頁十六——二十一。

魯齋遺書

或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

凡事理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底，有不由自己底。由自己底有一「義」在，不由自己底有一「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①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

有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禮記儒行「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注隕者，如有墜失。穫者，如有割刈。

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附錄

先生幼與羣兒嬉，卽盡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

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遊，見尙書疏義，請就宿手鈔以

歸。既避難徂徠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

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家貧，父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嘆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

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寢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姚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

先生自詣學，家事悉委其子，凡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荒。日令家具早午膳，以老疾，日西不復食。

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姚許輩入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

竇默又日於帝前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先生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搯使疏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以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先生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先生國子祭酒。明年，謝病以歸。

全謝山題文正集後曰：『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教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諂之而亦可見其所得於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於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於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謂辨疑答問爲躡等，謂無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於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興絕學於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生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恆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

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就之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知君子用世之難！

○虞集，字伯生，有道園文集。見原卷九十二草廬學案。

文獻姚雪齋先生樞（一二〇三——一二八〇）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後從中書楊惟中南伐，得名儒趙氏復以傳程、朱之學，棄官居輝州。○時許魯齋在魏，至輝就錄程、朱所註書，遂依先生以居焉。世祖在潛邸，召之，待以客禮。詢治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分條而陳之。從征則以不殺一人爲規。佐世祖以定天下，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八卒，諡文獻。④

○柳城在今熱河凌源縣。馮雲濠五橋案：先生後徙洛陽，故一本作洛陽人。○宋時稱翰林爲內

○屬河南舊河北道。

○四王梓材臚軒案：『先生號雪齋，見程雪樓文集題跋。』

文正竇漢卿先生默（一一九六——一二八〇）

竇默，字子聲，廣平肥鄉人。幼嗜書，族祖旺爲郡功曹，欲使習刀筆，不肯就，願卒儒業。金末，轉徙兵亂之中，業醫以自給。至德安，孝感令謝獻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先生自以爲昔未嘗學，而學自此始。中書楊惟中奉詔招集儒士，先生甫北歸，隱於大名，與姚公樞、許公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久之，還肥鄉，以經術教授諸生，由是知名。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問以治道，首舉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後世祖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講學士，加昭文館大學士。年

八十五卒。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⑤

①肥鄉，今屬河北省。

②爲郡屬吏，掌選署功勞。

③府名，湖北舊江漢道安陸縣，其善治也。

④

湖北舊江漢道。

⑤王梓材臆軒案：

『元史先生本傳云，「初名傑，字漢卿。」又云，「轉客蔡州，遇名

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又稱其「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云。』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一二三三——一二七五）

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金末，避地河南，遭亂，走匿窖中，母許爲兵火熏

灼而死。時先生方九歲，以蜜和寒菹汁，扶母齒飲之，卽蘇，人以爲異。後徙家順天，守帥張柔延之家塾，教諸子，儲書萬卷，恣其搜覽，上溯洙泗，下追伊洛諸書，經史子集，靡不洞究，慨然以羽翼斯文爲己任。自是藩帥交辟，皆不就。世祖以大弟

開府金蓮川，^①徵先生入，咨以治國安民之道。及卽位，以先生爲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卽位，且尋盟。或爲先生危之，先生曰：『南北構難，兵連禍結久矣。聖主一視同仁，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至則賈似道拘之真州。^②越十六年，以禮送歸，遂卒。諡文忠。有春秋外傳、易外傳、續後漢書、陵川文集共數百卷，皆拘幽時所著也。^③

① 屬山西舊冀寧道。

② 皇帝尊其弟之稱。

③ 在河北多倫縣上都河屯地方，灤河之上流也。方輿

紀要云：「卽金世宗納涼之地，產黃花，狀若芙蓉而小，川故以名。」

④ 卽今江蘇儀徵縣。

⑤ 王梓

材腹軒案：先生誌元遺山墓云，「先生與家君同受業於先大父，經復逮事先生者有年。」又爲渾源

劉先生哀辭謂「嘗奉杖履」，則先生遞及元劉之門。又閱其上紫陽先生論學書，蓋嘗問學於楊氏，

又有與漢上先生論性書及北平王子正先生論道學書，則復並接江漢之傳矣。

靜修學案（原卷九十一）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一二四四——一二九三）

劉因，字夢吉，雄州容城人。初從國子司業硯淵堅。視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後於趙江漢復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始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元十九年，詔徵爲承德郎右贊善大夫，教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辭歸。二十八年，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召，固辭不就。帝曰：『古所謂不召之臣者，其斯人之徒與！』三十年卒。年四十五。贈翰林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學者稱爲靜修先生。

①屬河北舊保定道。

②硯淵堅，字伯固。見原卷九十魯齋學案頁十四。

③勳官也。唐置上護軍，護

軍兩勳官，歷朝因之。

附錄

陶宗儀輟耕錄曰：初許衡之應召也，道過真定，因謂曰：『公一聘而起，無乃速乎？』衡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先生不受集賢之命，或問之，乃曰：『不如此則道不尊。』

○治河北舊保定道正定縣。

黃耒史案：『有元之學者，魯齋、靜修、草廬三人耳。草廬後至，魯齋、靜修，蓋元之所藉以立國者也。二子之中，魯齋之功甚大，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於是國人始知有聖賢之學。靜修享年不永，所及不遠。然是時虞邵庵之論曰：『文正沒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辭申義爲玩物而苟且於文章，謂辨疑各問爲躡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猷爲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雖其流弊使然，亦是魯齋所見。

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從之也。若靜修者，天分儘高，居然曾點氣象，固未可以功效輕優劣也。」

草廬學案（原卷九十二）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一二四九——一三三三）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年二十應鄉試，中選。春省，下第。越五載而元革命，程鉅夫求賢江南，起先生，至京師，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先生所著書於國子監。左丞董士選薦授應奉翰林文字，至官而去。除江西提學副提舉。居三月，又以疾去。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陞司業，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蔽必偏於語言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先生爲陸氏之學，非許氏崇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先生一日謝去，未幾，以集賢直學士召，不果行。英宗卽位，遷翰林學士，進階太中大夫。泰定元年，爲經筵講官。至治末，請老而歸。先生

嘗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洙泗魯鄒，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也，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爲今日之貞乎？』其自任如此。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初，先生所居草屋數間，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

○屬江西舊豫章道。○科舉之制：三年，各省集士子於省城，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五經文，策問，謂之鄉試。○考試進士省試也。

草廬精語

夫學，孰爲要？孰爲至？心是已。天之所以與我，我之所以爲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學何學哉？聖門之教，各因其人，各隨其事，雖不言心，無非心也。孟

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邵子曰：『心爲太極。』周子曰：『純心要矣。』張子曰：『心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敬。』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入身來。』此皆得孟子之正傳者也。

若曰「徒求之五經，而不反之吾心，是買櫝而棄珠也。」此則至論。不肖一生切切然惟恐其墮此窠臼，學者來此講問，每先令其主一持敬以尊德性，然後令其讀書窮理以道問學。有數條自警省之語，又揀擇數件書以開學者格致之端，是蓋欲先反之吾心，而後求之五經也。

學者工夫，則當先於用處著力。凡所應接皆當主於一，主於一則此心有主，而暗室屋漏之處自無非僻，使所行皆由乎天理。如是積久，無一事而不主一，則應接之處，心專無二。能如此，則事物未接之時，把捉得住，心能無適矣。若先於動處不能養其性，則於靜時豈能存其心哉？

仁，人心也。然體事而無不在。專一於心，而不務周於事，則無所執著而或流於空虛。聖賢教人使其隨事用力，及其至也無一事之非仁，而本心之全德在是矣。

讀四書有法，必究竟其理而有實悟，非徒誦習文句而已；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朱子嘗謂：『大學有二關：格物者，夢覺之關；誠意者，人獸之關。』實悟爲格，實踐爲誠。物既格者，醒夢而爲覺。否則雖當覺時猶夢也。意既誠者，轉獸而爲人。否則雖列人羣亦獸也。號爲讀四書而未離乎夢，未免乎獸者，蓋不鮮，可不懼哉？物之格在研精，意之誠在慎獨。苟能是，始可爲真儒，可以範俗，可以垂世，百代之師也。

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理』，卽當用功以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既認得，日用之間隨其所發見，保護持守不

可戕賊之謂養。仁之發見，莫切於愛其父母愛其兄弟。於此擴充，則爲能孝能弟之人，是謂不戕賊其仁。義禮智皆然。有一件不當爲之事而爲之，是謂戕賊其義。於所當敬讓而不敬讓，是戕賊其禮。知得某事之爲是某事之爲非，而不討分曉，仍舊糊塗，是戕賊其智。今不就身上實學，卻就文字上鑽刺，言某人言性如何某人言性如何，非善學者也。孔孟教人之法不如此。如欲去燕京者，觀其行程節次，卽日雇船買馬起程，兩月之間，可到燕京，則見其宮闕是如何，街道是如何，風沙如何，習俗如何，並皆了然，不待問人。今不求到燕京，卻但將曾到人所記錄逐一去挨究，參互比較，見他人所記錄者有不同，愈添惑亂。蓋不親到其地，而但憑人之言，則愈求而愈不得其真矣。

附錄

黃百家未史案：『幼清從學於程若庸，爲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

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

又案：『草廬嘗謂：「學必以德性爲本。」故其序陸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草廬爲陸氏之學云。』

靜明寶峯學案（原卷九十三）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二二五六——二三三〇）

陳苑，字立大，江西上饒人也。人稱爲靜明先生。幼業儒，不隨世碌碌。嘗有授以金丹術者，弗之信。既得陸象山書，讀之，喜曰：『此豈不足以致吾知邪？又豈不足以力吾行邪？而他求邪？』於是盡求其書，及其門人如楊敬仲、傅子淵、袁廣微、錢子是、陳和仲、周可象所著經學等書，讀之，益喜。益知益行。或病其違世所尙，答曰：『理則然耳。』是時科舉方用朱子之學，聞先生說者，譏非之，毀短之，又甚者求欲中之，而先生誓以死不悔。一洗訓詁支離之習，從之遊者，往往有省。由是人始知陸氏學。生平剛方正大，於人情物理靡不通練，強禦無所畏，奸慝無所逃，浮沉里巷之間，而毅然以昌明古道爲己任。困苦終其身，而拳拳於學術異司之

辨無千金之產一命之貴而有憂天下後世之心。人之所是，不苟是也。人之所非，不苟非也。其高弟子曰祝蕃、李存、舒衍、吳謙，所稱江東四先生者也。先生之卒，祝蕃狀其行甚詳，今不傳。元儒如草廬、調停、朱陸之間，石塘由朱入陸，師山由陸入朱，若篤信而固守，以嗣槐堂之緒，靜明、寶峯而已。

○馮雲濠五橋案：梨洲原傳作「所著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等書」

○馮雲濠五橋案：原傳云

「至順元年卒，年七十五。」

附錄

黃宗義梨洲案：「陸氏之學，流於浙東，而江右反衰矣。至於有元，許衡、趙復以朱氏學倡於北方，故士人但知有朱氏耳。然實非能知朱氏也，不過以科目爲資，不得不從事焉，則無肯道陸學者，亦復何怪！陳靜明乃能獨得於殘編斷簡之中，興起斯人，豈非豪傑之士哉？」

隱君趙寶峯先生偕

趙偕，字子永，忠惠公與憲後，慈谿人也。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志尙敦實。不事矯飾。嘗習舉業，曰：『是富貴之梯，非身心之益也。』棄不治。及讀慈湖遺書，恭默自省，有見於萬象森羅，渾爲一體，吾道一貫之意，曰：『道在是矣，何他求爲？』乃確然自信，三代之治可復，而百家之說可一也。遂隱於大寶山之麓，其鄉之秀鳥本良輩皆從之，日舉遺經之言以裁狂簡。或勸之仕，曰：『吾故宋宗子也。非不欲仕，但不可仕。且今亦非行道之時也。』然嘗謂孔子以道設教，而未嘗一日心忘天下。故雖處山林時有憂世之色。慈令陳文昭執經請業，行弟子禮。先生以治民事宜告之，文昭以是得慈民心。嘗因馬易之人大都，寄聲危素曰：『疇昔所言聖

賢治務可行否邪？』元之亂也。方國珍據浙東，逼先生仕，不起。遺文有寶雲堂集，以兵火不完。嘉靖間，其後人文華集爲二卷。先生之學，以靜虛爲宗，然其墮於禪門者，則固慈湖之餘習；要其立身行己，自可師也。

寶雲堂集

凡日夜云爲，若恐迷復，○則於夙興入夜之時，宜靜坐以凝神。

○易上六，迷復凶。〔註〕終迷不復，凶之道也。

凡日夜靜坐之後，若卽寢席無非此道，若非此道不卽寢席，庶不失雖寢而不寢之妙。

凡得此道融化之後，不可放逸。所寶者清泰之妙，猶恐散失，宜靜坐以安之。凡除合應用之事外，必入齋莊之所靜坐。

凡行住坐臥，雖未能精一，亦必有事焉。雖應酬交錯之間，未能無間斷，勿忘

可也。以上示葉伯奇

附錄

謝山全祖望案：『靜坐本於延平，而寶峯尤主之，然近於禪，非延平宗旨。』

師山學案（原卷九十四）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幼敏悟嗜學。既長，覃思六經，尤邃於春秋。絕意仕進，而勤於教學者。門人受業者衆，所居至不能容。學者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先生爲文章不事雕刻鍛煉，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元○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先生翰林待制奉議大夫，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先生辭疾不起，而爲表以進曰：『名器者，祖宗之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者，陛下不得私與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私與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先生既不仕，則家居，日以著書爲事。所著有周易纂註。○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先生曰：『吾豈事二姓者邪？』

因被拘囚。久之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則從容爲之盡歡。且告以必死狀。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先生使謂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面再拜，自縊而卒。^四

①元富州人。字曼碩。早有文名。與修經世大典及遼金宋三史，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茂德銘辭必以命焉。爲文嚴整簡當，詩尤清婉麗密，有文安集。

②字原功，號圭齋。八歲能日記數千字。及長，經史百家靡不研究。歷官四十餘年，凡宗廟朝廷文冊制誥，多出其手。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隧之碑，得其文詞以爲榮。有圭齋文集。

③馮雲濠五橋案：先生著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師山集八卷，遺文五卷，附錄一卷。

④王梓材騰軒案：慈湖學案洪隱君傳謂：「先生學於淳安，嘗曰朝陽先生吾師之，復翁大之二先生吾所資而事之。」朝陽爲吳先生暉，大之爲夏先生溥，復翁卽隱君震老也。

師山文集

曩歲憊然日用心於句讀文辭之間，而無有得。其後優游饜飫，爲日既久，若

有所獲。以前所聞者，讎之，往往不合。乃知道理在天地間，非真積力久，心融意會，不可恍惚想像，遽爲去取。自孟子沒，詩書出秦火中，殘壞斷缺，無一完備。重以漢儒章句之習，破碎支離；唐人文章之弊，浮夸委靡。雖有董仲舒、韓愈之徒，或知理之當然，而終莫知道之所以然。故二氏之學，得以乘隙出入其間，以似是而實非之言，飾空虛無爲之說，誘吾民。上焉者落明心見性之場，下焉者落禍福報應之末，而吾儒無復古人爲己之學，徒以口舌辯給，卒不能勝。使天下如飲而醉病而狂者，千四百年。貞元會合之氣，散而復聚，於是汝南周夫子出焉，河南兩程夫子接跡而起，相與昌明之而益大。至吾新安朱子，盡取羣賢之書，析其異同，歸之至當，集其大成，使吾道如青天白日，康衢砥道，千門萬戶無不可見，而天地之祕聖賢之妙，發揮無餘蘊矣。然自是以來，三尺之童，卽談忠恕，目未識丁，不聞性與天道，一變而爲口耳之弊。蓋古人之學，是以所到之淺深，爲所見之高下，所言皆實事。今人之學，是遊心千里之外，而此身原不離家，所見雖遠，而皆空言。此豈朱子

教世之意，其得罪於聖門而負朱子也深矣。與汪真卿

程子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一秦漢以來，非無學者，而曰『孟軻死，千載無真儒。』何也？不知用力於此，而溺於訓詁詞章之習，故雖專門名家，而不足以爲學，皓首窮經，而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近世學者，忠恕之旨，不待呼而後唯，性與天道，豈必老而始聞。然出口入耳，其弊益滋，則又秦漢以來諸儒之罪人。」王居敬字序

近時學者，未知本領所在，先立異同。宗朱則毀陸，黨陸則非朱，此等皆是學術風俗之壞，殊非好氣象也。陸子靜高明不及明道，縝密不及晦庵，然其簡易光明之說，亦未始爲無見之言也。故其徒傳之久遠，施於政事，卓然可觀，而無頽墮不振之習。但其教盡是略下工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一知者過之，一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有弊。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

誇象山也。與汪真卿

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各因其質之所近，故所入之途不同。及其至也，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同尊周孔，同排佛老，大本達道，豈有不同者？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指江西，則曰此怪說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此豈善學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又各不能無弊。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工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

送葛子熙序

